

池
草堂
筆記

池上草堂筆記勸戒近錄三編序

古者勸戒之書莫切於詩後世勸戒之書莫詳於史史之作也大而國政之治亂小而人品之邪正其彰明而較著者固已搜討無遺矣而學士大夫之軼事下及鄉曲小民之一言一動苟非大體有關勢難備悉故一時稗史雜錄隨其見聞所及存之以示勸戒亦可以補國史之缺龍門司馬公曰居今之世觀所以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同志 諸君偶携福州梁敬叔先生手輯勸世近錄三編見示余讀而善之因初編二編皆有弁言而三編缺如囑爲補作竊惟好善嫉惡者人之良心然有以警覺之則心常惺無以警覺之則心易放今試語於人曰若者爲福若者爲禍其辭福而樂禍者非人情也又試語於人曰爲善可以致福爲不善可以召禍其棄善而甘不善者非人情也乃考其行事其不辭福而樂禍棄善而甘不善者蓋亦無幾孟子云惡濕居下惡醉強酒感應篇云漏

脯充饑鳩酒止渴皆痛切之論使非舉見聞之至近者以警覺之何以發其深省乎夫降災降祥惠迪從逆古人言之詳矣平日考信經史載籍極博茲得是編所紀皆數十年間近事以相爲即証深信世變而理不變聖賢之言真不我欺也因不辭而爲之序

咸豐元年孟秋下浣香輪劉時修書於穗城之渴睡山房

池上草堂筆記勸戒三錄序

勸善之書汗牛充棟果一書出而讀其書者立時生歡喜心生懺悔
心生猛勇精進心如是則十二萬年中皆黃農虞夏也顧黃農虞夏
其卽不能有善而無惡也明矣佛氏之言曰若有智慧者慇懃爲解
說可見婆心苦口能爲中人說法而決不能向冥頑不靈者奮廣長
舌振棒喝禪也夫地獄變相之說愚夫婦能知之且戰兢訥慄而道
之而迹其生平其不墮入泥犁阿鼻者有幾人哉雖然善自當爲惡
自當戒定理也憑理以爲斷則凡中人以上者固望其遷善日新卽
冥頑不靈者仍未嘗不望其晦極而明剝極而復也竭吾苦口亦曰
盡吾婆心焉爾然則勸善之書卽汗牛充棟焉而猶虞其未廣吾蓋
讀恭辰先生之勸戒錄而敬書臆論於簡端

咸豐元年辛亥丁酉科舉人揀選知縣番禺丁熊序

勸戒近錄之編成於癸卯冬季踰年而吳中遂有翻木板字益精勸戒續錄之刻成於甲辰秋月近聞嶺西亦已有翻本不脛而走如是人情固不甚相遠哉今春在京中姚伯昂總憲惠示竹葉亭雜記夏間歸浦城徐樹人觀察山澤州封寄求福新書一帙黃璧菴刺史又雜錄西歐近事數十條皆義關勸懲爲前二錄所未載者喜之不勝因附益以近所聞見重爲詮次呈家大人鑒裁之甫得成書時知好中又續有錄寄者因亟定爲六卷如前書之數先付梓人題曰勸戒三錄以見余之撰此書未有倦心其助余之成此書者亦未有倦心而從此爲四錄爲五錄皆當作如是觀矣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古人信不我欺也

道光乙巳臘月八日敬叔氏記於浦城之北東園

池上草堂筆記勸戒三錄

第一卷

桐城張氏陰德

南昌萬氏陰德

胡中丞

孫觀察

彭詠莪宗丞述二事

嗣子起家

江山巨族

某太守

不孝譴重

闕帝籙

第二卷

杭州許氏陰德

方勤襄公

陳方伯

黃封翁

回煞

四美

某廉訪

冥中重苦節

枉殺

滿招損

漳州城隍

姚伯昂先生述二事

貧女報恩

神廟香火資

晉寧科甲

龍溪合

刑官宿孽

妄念辱身

欠債

勸孝

孝鬼草

宿冤索命

釀金贖女

解砒毒方

負債爲驢

戒戲言

殺尼姑術

救難巧報

鬼畏孝子

醫地

談詩

戒食鼈

鴉片

第三卷

會場孽報

愬冤鬼

託生報德

見鬼

仙桃草治傷

殺業果報

汙蠟人

食廩餼

孝媳

損人益己

効職冥中

科名前定

生日做功德

雷殛

柳州牧

黑巨川

頭脫

魔餐孽種

貞女奇遇

魂守金

妻崇薄倖

滕縣吏

諱不知

薛二

第四卷

書記爲僧

經懺不如施捨

鬼畏老儒

鬼乞伸冤

輪迴

忍辱解冤

鬼打墻

鬼訐陰私

陰惡墮犬報

羅氏雙節

怨鬼託生

財色

孝力

後身應誓

天誅

蝙蝠撞鐘

神批僞官

鬼知節婦

勢利鬼

牛報恩

爲師惡報

一念解脫

延壽

襲經削祿

金太婆

高僧奪舍

遷葬宜慎

第五卷

文闈犯鬼

楊啓元

犯淫

楊蔡二封君

巡司

淫報

雷震賣豚人

厚殮禍

惡念喪身

不敬字迹二事

李寡婦

陳天簡

踐墳慘報

不敬天怒

張封君

不孝罪不在大

汗辱佛門

不孝極惡

吳元長

楊宗潮

慢神

劫盜還債

陳茂才

吳天爵

甌甯黃氏

梁藝圃

葉大林

塵報

黃邦泰

葉煥金

灌陽兇案

懷集命案

黃璧蓋述六事

李二夫婦

第六卷

宿孽

江西某

鬼妻索命

富貴舊家

廖王太夫人

林敬堂述三事

陳霽庭述二事

鬼訛詐

虐婢報

茶司報恩

借軀託生

打銀匠

羅某

火葬

欺凌孤寡

公門陰德

婦女應酬

處州城隍

鬼擄掠

一念之差

劉武生

王四

王喜

悔過

厨役索命

鳥報

犬報

林梅友述二事

敬師

一生不破口

請雷

婢報冤

高恒猷述二事

平陽二事

劉家隱德

池上草堂筆記勸戒近錄三編序

古者勸戒之書莫切於詩後世勸戒之書莫詳於史史之作也大而國政之治亂小而人品之邪正其彰明而較著者固已搜討無遺矣而學士大夫之軼事下及鄉曲小民之一言一動苟非大體有關勢難備悉故一時稗史雜錄隨其見聞所及存之以示勸戒亦可以補國史之缺龍門司馬公曰居今之世觀所以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同志 諸君偶携福州梁敬叔先生手輯勸世近錄三編見示余讀而善之因初編二編皆有弁言而三編缺如囑爲補作竊惟好善嫉惡者人之良心然有以警覺之則心常惺無以警覺之則心易放今試語於人曰若者爲福若者爲禍其辭福而樂禍者非人情也又試語於人曰爲善可以致福爲不善可以召禍其棄善而甘不善者非人情也乃考其行事其不辭福而樂禍棄善而甘不善者蓋亦無幾孟子云惡濕居下惡醉強酒感應篇云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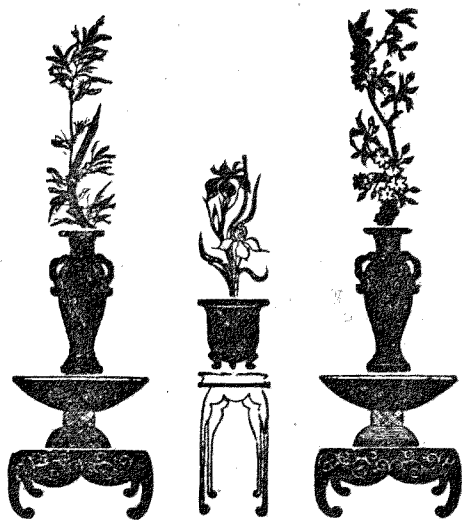
脯充饑鳩酒止渴皆痛切之論使非舉見聞之至近者以警覺之何以發其深省乎夫降災降祥惠迪從逆古人言之詳矣平日考信經史載籍極博茲得是編所紀皆數十年間近事以相爲即証深信世變而理不變聖賢之言真不我欺也因不辭而爲之序

咸豐元年孟秋下浣香輪劉時修書於穗城之渴睡山房

池上草堂筆記勸戒三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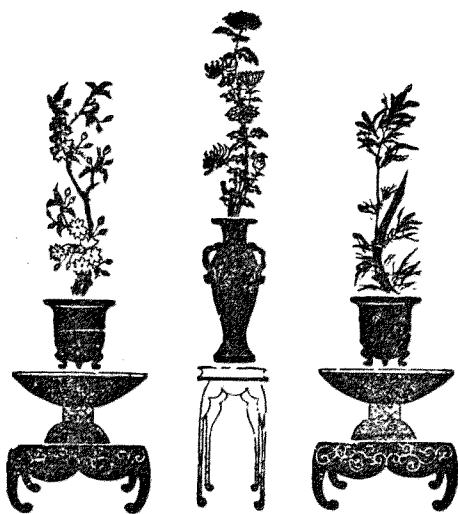
勸善之書汗牛充棟果一書出而讀其書者立時生歡喜心生懺悔心生猛勇精進心如是則十二萬年中皆黃農虞夏也顧黃農虞夏其卽不能有善而無惡也明矣佛氏之言曰若有智慧者慇懃爲解說可見婆心苦口能爲中人說法而決不能向冥頑不靈者奮廣長舌振棒喝禪也夫地獄變相之說愚夫婦能知之且戰兢訥慄而道之而迹其生平其不墮入泥犁阿鼻者有幾人哉雖然善自當爲惡自當戒定理也憑理以爲斷則凡中人以上者固望其遷善日新卽冥頑不靈者仍未嘗不望其晦極而明剝極而復也竭吾苦口亦曰盡吾婆心焉爾然則勸善之書卽汗牛充棟焉而猶虞其未廣吾蓋讀恭辰先生之勸戒錄而敬書臆論於簡端

咸豐元年辛亥丁酉科舉人揀選知縣番禺丁熊序



勸戒近錄之編成於癸卯冬季踰年而吳中遂有翻木板字益精勸戒續錄之刻成於甲辰秋月近聞嶺西亦已有翻本不脛而走如是人情固不甚相遠哉今春在京中姚伯昂總憲惠示竹葉亭雜記夏間歸浦城徐樹人觀察山澤州封寄求福新書一帙黃璧菴刺史又雜錄西歐近事數十條皆義關勸懲爲前二錄所未載者喜之不勝因附益以近所聞見重爲詮次呈家大人鑒裁之甫得成書時知好中又續有錄寄者因亟定爲六卷如前書之數先付梓人題曰勸戒三錄以見余之撰此書未有倦心其助余之成此書者亦未有倦心而從此爲四錄爲五錄皆當作如是觀矣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古人信不我欺也

道光乙巳臘月八日敬叔氏記於浦城之北東園



池上草堂筆記勸戒三錄

第一卷

桐城張氏陰德

南昌萬氏陰德

胡中丞

孫觀察

彭詠莪宗丞述二事

嗣子起家

江山巨族

某太守

不孝譴重

闕帝籤

第二卷

杭州許氏陰德

方勤襄公

陳方伯

黃封翁

回煞

四美

某廉訪

冥中重苦節

枉殺

滿招損

漳州城隍

姚伯昂先生述二事

貧女報恩

神廟香火資

晉寧科甲

龍溪合

刑官宿孽

妄念辱身

欠債

勸孝

孝鬼草

宿冤索命

釀金贖女

解砒毒方

負債爲驢

戒戲言

殺尼姑術

救難巧報

鬼畏孝子

醫地

談詩

戒食鼈

鴉片

第三卷

會場孽報

愬冤鬼

託生報德

見鬼

仙桃草治傷

殺業果報

汙蠟人

食廩餼

孝媳

損人益己

効職冥中

科名前定

生日做功德

雷殛

柳州牧

黑巨川

頭脫

魔餐孽種

貞女奇遇

魂守金

妻崇薄倖

滕縣吏

諱不知

薛二

第四卷

書記為僧

鬼畏老儒

輪迴

鬼打墻

陰惡墮犬報

怨鬼託生

孝力

天誅

神批偽官

勢利鬼

為師惡報

延壽

金太婆

經懺不如施捨

鬼乞伸冤

忍辱解冤

鬼訐陰私

羅氏雙節

財色

後身應誓

蝙蝠撞鐘

鬼知節婦

牛報恩

一念解脫

褻經削祿

高僧奪舍

遷葬宜慎

第五卷

文闈犯鬼

陳天簡

楊啓元

踐墳慘報

犯淫

不敬天怒

楊蔡二封君

張封君

巡司

不孝罪不在大

淫報

汗辱佛門

雷震賣豚人

不孝極惡

厚殮禍

吳元長

惡念喪身

楊宗潮

不敬事迹二事

慢神

李寡婦

劫盜還債

陳茂才

吳天爵

甌甯黃氏

梁藝圃

葉大林

塵報

黃邦泰

葉煥金

灌陽兇案

懷集命案

黃璧蓋述六事

李二夫婦

第六卷

宿孽

江西某

鬼妻索命

富貴舊家

廖王太夫人

林敬堂述三事

陳霽庭述二事

鬼訛詐

虐婢報

茶司報恩

借軀託生

打銀匠

羅某

火葬

欺凌孤寡

公門陰德

婦女應酬

處州城隍

鬼擄掠

一念之差

劉武生

王四

王喜

悔過

厨役索命

鳥報

犬報

林梅友述二事

敬師

一生不破口

請雷

婢報冤

高恒猷述二事

平陽二事

劉家隱德



池上草堂筆記勸戒三錄卷一

福州梁恭辰撰

桐城張氏陰德

桐城張息畊

元宰

與家大人壬戌同年同登館選家大人於壬戌

奉諱歸里故同年中雖覲面多不相知迨乙丑入京散館始漸欵洽而於息畊尤契厚若素交嘗問息畊君家草平濟美至今尙簪緞相承其先必有莫大之隱德息畊曰余家有竹立城君聞之乎余家先代某翁文端公之祖也嘗於雪夜見盜隱屋脊間憫其凍以梯掖之下視之則鄰也携入書齋挈壺殮以食之並贈數金遣之去初不令家人知也鄰感翁甚常思所以報後夫婦以力耕置田五六畝一日往田間見富家子與葬師詣一所相度良久曰佳哉此卿相城也問有何驗葬師曰試插竹其間竹越宿則萌矣鄰聞之歸述於妻妻曰向者急於圖報張翁今其可矣鄰問其故妻曰如是如是不亦可乎

鄰諾之且赴其地竹果萌乃去之易以枯枝頃葬師復來誘其言之不應也爽然去鄰以言賈之而歸之翁翁曰不可貪天必厚禍鄰曰非公盛德不足當此敦請不已乃受之而償其值後人遂呼此穴爲竹立城云家大人曰堪輿之說不可不信君亦聞吾鄉安溪李文貞公之舉乎文貞公之父某翁爲某翰林佃戶翰林延葬師卜地得一穴曰此必出三公也築將半有某葬師阻之不果築前葬師恚甚時已薄暮立辭去本與李翁素識遂借宿其家具以讒告李敬奉之乃問君父母歸土乎李辭以未曰然則盍求某翰林棄地而葬之乎我爲君乞之明日以狀呈某翰林某翰林正欲徵驗其地許之葬師喜爲諷日卜葬事畢將行告李曰三年後我必來覆視也後李耕倍獲家業漸裕某翰林異之召後葬師問故對曰禍本未成如於墓旁環以河禍將立至某翰林卽鑿河以試其言河成而文貞公生矣一日前葬師至李以鑿河告曰福萃於茲矣忽聞內室呶聲曰君得丈夫

子乎請出視之方額直準葬師曰此一座台星也恐彼葬師知之當遠徙毋速禍乃合族遷居某翰林知之命他佃護其墓文貞公年十二隨父歸省慕德某翰林往謝之翰林驚曰何來此兒是他日公輔器也遂留於家延明師訓之此亦安溪相公家發祥之故事也息耕爲之嗟嘆時座中有江右同年某方以葬事與族鄰爭控不已聞兩人縱談乃慨然曰吾鄉諺云福地福人來何爭之有余本擬散館後急乞假回家了此事今不復爾矣衆叩之亦莫詳其顛委云

杭州許氏陰德

錢塘許真生尙書家四世科第每屆鄉會試支屬羣從必有人登科第者相傳其封翁樂亭先生爲申韓老手卽真生尙書之曾祖也初就幕於陝甘兩省後督部方恪敏公以厚幣延之公辦事精敏時平涼慶陽數府洊饑缺殍相屬封翁聞而憫之私具一摺稿請公入告並請發帑銀二十萬兩賑濟平涼等府饑民遲之數日摺尙未發

封翁卽襍被辭館公親至問故曰待先生並無敢慢今忽然辭館想爲請帑二十萬之摺遲疑未發耶封翁曰此摺果發必不辭館公諾之卽日拜發去後公意終惴惴謂所請過多恐不能邀准一月後奉回 硃批乃大蒙 嘉獎並以二十萬兩恐尙不敷加賑二十萬兩公大喜過望卽詣封翁謝過於是平涼等府數十萬生靈得免轉於溝壑矣不數年封翁之詰嗣卽領鄉薦文孫學范學會均接踵成進士迨乃字排行益復昌盛人謂許氏陰宅甚佳詎知封翁之功德曾活數十萬生靈之所致哉戴君槐谷爲許氏姻親所述如此當得其寔也

南昌萬氏陰德

家大人官南河監司時南昌萬氏兄弟如廉山

承紀

淵北

承紫

皆本

轄廳官往來最熟稔聞其家門鼎盛詢厥由來則皆其尊人梅皋先生之世澤也先生名廷蘭字梅皋乾隆壬申春鄉秋會聯捷進士由

庶常改知縣授直隸懷柔縣調宛平縣擢通州牧以東路廳事牽涉
罷官抵罪者甚衆案獄者日事刑求衆皆不知所措先生獨惻然以
一身任之一年獄成擬大辟餘官皆得免未幾朝廷亦微知其非
罪也戊子秋讞蒙恩免勾丁酉春鑾馭東巡過通州見崇墉屹
然問此城工何人承辦大吏以前任州牧萬廷蘭對遽蒙恩改
緩決壬寅年忽奉

特旨出獄計繫保陽獄者十六年矣時同案各官皆已旋里各出厚
資來助歸計者不約而同先生悉笑卻之歸里後優游林下者幾三
十年至嘉慶丁卯壽終享年八十有九梁山舟先生爲集元遺山詩
句作輓聯云千丈氣豪天也妒一生詩在寧堪傳有計樹園詩存行
世今先生之幼子承絳以道光甲辰進士官山西知縣先生之孫啓
昀以嘉慶己巳進士歷官御史啓封以嘉慶癸酉副舉人官浙江知
縣曾孫立錦又中道光庚子舉人目下孫曾不下百餘人嗚呼盛矣

方勤襄公

吾閩臺灣林爽文之亂福節相

康安

來平之隨帶軍機章京二員一

爲方葆巖

維甸

一爲范叔度

鑿

節相倚之若左右手命方專司訊鞫

范專司文奏收復諸羅日在番山中搜出逆民千餘人節相欲盡寘之法姑付方訊錄供詞方逐名細加研鞫則皆被脅從者欲併釋之節相不可方持之益力後竟得盡活此後搜山所得悉仿此辦理所全殊多時論謂方之功德甚大宜有報後果歟歷封圻終於直隸督任謚勤襄家大人曰葆巖兩世爲直隸總督其父恪敏公積厚流光嘗以片言釋保定瘋民犯 蹕之案最著人口

事詳前錄

又聞姚姬傳述

公五十外尙未有子撫浙時使人於金陵買一女子公之女兄送之

至杭擇日將納矣公偶至女兒所見詩册有相知名問知此女携其

祖父作也公曰吾少時與此女祖以詩相知安得納其孫女乎卽還

其家助資嫁之時公年六十一矣是年室中吳太夫人卽生葆巖今

復爲尙書總督繼公後嗚呼此恪敏公之隱德人鮮知者聞勤襄公嘗言家門鼎盛乃皆不由翰林出身爲憾今公子傳穆已由詞林出守洵擢監司矣

胡中丞

鄱陽胡果泉 克家 先生爲家大人卯會試薦乙卷師相待極好初擬揀發吾閩道府相訂同出京謂有還鄉省親之樂也旋放廣東惠潮嘉道乃命家大人畱京夏課不必出京在刑部以仁恕爲主不肯稍涉私心得觀察謝 恩之日夜起尙早坐而假寐見一青衣來請入署胡曰頃當進內不能去青衣曰去來不悞因命駕輿答言已備不覺出門登車疾馳而去過一門黑如漆而有光再進則光明綠瓦大殿矣入則中坐者三見其來皆起而拱先生上前揖見階下跪一人兩臀潰爛上坐者曰此人當暑應緩杖控言未緩而決因傷潰死是否胡答以杖罪係某照例審斷決則某已病假不知也遂檢查册子

其時果在假中又一人捧首而前言罪當緩決誤人情實胡答以斬緩係我所定情實則堂官所改于是上坐者乃命設坐好語勉慰之既出仍登車而回路遇舊吏某乃數日前死者輿前叩首稱某母老家貧殮不能歸書室字紙箋亂紙堆中有銀三十兩乞檢付其家人又某吏曾用銀三百兩以相好故無券無利今將不還求飭其速行歸結時先生忽憶遺摺悞矣吏曰有人已爲奏請病假無慮也先生乃醒次日自至吏家向紙篋檢之果得銀三十兩吏召某吏至語以故某吏大驚不數日即將前項酌還冥冥固不可欺非先生之仁心爲質亦不能整暇周至若斯也先生由外臺敷歷開府皖中每爲人述前事如此

陳方伯

江西德化陳東浦方伯 奉 茲 初以進士爲四川知縣當金川作亂大兵過境上憲多委以苦差公主礮局及修葺兵輿橋路常居口外山

谷間瀕危者屢矣同僚亦不之恤上憲更不垂憐也有三雜土司者地當進攻金川之孔道官兵猝至三雜長卓爾碼婦人也疑且伐之閉門相拒將校大譁謂三雜畔矣宜先攻破之公疾行告將軍曰三雜非畔未知國家意耳請以單騎往察而諭之將軍從公策公至數語間卓爾碼卽散守者具狀上謝且奉軍過甚謹後得詔加封賢順卓爾碼謂惟公能活我又予我以榮也至今鑄像事之公在蜀中二十七年至是以軍功洊擢至江蘇布政使

孫觀察

孫伯淵先生星衍耿介自持不隨流俗以一甲進士授編修時和坤

當國一時英俊多屈收門下公磴磴自守獨不相往來和銜之公散館試厲志賦用史記躬躬如畏語和指爲別字抑置二等以部員改用故事一甲進士散部或奏請留館時和方掌院事欲公至面商公卒不往曰吾寧可得

上所改官不受人惠也。又由編修改官可得員外郎前此吾閩吳文煥有成案或謂君但往一見即可仿辦公曰主事終擢員外何必汲汲求人自是編修改主事遂爲成例補刑部直隸司主事時領部務相國阿文成公大司寇胡莊敏公皆刮目相待派入總辦秋審處同人皆目君爲書獃不相浹洽惟同年張鞠園祥雲素與公以古學相切劘既同官相得而議獄多齟齬鞠園主精明公主仁恕往往依古義以求平多所全活爲長貳所愛敬久之同人亦漸無復言是年伊墨鄉先生新入部其尊人雲林光祿飭之曰治獄最難吾願汝法伯淵可耳公自改官後僅六年卽由京察出爲堯沂曹道權臬事七越月平反至數十百條活死罪誣服者十餘案亦不以之罪縣官曰縣官豈能盡明刑律皆幕僚誤之也解組後僑寓白門專以揄揚後進爲事座客恒滿人目爲陳太邱嘗與人論一前輩云彼之不愛才畢竟自家才識有限耳時服爲名言近相傳其身後主管栖霞山聰明

正直宜其爲神可以理信之矣

黃封翁

嘉善黃南薰封翁

凱鈞

霽青太守之父也少攻帖括甫冠而孤度不

能自存乃棄去課治農畝今友漁齋詩集有詠農器詩十餘首每首一器並詳爲之注使不耕而食者讀之可以知農功辛苦稼穡艱難焉嘉慶甲子浙西大水禾稼淹沒米價驟騰縣官行平糶政衆多避匿翁獨以身倡大暑烈日持蓋步行按戶之上下罔有漏失所全活甚多嘗以屋旁隙地假人後久假不歸且反辱焉翁笑置不問又買鄰人之屋而其屋先已賃人爲店翁慮其他徙失利垂立券而毀之讓爲店者其好行其德如此未幾霽青入翰林掌文枋歷郡守里人以爲封翁仁厚之報云

彭詠莪宗丞述二事

彭詠莪宗丞云吳中鄉飲大賓彭惕齋諱正乾者芝庭尙書之封翁

也嘗因造屋聞有礙東鄰風水命匠人斷柱木各短三尺其屋甚卑不稱巨室里中人稱其盛德後膺一品封夫婦皆躋上壽閱數十年而東鄰之屋盡入於彭爲其子孫所分居矣 又云吳中朱廣文應潮之父名宏基者居楓橋貿易嘗有偷兒入其室視之則鄰舍某也其人懼執跪而求免朱出白金十兩給之曰持此自覓生計毋再作賊也其人竟改惡從善朱亦終不言其姓名後應潮於乾隆乙卯試順天鄉闈房官已擲其卷矣恍惚夢一人云請再看房官覺勉強覆看仍不愜意擲卷就寢忽有人推其牀曰起起再看卽驚醒隨取卷加圈次日薦主司卽取中後官桐城教諭

回煞

姚伯昂先生竹葉亭雜記云凡人死後有回煞之說北方謂之出殃聞友人常雲麾言地安門外某家有新死者延陰陽生檢出殃日生檢查告以期且曰此殃大異于尋常必爲大厲合家徙避仍恐不免

于崇唯有某鴉番烏克神

即看街兵之稱

胆大能敵當邀至家以禦之其家甚

恐至日奔訪某鴉番烏克神邀之酒食畢告以故某亦素負其胆不肯辭至夜聞棺蓋作聲視之則蓋已離開棺中人欲起矣急躍棺上力按之相持竟夜聞雞鳴棺中人始帖然某仍合其棺及其家人至問夜來情景某不言但以無事答之而歸其家乃以無事告陰陽生生愕然曰吾前檢日誤矣其實殃之歸正在今日耳然其厲不可言狀矣欲禦之仍非某不可其家復至某處求其再來某心欲卻而恐失胆大名欲去恐力不敵姑應之而心自疑慮偶至街前見一測字者卒然問曰爾有何心事當告我可爲籌之某怪其無因而先知乃告之故測字者曰甚厲爾將不敵我有爆竹三枚相贈但至事急時放一枚三放可無事矣然不可在屋中當登屋以俟某至如測字者所指及夜半棺蓋裂聲甚猛果不似前夜蓋方裂而尸已出四望無人即出院中復四望見某在屋上躍而登將及矣某放一炮應聲

而倒少頃復起如是者三炮盡而鷄鳴尸不復起矣其家人至備悉其狀昇尸復殯往告陰陽生生已暴死身若火燃者確確氣猶未散也其人大駭後詢知此生素恨某欲因此殺之且以神其術也夫欲圖人而使亡者先受暴露之苦冥中自不能恕之其爲人所斃固天道宜然此等術士之能爲禍亦復可懼測字者不問先知是亦可疑矣

嗣子起家

卓海帆閣老云聞吳中某封翁者五歲時爲伯父嗣後嗣父寵婢連生五子遂憎厭封翁庶出子居長者更狡險娶妻某氏尤極兇悍陰毒日事讒搆封翁事事掣肘隱忍順受者數十年家本殷富析箸時諸弟俱擁厚貲封翁所得不及每股之半家漸落封翁素節儉生平不妄用一錢嗣父沒後諸弟益肆淫蕩禁之不止遂覓屋異居後諸弟與人構訟累年已耗其家貲之半長者夫婦俱暴卒子四人連天

其三其餘亦死喪疊見生計蕭然而封翁兩子俱登科第官清要夫婦齊眉孫曾林立知其事者咸嘖嘖於天道之不爽也

四美

卓閣老又云道光乙酉冬余在京聞江南鄉試二場有題詩卷面者係七律一首後四句云薄采慈姑吟怨句漫煎益母治相思臨行互剪羅衫袖珍重啼痕好護持末書寒九王復題蓋坐寒字九號也是科闈中有兩王復一安徽人一江蘇人後乙未歲余以閣學典江南試得一卷已定前列因詩結聯用四美兩字嫌其不甚莊重遂斥之及拆彌封閱其名乃王復也

江山巨族

江山縣紳戶近日以王家爲最盛相傳其先人某居貧門外只有茅房一間爲其祖業一日早起打掃茅屋見有小包裹一個檢視之內有五十金知爲過客所遺堅坐門首待之俄有一人踉蹌號哭而來

詰其故則即遺金者自述金係假貸而來緣其戚爲人誣扳入獄擬以此金分賂守者始得釋今不得金則某戚行將斃獄其妻與子皆無以自存我無以對某戚又何敢獨活此金實關係四命故如此倉惶耳語畢復哭某即出前物還之其人詳詢姓名拜謝而去逾年某葬親屆期扶柩而行距穴地僅半里許適大雷雨水暴漲柩不得前即安放於中途隙地而雨愈暴水愈大走視墳穴已被水衝破不堪葬不得已卽就隙地累土成墳逾年其家驟起入泮宮登鄉薦者接踵而來僉以爲某還金之報今已成城中巨族矣

某廉訪

楚南按察使某浙人也以善理苗功由同知洊擢至廉訪加二品銜並戴花翎駸駸開府矣明白有才幹省中事聽其主持會糧道出缺有候補道某應補撫軍與廉訪商不之與某道飲恨廉訪平苗時有苗田若干頃名爲充兵餉實則廉訪主之每年至苗地一次號稱巡

查其實收租而已某道知之詳常向人言欲發之廉訪大恐思先陷之某道前曾署岳常澧道鞫小錢一案有苞苴廉訪欲實之而無左證乃使人以賄誘錢主之婦得其實飛章劾之得

旨褫某道職嚴訊廉訪主其事某道初上公堂猶以廉訪有同僚誼痛哭訴求廉訪大怒以爲咆哮公堂令加刑具及送之獄又對某道惋惜嗟嘆如舊寅好被以已之褐坐以已之肩輿而出蓋慮人議其加刑具而故掩飾之也及某道入獄則復令獄吏嚴禁不與人通若繫大盜者獄成以贓私律論絞無何廉訪入 覲旋楚宿汝州旅店入座命僕送茶二甌其僕怪之旋聞室內詰辨聲乃主人與某道辨論但聞其聲不見其人及返署甫入室驚曰某道臺胡爲乎來哉旋見某道擊其背疽發而死廉訪奸險極矣死有餘辜然某道之輕言招禍亦足戒也

某太守

道光間有某太守以刑名起家初以同知分發來閩洊擢太守小有才爲制府所倚任雖補有本缺實經年在省審案也而招搖恐嚇聲勢甚張省中官無不側目者臺灣成官一案制府命隨往獲犯百六十餘人制府初欲分別辦理某曰臺灣民情浮動此案犯若不死恐難安靜且係大人所核之案將來此輩有事恐大人亦難辭咎也於是盡斬之及內渡甫登舟某見鬼無數攀其舟舟將覆急登制府舟乃免時史望之大司寇督閩學深惡之絕不假以詞色及賀耦耕先生奉命爲閩藩亦熟聞某之名賀履任後某請私謁乃不禮之某怒甚歸擲其帽曰不官矣是日首府因某未入署審案遣人要之某辭以疾其徒有以軍功候補通判某及候補縣丞某同往視之某見通判曰臺灣之案後三四十人皆汝等定讞今皆到我處廝鬧室幾不能容矣二人疑其病狂也無語而退次晨探之死矣是案固盡當置法而制府有分別一念未始不可於死中求生因其一言皆爲無

頭之鬼其恨之也宜哉 按乙未年賀耦耕先生與家大人同被
召復出賀先到京卽授閩藩家大人北上於天津舟次相遇賀詳詢
閩省吏治且曰我素知福建有兩郡丞一時派一齷齪時派指陸萊
臧齷齪則指某也然則賀之精明洞察其卽不死其何以自容哉
又按此條余聞於福州同時諸當事嗣閱姚伯昂先生竹葉亭雜記
所載略同是非之公知不能關衆口也

冥中重苦節

呂農部某道光乙酉舉人丙戌進士有袁大尹俊爲其鄉試同年春
闈前袁之兄夢一老人知其爲祖也有客來訪坐謂其祖曰有事相
商肯乎祖問何事客曰肯而後言祖曰必肯客曰令孫今科會試當
中然只得一缺當中者二人有呂某兩代苦節譱讓之其兄聞言急
詢客之姓名欲毆之客以湯某對其兄亦久知敦甫尙書名卽不敢
毆祖送客去其大夫人素奉神夢在神前上香爲子求功名香將上

旁有一少年擊墮之而醒榜發聞呂某中若干名母問呂年歲方二十餘憬然曰夢中擊墮我香者即此人也及謁房師告曰汝卷已爲盧總裁棄去湯總裁極賞識乃得中此中豈有緣耶袁以己丑成進士果後一科冥中之重守節如此但呂母孀居時年近三十歲推其祖歿時年方四十餘 朝廷例不與旌者冥中即以苦節稱之甚矣守節之可貴也

不孝譴重

竹葉亭雜記云卓某漢軍人以資爲太守分發廣東貸一洪姓財數千兩許其人司閹隨之登舟一夕其人登跳板大解舟子撤板其人墜水羣趨救之得不死卓慮其受寒以已衣衣之羣謂主人之過厚也舟至高郵小僕及婢在舟中方侍夫人食雞子忽聞雷聲從空一震僕婢皆昏仆及醒卓與妻俱死矣舟子先亦震死繼而蘇乃言洪之墮水係卓以百金賄我死之也言訖復僵或謂洪尙未死其罰似

重比聞卓夫婦皆不孝卓舊爲佐領有母在堂先于本旗冊檔將已名改竄于伯之夫妻俱歿名下爲異日之無喪地也將行向一戚稱貸云爲留其母日食資得財乃陰作假票與其母而去始知天譴蓋爲此不爲彼矣若舟子者實有貪甲之財必致乙死之心蘇而復死亦誅心之罰也 按此事記在道光九年間時余隨侍家大人蘇州藩任初傳聞至蘇衆皆莫測其故以爲未履任之官何至有此重罰卽負財害命一節何以夫婦並受其殃及高郵牧至蘇謁見向家大人言之歷歷如繪皆出諸僕婢之口乃羣喟然曰此人之死晚矣高郵牧之來爲鳩賻資故得悉其詳

枉殺

嘉慶戊午科浙江鄉試二場之次日有士子發狂疾監試蔣觀察令供給所李照磨押令出號狂生自言本年元旦夢一京兆人披髮浴血言爲其父枉殺報在子孫黜其科名不許應試今甫脫稿此鬼卽

來作崇嘗次跳躍叫號無所不至適顧見海寧張令言父臺救我細詢之始知其祖嘗爲顯宦父現作令直隸該生學業素優者也乃帶出號舍飲以米湯漸就清爽求復入號李照磨引至至公堂爲朱倅者所阻求之至再始准入而蔣監試忽大聲曰遲矣出示其卷已書廢卷墨跡猶未乾也遂扶出次日主司調取二場卷殆首場已中式矣一事枉法遂致後人不振爲民牧者可不慎哉

關帝籤

有關中某孝廉久病不起日臥牀褥一日忽夢關帝告之曰汝明年中矣明日即可起身詰朝遽能起商之母曰縣中水脚銀先已領用奈何徐思之曰父在日有某人欠銀若干父許其不追矣今無所出盍控縣追之於是呈縣理前欠縣爲嚴拘追付既上公車放榜不中疑之往前門關廟求籤籤云我曾許汝事和諧誰料修爲汝自乖等語大抵神無誑語所以應中而不中者即是強追許免之銀爲傷天

理而結人怨也

滿招損

姚伯昂先生曰王春亭刺史照言某科山西副考官差旋時本省官出郭送行向例州縣官送主司去肩輿前及丈公揖主司駐輿出關衆官趨進辭之復入輿而行衆官仍前數武公揖是時衆官拜揖某副考但在輿中欠伸而已有金明府者副攷同年也憤甚俟肩輿去遠令人飛奔及之聲稱某縣請少駐有稟某副攷不獲已降輿金明府俟其出輿乃言向所囑磨勘卷子已訖餘無他言副考知其戲也慙而去滿招損古人誠之家大人言掌教浦城日有新任某學政入境時東萊周賡廷邑侯虎拜出郭候迎某學政但於輿中一拱並不降輿周大怒至候館不稟謁聲言夫馬常照兵部勘牌例給不能多發一名學政委巡捕官再三謝過竟不歡而去又有新班援例某巡道入境所屬郡守爲李松雲先生堯棟於道左候接亦不降輿先

生大怒以事鎖其門丁不釋某巡道不久即引疾歸又言昔年官河上日有入 覲某將軍舟過淮安時漕帥爲魏愛軒先生元煜入舟相見辭出時將軍只送至艙門口即退魏登岸至輿前回顧旁無主人始爽然若失即日至哀浦爲孫寄園節相述之節相笑曰此自君不老氣耳我當有以處之翼日將軍至哀浦節相入舟相見辭出直沿跳板登岸至輿前回顧不見將軍立命武巡捕至舟曰我適有要語忘卻交代請將軍登岸一言及某將軍至輿前則曰並無他語但於禮君宜送我至此也遽登輿去將軍亦嗒然而退此皆所謂侮人者人恒悔之也

池上草堂筆記三錄卷一

福州梁恭辰撰

漳州城隍

福建漳州府城隍神相傳即李許齋方伯

廣芸

威靈甚顯戴昆禾太

守

嘉穀

知漳州時延刑名友沈小隱紹興人相處數年極稱相得及

戴調福州要沈同往沈不可戴頗愠之一日語家人輩曰沈師爺帮我數年甚好我待之亦不錯我今調首府事更煩多自以相信者同往爲放心乃竟不肯同去殊爲可惱有一家人徐答曰沈師爺不去主人之福也戴愕然問故其家人乃以所知得冤枉法數事對戴密訪不誣及啓行日戴潛于書房書一疏自咎誤用匪人並白其一無所染之情謁城隍廟焚之是日沈尙未移寓也哺時即病其家以爲虛弱所致煎高麗參湯飲之不效更延漳之名醫某診之某至甫及門遇一人自內出卒然問曰汝來醫沈某耶曰然其人曰是人不可

治醫之若效爾卽不利某惶然熟視不見某知其不可治入診之不爲立方其妻急欲煎人參飲之至外室見三人一頽而長二微短其長者手執鐵索再視則以紙爲者其二人一持牌一持扇逕入內其妻急反而燈驟滅沈已卒始恍然所見三人卽閩中所謂走無常也神之不緩須臾如此

姚伯昂先生述二事

姚伯昂先生曰門人湯海秋侍御鵬之夫人唐氏以產難歿是日適有摺差回湖南湯作家書時迫草草數行致其外舅不及叙病之顛于其外舅鄉居去城遠得書痛女甚悲而不得病原是夕設牀問焉少頃乩動則女至言海秋前生爲四川綿竹令渠爲幕友賓主極相得用主人銀將及萬今世應轉男子身以主人之銀未還而情未答也特現女子身以報今緣盡當死不可留也病之原委敘之特詳此道光甲午年事也世謂人世妻子有還賬者有索賬者余因憶前

有妹五歲痘危呻吟甚哀數日夜不絕聲張太夫人謂其何不早去乃大言曰尙負八千文未曾償清我卽去耶先贈光祿公遺余告之曰必以此錢爲之棺殮再加千文爲焚楮鏹是宜速去何茹苦乃爾余告之是夕卽死然則還賬索賬之說不爽也 又曰河南彰德營叅將忘其名得奇疾醫不知爲何病日惟自語詬詈能索債者其屬穆守備齊賢有口才往解之病者大呼曰我前世爲四川總督某爲總兵負我萬金不償物色之數十年今始跡得之某負心實甚不能解也必索其命穆曰叅戎負債不償無怪大人之怒但隔世事今叅戎一貧至此焉能償卽索其命去於大人有何利焉不如令其備冥鏹如數焚以奉償可乎病者許諾乃購冥鏹焚之病者曰銀色大差平亦太短不能抵也穆乃集貲購金銀箔屬衆折爲錠焚之病者曰此次銀色大好惟尙短平若干穆請再補病者曰不必君此番亦辛若短者卽以酬勞道謝而去叅戎病亦愈然則冥鏹其可抵真銀乎

貧女報恩

凡人烟輻輳之區遇吉日嫁娶恒十餘起一日兩家俱嫁女一巨富一極貧至中途相值雨甚至昇者各以綵輿置郵亭中四散爲避雨計貧女於輿中哭甚哀久之富家女亦心動遣媵婢問之曰女子適人離父母遠兄弟誠大苦然何至傷慟乃爾貧女曰我母家故窮所適又乞人子明日即不知何若以是悲富家女爲之惻然俗於嫁娘兩袖中必置墜重物謂之壓袖富家女補貯荷囊二各緘金錠一約重二十餘兩乃出使婢納諸貧女之懷語以萍水相逢無可爲贈持此謀饘粥或不致遽凍餒貧女受之正欲問姓名適雨霽輿夫空集兩兩分路去貧女嫁後出所贈金俾其夫權子母遂什一之利遂臻饒裕乃行大賈家驟起廣市田園然所置產田必兩莊屋必兩所本資與所獲利必相埒衆莫解其意之所在性好施予一鄉稱善人顧艱于嗣息逾十載始生男視若掌珠擇乳媪哺之媪來時諸婢僕指

示屋後樓三楹云每清晨主母盥洗畢即捧香屏從人詣其上汝慎勿登違則必不恕也同何故衆言我輩來此有十餘年者皆不知但謹守條約而已媪所哺子漸能行走忽攀躋欲上媪阻之則號跳不得已從之登入其中則空洞無物惟設香案南向一龕障以幕媪揭視久之不覺失聲哭衆聞聲告主母爭訊之媪伏罪言小郎欲登恐其蹉跌匆促間不及細思致干犯戒應如何示罰惟主命是依問何爲哭媪又揮淚曰適見其中所懸荷囊與我嫁時壓袖者相似是日行至途中並所貯金贈一嫁娘爾時母家夫家皆極盛初不介意亦不知其可貴也不圖今日落魄至此語罷復泣諸婢喝之止主問汝嫁爲何時媪以某年月日對問是日遇雨否媪曰不雨則我之荷囊固在也主聞而默然亦不之罪但尋其夫來媪以爲將遣已也益悲不自勝次日主家張燈彩召梨園若將宴貴客者并召其族人皆至屆時堂中排二席設兩坐旁列二几堆簿籍高尺許媪之夫在外廂

命四僕引入四婦自室中擁媪出令各按二人上坐勿使動主人主母倒身下拜拜已起而言曰 蒙贈金者乃我賤夫婦非媪無以有今日藏度荷囊示不忘也日日頂禮冀相遇也財分爲二不敢專利也今幸天假之緣不致負恩沒世此田產簿二分願存其一而以一歸翁媪並示族人不得有異說翁媪慌遽惟同聲連稱不敢不敢而已主乃促坐定奉酒卮筵開樂作至二鼓挑燈送歸所居之東院宿凡几案衾榻與主居無少異翁媪本富家出身亦安之若固有媪初生女寄養他人而身出爲傭至是迎歸後長成遂以字其所孔子兩家世爲婚姻如朱陳村焉世或疑翁媪坐享其成幾于倖獲不知皆其贈金惻時隱之一念所感召也而貧女暴富卽矢圖報心宜天之陰相之矣造物豈妄予人以福澤哉

神廟香火資

山西解州關帝廟在西門外靈應異常廟中舊存香火捐資銀二萬

兩有胡州牧者知是州假用三千欲不歸矣及罷官新任者至胡移居館舍夜有人扣門問之答曰西門外姓周者向官索欠如是者三夜每夜如是者三胡心知其故而終吝之瀕行前夕又至且曰此項將有公事須用宜速還否則未便辭殊委婉胡懼乃如數歸欸未幾劉松嵐大觀察河東將莅任行至平定夜夢關帝至前有紅旗大書漢壽亭侯劉俯伏前迎神謂之曰河東吾鄉里也行將有難汝宜善視之劉寤不知所謂歲甲子乙丑丙寅間解州大旱劉請于上司設粥以賑賑廠卽設于廟前公費將完欲請奏益又須時日心甚憂之夜夢周將軍語之曰賑費不足何不借廟中存款耶劉覺乃借廟中存款三千備用則卽胡州牧所還之原封也人乃悟前索胡欠言有公事須用卽此劉因修廟爲文勒碑記之夫人不可欺而况神乎債不可負而况香火資乎周將軍可謂處置盡善矣俗傳周將軍氣多剛猛而於此事辭氣委婉殊不類其生平世之冠帶人以索欠而負

氣相對反目成仇者亦可愧矣

晉寧科甲

葉庶常 桂 甘肅晉寧州人其先德官把總自以不能讀書望子尤切因子久困場屋鬱鬱以終某科鄉試初入夜葉夢其父來責之曰屢試不第總由爾不用心之故某某今已中了爾若努力今科亦有望勉之勉之語方畢號軍已喚接題紙矣葉驚悟猶惴惴也然夢中所舉獲雋之兩人絕不記其名榜發晉寧獲第者三人而葉與焉其二入爲劉伯鸞王汝舟夢中所舉蓋卽是人晉寧自 國朝以來無一科中三人者此爲權輿故其先德欣喜之而因勉之也壬午春葉成進士出毛春門禮部 鼎亭 門下授庶吉士日毛夢一人前致辭曰葉某我之子也荷蒙成全特來拜謝毛以語葉且爲述夢中人風采舉動一一肖其生前平生結念一旦得遂至不遠數千里猶致感焉然則孝子慈孫有顯揚之願者當何如奮勉哉然則彼孫山之外冥冥

之中不勝流涕歎歎者又不知有幾哉

龍溪令

龍溪潭之首邑也俗悍喜鬪故多命案婺源程某宰是邑延李森圖司刑席時鍾雲亭制軍祥總督閩浙嶼名屬鞠案因循多以緝兇爲辭不肯結案因下令州縣結案不得遲延不得藉口緝兇程急欲見長於上官有一案正兇不實程卽欲定案李致說帖于程言非真兇不可定讞程答曰亦知非真奈上憲督責嚴不得不爾李復曰君九案已結其八此案少緩未爲遲也程對以有冤我當之與君無與因定讞上之程旋以事去官李解館因疏於城隍以自白是夜程夢至冥司對案俯首認罪程宦囊豐富多營運於蘇州因挈眷至蘇未幾病作自刎而死本籍所營田園宮室不得一日安享也論者曰李食程俸知囚之冤爭之不從而不能去亦不得爲無過云

刑官夙孽

竹葉亭雜記云刑部一老皂隸夢至一處宮殿巍峨上座若東嶽廟之塑像者階下列鬼無數少頃引一人至問答有詞但聽不了了耳上座者怒曰罪當絞隸細視之則本衙門秋審處提調吳某也俄又引一人至問答如前上座者曰當斬隸細視之則又本衙門秋審處提調吳某也俄又引一人至體貌甚偉上座者怒似稍霽令去兩目隸審視之則本部尙書長牧菴相國麟也隸股票而醒無何張出爲觀察一日有紅衣兩女子爲崇百計治之不去觀察避於太夫人室鬼不敢入太夫人者節婦也後伺太夫人寢突入拉殺之吳後知某府頸生瘡世所謂斷頭瘡也以是卒長相國僅以失明止理刑者可不慎乎哉 家大人曰長牧菴閣老爲先叔父太常公乙未同年似不失爲正人君子乾隆間公巡撫山東時每歲某關有解撫署公費若干金公欲奏歸公其長公子懷亦亭雲麾^新方十餘歲以爲不可曰大人不取此項不足爲廉若一奏入後代者至必仍舊貫是令司

關者倍出之矣不聽後果如公子言公亦稍悔所見之不遠也及爲喀什噶爾辦事大臣則所爲深得大體先是新疆奠定之初一切賦稅較之準噶爾時有減無增回民悅服其喀什噶爾回民內有伯德爾格一種素皆販運營生絕無恒產歲例稅金十兩金絲緞二疋乾隆二十七年有阿奇木莫薩者于正供外索普爾錢二十千文辦事大臣海明查出卽將此錢作爲正賦公具奏以爲旣非賦課舊有卽應革去又伯德爾格初只八十餘戶迨乾隆四十五年有四百餘戶辦事大臣瑪與阿議增貢金四十兩公以爲無論中外百姓回民生齒日繁則生計亦日難從無計戶增賦之例卽爲裁去又喀什噶爾看管菓園回民歲進葡萄一千觔辦事大臣永貴議以徒勞台站只收二百觔餘八百觔每觔作錢十文折價存庫公以事雖細微體制不合一切免之凡此皆深得治邊之體似此廉明通達其在刑部必不致過有枉縱可知也

妄念辱身

懷亦亭雲麾言其同寅某戚家花園有狐居之某嘗過戚家飲酒其僕隨往恒潛於園之隙處默視冀仙之一遇也一日竟見美人翩翩而來喜出望外卽欲止之於亭美人意不欲曰亭近外廊恐有人知此間後軒極幽僻人跡所不經非此恐樂之不暢也僮隨之行三近至一小穿堂長榻瑩然令僮先解衣而臥美人襦兩脫則偉然皓首龐眉一老丈夫也接其髻而刺之力掙不得脫痛聲與恨聲俱厲竟不聞於外迨翻身卻坐但覺股下茸茸然如坐於新絮間而老丈夫已不見矣委頓出園猝遇宅中人竟不能掩其事自此穀道旁有白毛周圍一叢嘗以示人亦不自諱是可爲有妄念者戒也

欠債

李進士貢南光州人未第時得狂疾既愈輒能役鬼往往先事預言無不奇中人有寄之書者書未至已能道其書中語然皆記之夢也

授讓于固始曾舍人資見家固始有吳秀才圖南者貧而死遺妻及
弱子幾不能自存其妻茹苦守志族中人皆憫之舍人有族弟某者
與李善與吳秀才亦爲莫逆交恒以其家貧爲念一日問李曰知君
能役鬼我欲致書與吳圖南可乎李曰可曾密封一函與之李乃硃
書李翼二字於封面之右其左書仰值日功曹查送取火於書室院
中焚之及晚李忽爲作復書致答甚詳觀者意李託之鬼也李言乃
吳挽其作答然李固未見前書而所答不差書中念其妻之貧甚耿
耿謝曾之垂念又其殷殷書未將其生前戚友中所負之錢某某三
千某某二千一一開列屬其妻索得之即可存活計錢九十七千餘
文曾以其書示吳之妻妻初不信姑持書示負者家皆悚然歸之累
如其數其家遂賴以存此舉曾舍人親爲人言之足見債不可負陰
間所存記一一不差惟李名貢南而書面所書乃爲李翼豈陰陽有
二名耶

勸孝

杭州有某甲病魂已離至冥司遇一吏乃其故友爲檢籍蹙眉曰子忤逆父母法當付湯鑊獄幸壽未終且去俟壽終再來甲惶怖求解吏曰此罪至重佛亦難度我何能哉甲泣求不已吏沉思良久曰諺云解鈴還要繫鈴人得罪父母亟以孝順父母懺悔或可挽回耳送之反汗出而愈卽向父母備陳所遇從此婉容愉色侍奉惟謹并戒妻溫清無懈頗得父母歡心及父母故喪葬如禮後年逾七十壽終想緣孝順挽回也

孝鬼草

姚舜賓無錫人忠誠篤實鄉里目爲長者家綦貧而孝母年七十訓句讀以養極婉容愉色不敢懈缺菽水乾隆五十年歲大饑生徒旣故日不給饘粥焦勞拮据未幾病死不能殯瘞於屋後隙地次日見土上忽生一草形似山藥結子纍纍香甘而糯妻採食之終日不饑

遂以供姑晨探午生取之不竭草長四五尺母撫而哭卽伏地搖搖如拜邑中播聞觀者如堵皆嘉其孝各出甘旨以贍其母焉孝心所感生死不回此經所謂不匱也

宿冤索命

蘇州史家巷蔣孝廉東者有子娶徐氏伉儷甚篤一日忽置酒與婿把盞曰吾宿冤已到勢難挽回勸君更盡一杯爲別此後幸勿相念掩袂大慟蔣生撫背勸慰無何氏忽豎眉瞋目大呼曰汝記萬歷十二年兩人設計慘殺我於影光書樓乎手自批頰又以剪刀遍刺其體口音似山東人一家環跪哀求卒不解中街路吉祥庵有僧名蓮臺素著道行遣人召之至徐氏蹶蹠曰禿奴可怖且去且去及僧出又詈曰汝家媳婦房中能朝夕佳和尚耶僧曰前世冤業二百餘年纔得尋著稽愈久恨愈深報亦愈急老僧無能爲也僧辭去徐氏卽剪耳刺手搯身無完膚而死

贖金贖女

吳縣許也秋進士大欽以進士需次在籍見親戚中有買妾者日以

肩輿擡女到家視一日見兩女有大家風詢之父係貢生某兄亦孝

廉爲之心惻乃贖金以贖認爲義女先後擇士人嫁之此事在道光

庚寅年再踰年而也秋之子達泉源卽領壬辰鄉薦內申成進士出

知某縣已大著循聲矣

解砒毒方

歙醫蔣紫垣有秘方解砒毒立驗然必邀取重資不滿所欲坐視其

死一日行醫獻縣中夜暴卒見夢於居停主人曰吾以就利之故誤

人九命死者訴於冥司冥司判九世服砒死今將赴轉輪我賂鬼卒

求以解砒毒方相授君爲我活一人則我少受一世業報若得遍傳

利世君更獲福無量言訖涕泣而去曰吾悔晚矣其方以防風一兩

研末水調服並無他藥南城鄧葵鄉異談可信錄又載冷水調石青

解砒毒如神幸善知識心存普濟也

負債爲驢

吳人薛端書楷自城西夜歸途次小憩桐橋蘭上遇一皂隸繫囚先坐見囚嗷泣不止隸鞭笞之意覺不忍從旁勸解隸曰此南濠牙儉吞負客錢盈千累百遁逃時猶在狡斜淫樂居然一牙戶空拳赤手享用將素封誰念客之履艱涉險撇妻子以性命博此阿堵物今冥司判爲山東道上驢押之往生又累吾行遠路生前以客資揮霍如糞土今日獨無一紙錢餉吾沽杯酒尙淹留不肯去耶端書竦然起隸囚俱不見矣

戒戲言

湖南瀏陽縣有歐陽生者爲人輕薄與某生同塾讀書時某生新娶歐陽生以某生所娶新婦如何美貌與伊熟識往來常與相狎某生素性迂拙不知其戲已也歸與其妻尋事吵鬧因此不睦而其妻亦

不知所由來後某生聲言以妻在母家閨門不謹其妻無從剖白即投繯殞命同塾聞之皆以戲言誤事共咎歐陽生而歐陽生以同窗戲謔不爲介意旋亦息事乾隆戊申歲秋闈歐陽生赴科應試入闈係某字第一號因號外嘈雜與第八號之某翁調換某翁因茶水近便亦卽應允是夜三更後忽有女子褰簾而入訝曰何號是而人非也疑訝間旋即退出徘徊簾下作嗚咽聲某翁知其有異因詰之曰汝有冤相報欲尋何人耶何不告我我當爲汝計之女以歐陽生事向訴且言歐陽生今科當中故來相阻以報夙冤某翁云此乃戲言誤聽並非有心可以原諒但汝之死固冤令其超薦七七四十九日道場何如女曰此自可從但歐陽生爲人無信翁曰我當爲汝謀之畱女少待翁卽往告歐陽生曰某生之妻某氏來尋汝矣歐陽生聞言失驚暗不能語翁因爲慰解告以今科必雋出場後當作七七道場方可解釋歐陽生唯唯翁恐其無信索寫契據一紙回告女鬼某

氏見字半信欲翁作保翁爲寫一保字將紙燒化女即垂淚檢衽謝曰只是便宜了此人而已後生出場卽爲作道場及榜發果中式是科首題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歐陽生錯寫夫子聖矣乎磨勘罰停三科以一舉終其身

殺尼姑術

嘉善縣北門內有殺尼姑術莫知其所由名相傳術中嚮有尼庵一尼先與屠者私復有他好屠妒姦乘夜入室殺之希滅跡支解其屍納諸袋負而出北門將沉之河時尙五更把門者詰之以婚家供神所宰對遂混而出至弔橋瞥覩黑而鬚者持刀立橋心懼不敢過往返躑躅數次天漸明鄉人入市者見袋口血漉漉下詢之如對門者言顧神色慌張類有異強解所負視之則一光圓女首四肢分截駭爲尼屍也號執赴官一鞠吐實按律處斬而燬其庵人遂以殺尼姑名術云按北門外柳洲亭有關聖廟黑鬚持刀者蓋周將軍之靈路

截淫兇俾無漏網亦足見神威之顯赫矣

救難巧報

山陰陳某逸其名赴省試舟泊蕭山之西興驛忽聞街市火起登岸往觀見避者紛紛火光中一女子身無半縷蹲伏於地羞懼無以自容陳急取一袍擲與之女得衣蔽體而家人星散號泣無所歸哀陳求救陳使宿其舟之頭艙終夜不交一語晨起訪其母家掖之歸彼此匆匆不暇問姓名衣亦未還陳即渡江去及入場題紙既下文思甚澀一字俱無正窘迫問鄰號呻吟聲窺之見一生病甚篤謂陳曰余病矣文成而不能寫惟交白卷求出場而已子其爲我點檢考具感且不朽陳爲之料量畢生問君文如何陳告以故生曰余文已無用感君之義即贈君陳既受文遂扶生出歸號全錄其文揭曉竟中式亟訪某生無知者久亦置之後陳以大挑分發安徽晤一候補令似曾相識諦視之即向日之患病某生也各敘往事乃知某即蕭

山人是年出場後病旋愈次科亦獲雋昨甫到此陳謝之偶一回首見簷下有曬衣則前贈女子之衣在焉不覺屢顧某疑而問之陳言其始末且詢得衣之由某恍然曰信哉君所見女子卽內子也遭回祿時尙未嫁及歸余箚中見此衣內子爲余言昔遭火厄幸遇一士子擲一衣得蔽體而歸彼此匆匆不暇問名姓衣亦未還每呼負負故夏日必曬而藏之將以報也蓋君之遇我我之贈君悉君之陰德所致冥冥中假予手以報之非偶然矣語畢呼妻出謝從此來往如通家此嘉慶初年事

鬼畏孝子

吳中屠者劉四有胆中年積資數千金遂納監列衣冠雖放下屠刀未能成佛日與諸惡少飲博惡曠無所不爲士林羞與伍也然事母甚孝一日其徒語及郊外某舍有厲鬼人莫敢居遂與劉四約如敢止宿當饋酒食以啖劉四欣然獨往衆恐劉爲鬼困率伏戶外以護

霽色蒼茫月光黯淡烏啼鬼叫方共惴惴戰慄草木皆兵忽聽有人高唱蓮花落前往推戶一鬼忽從人衣袂下突前止之曰劉孝子在內我輩只可露宿杯酒尙未溫子速歸休唧唧數聲而去衆更駭牽衣奔返羣鬼相逐塵沙染衣有墮道旁溷者滿頭徧插木樨花而去

醫地

人生邀福之心過甚則事之斷無是理者亦遽信之而不疑青烏之說自不可廢然一爲所動則必終爲所愚京中有趙八瘋子者創爲醫地之說此亘古奇談而竟有信之者嘗爲武清一曾任縣令者卜地告之曰適得吉壤在某村某家之竈下去其屋則得吉穴某令遂別購地造屋遷其人而購其室及毀竈趙又熟視曰此地惜爲竈所洩地力弱矣某令曰爲之奈何曰醫之自能復元藥當用人參一斤肉桂半斤俟得此二物付我餘藥我自爲合之某令如其教備參桂授之越日掘地下藥又告曰三日後夜半立于一里之外若遙見此

地有火光浮起則元氣大復矣乃潛施火藥于地外陰令人往約以某夜遠見有籠燭前行者即燃之及期至某令家邀其夜中籠燭往觀漏三下曰是其時矣遂同往久之遙望其地果有火光迸發狂喜曰君家福甚大不意元氣之復若是之速也某令亦大喜然爲藥物故家資已消耗過半趙售其藥物家稱小康無何趙子俱亡趙亦得奇疾身如已死但能飲食而已始大悔平生所愚者不止某令而所售參桂之資亦歸于盡身受其報天道當然而爲所愚者絕不思理之有無又愚之愚者也

談詩

家大人官京師時公餘常至翁覃溪先生宅談詩一日與劉芙初吳蘭雪李蘭卿諸先生同侍坐詩境軒中忽闖人持一柬來報有某大老爺求見已闖入外廳事矣因聞有客在內談詩卽拂衣徑去同人皆嘿然覃溪先生笑曰我數日前甫聞客談一事今正可爲諸君述

之杭州湧金門外社廟下多泊漁舟比有漁人夜深聞祠中人語嘈雜似有人控訴聲神詞曰何物野鬼敢辱文士當答又聞剖訴日月明人靜幽魂暫游水次聊解窮愁此二癡指大刺刺論詩衆皆不解厭聞引退則有之未敢觸犯也神默然良久曰論詩雅事亦當擇地擇人先生休矣俄而祠中燐火絡繹而出遙聞吃吃笑聲不已云今青天白日似不宜有此諸君若當清夜則毋甯慎之免使鬼厭聞也吳蘭雪曰誠如是言則不但擇人擇地並須擇時世路愈窄人多於鬼可若何先生曰我所言戲之耳若吾子所言則狂奴故態也夫癡不過招厭狂則必招忌人誠多於鬼吾子既不能招出世路則無甯慎之免使鬼笑人也家大人歸爲余兄弟述之曰此勸世文也爾等識之

戒食鼈

新建漁人獲一鼈特目背列八卦形觀者異之勸釋放漁蝨而復曰

猶是鼈也竟烹食之越日復漁於江則鼈羣無數繞舟浮游衆漁競前捕捉遂致爭鬥前獲巨鼈之漁斃焉而鼈羣散矣噫鼈而有文非凡介矣顧不能避豫旦之醢豈智有所昧哉老杜義鶻詩云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漁者見報於其族類可爲妄殺者戒甚矣怨毒之所歸也此嘉慶己卯冬事

鴉片

朱某言仕宦場中多嗜鴉片煙者或云疲於案牘食之振起精神則爲花柳場中游蕩之助若花柳場中男子婦人亦有食者朱嘗于蘇州宴會間聞一老奴言食此之弊甚詳言男子初食此烟房事可以鑿戰數倍婦人食者正可與敵及其久也男子之勢傷日縮漸至于盡不但不能戰并戰具而無之婦人食此久精血過傷強合房事爲苦有則苦况尤不可言狀恐人未能盡知也故記之以示警

食者人自困守死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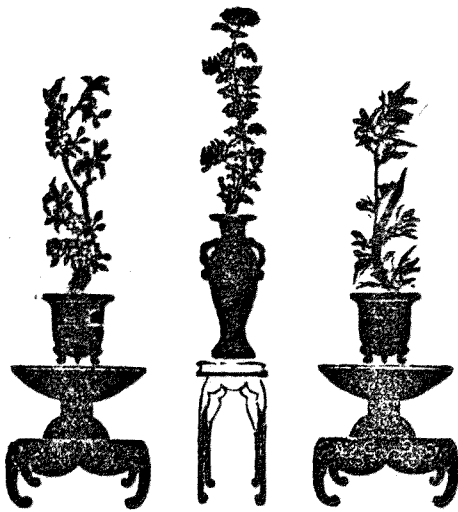
日期振起精神樂意日後形體焦黑不像人形自是煙癮蕩盡衣衫全無生路又無衣食男女惡報目見可戒

錢學士

錢金粟學士林每年常入冥判事衆所共知道光甲申嘗與同年宮

辛楣洗馬煥闌談宮方以大考爲慮錢曰無慮也考得着卽妙後宮至七月物故而九月始大考宮病時錢未往視及病亟始至臥榻前袖出一紙焚之而去宮之子從火中攫之只存燼餘外簽有某時封三字宮卽以其時沒也大致擢官後又有聞其人冥者問之則曰只八月廿七一度耳問何事則曰勾人名耳問何所據則曰憑其册注大抵昧財者居多然亦有味至盈千累萬而不勾者問何故則曰亦不自知但其時覺其可不卽勾耳聞册時有吏在旁指册中二人應勾者余惡其多言復疑其有弊獨不勾事畢有衣冠顯者據案收册者因獻以册其人闕畢言所勾極合惟漏卻二人耳卽前吏所指也余請補勾顯者曰奉旨請爾來辦此勾由爾饒亦由爾不能補也時家大人與程春廬先生同文同在盤山行帳中親聞學士述此是

冬學士卽歸道山矣程曰疑吏有弊獨宥兩人殊不知卽墮此吏計中也然則幽明始無別歟其所謂昧財至盈千累萬而不勾者當必別有大處分不第以一勾了事也吁可畏哉



池上草堂筆記三錄卷一

福州梁恭辰撰

會場孽報

吳中某生年十二入泮十六領鄉薦才貌兼擅羣相慕悅爲某富室贅壻與其次壻同館肄業次壻年十五丰姿韶秀宛如璧人某於酒間語次每調謔之意頗含愠以父母推重之輒復隱忍某生以爲可誘一夜乘其醉臥裸而淫之及醒羞忿逃往天台薙髮爲僧家中人尋得之誓死不肯返未久圓寂寺中後父母知其故自惜顏面亦寢其事某生於會試場中忽見連襟壻如同館時大喜竟忘其死復謔之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遂以前二語大書卷上後屢試見之會未畢三場緣早歲登科年方強仕已截取知縣比報到忽癩癩而死

愬冤鬼

衡水某婦有與豪右通而謀殺其夫者屍姪首官豪以金賂伴作相屍無傷轉坐誣復訴之廉訪委某令鄧公往按之反覆相驗亦無證據夜宿館舍披閱供語思維間漏已三下從者盡寤寢驟覺燭光黯淡陰風窅律壁角一人乍前乍卻倏跪案下微作啜泣聲若有所請公心悚口噤凝神諦視隱似日間所相屍右耳畔垂一物如白練鄧忽悟乃大言爾去吾必雪爾冤也其鬼稽首而滅燭亦驟明遂折柬召衡水尹督責吏伴復至屍所覆驗衡水尹笑曰人謂鄧公書癡良不誣也作令十年家無寸儲其才可想矣似此公案豈拙宦所能辦哉勉強復往鄧叱檢視右耳孔伴作即失色乃於耳中取出水濕棉絮約畧半斤告衡水尹曰此奸夫淫婦之所以得志也遂撿掠之盡得其前後姦狀實之法

託生報德

顧小韓方伯

學潮

言楊乘時

溥

無錫諸生文名甲於邑奈屢試輒落

孫山年過五十所育非男閨中但有五女因娶妾焉娶之日賓客讌
賀者未散主人入房見新姬嗚咽鏡奩次慰之不止詰其由乃曰憶
兒家阿父爲南潯通判時嘗置多妾後爲阿母不容鞭箠極楚逐出
後甚有流爲娼者阿父聞而不忍使蒼頭持金嫁爲厮養婦或送空
門今不幸父兄俱戍黔疆母妹早年喪失子身異路遭媒僧居奇侍
巾櫛於君子撫今追昔不覺悲從中來楊爲之泫然曰毋泣我之祧
嗣有命存焉何忍以宦家女爲媵妾爾其爲我女當爲擇一佳壻女
再拜遂命與諸女寢隸姊妹行出謂客曰君輩且畱不意今夜復得
一女請再作湯餅會則述前事衆客頌其盛德明年夫人舉一子臨
蓐時公坐堂上驀見二隸導一官進方欲迎迓官遽趨內室與二隸
俱不見覘其面貌女謂酷似其父也公年九十餘終子爲名孝廉諸
壻俱顯貴義女壻後亦得官貶贈爲中憲大夫焉

見鬼

乾隆間京師有宦家子年十六七聰雋秀麗遇社會觀戲不覺夜深途中求飲民舍其家惟一少婦卽畱小坐流目送盼言其夫應官外出須明日方歸男婉女媚遂相燕好臨行贈以金釧泣囑後勿再來次日視釧銅青裹滿似出土中憶念不忘復至其地並無屋宇徘徊尋視突有亂髯黑鬼批頰詬厲踉蹌奔歸鬼亦隨回以是發狂譫語吐陳前由父母詣墓設奠埋釧其子忽瞋目曰我婦失釧疑有別故因無確據僅鞭責鬻賣今汝還釧可知爲汝所誘此何等事可以酒食錢帛謝過顛癩兩月竟以不起諺云姦近殺鑽穴踰牆之事實以性命相博雖幽冥奇遇禍患亦復如是可不慎哉

仙桃草治傷

徽人汪德隆因父被毆重傷奄奄垂斃漏夜覓醫山路迷徑見道旁茅舍坐一老者遂投問津且告以故老者乃出藥一包與之曰以水調服無須醫也詢其何藥云名仙桃草其草四月間在麥田中蔓生

葉綠莖紅實大如椒形如桃中有一小蟲者卽是宜小暑節十五日內取之先期則蟲未生後期則蟲飛出趁未折採之烘乾研末藏貯磁器一切跌打損傷服一二錢可以起死回生遂引路送至大道乘月歸家服之立愈越日市豚酒往酬至則僅一坵壠並無葺舍遂拜祭墳前而返是鬼憫其孝歟抑好善濟人至死不倦歟

殺業果報

乾隆末蘇州忽傳有飛蟲夜傷人互相驚惕譙鼓未起家家閉戶兒童見莎鷄蚕蛾輒嗷然啼泣旣而畫圖傳視好事者指爲射工以是妖由人興黃鸝坊有張媪者寡守妾之遺腹子時年十歲因見螳螂驚癩而死媪悵恨日購螳螂搃殺以祭一日所市螳螂千百貯籠忽聞籠內作兒哭聲媪駭異開籠審視忽見兒現形曰娘勿殺螳螂冥司以兒好殺蟲蟻傷戕生命今母以兒故又殺螳螂至萬計罪業深重罰兒化螳螂五百劫矣語罷牽衣大慟媪撫之乃一螳螂在衣側

首凝視而已

汗鱖人

長洲蔣鏡齋落茂才日講性理侃侃硜硜無一語與人阿合其書齋
臨河因鄰有少女隔水而居欲避嫌疑齋窗終歲扃閉雖炎敲鬱蒸
終不啓有同學彈破其紙將窺之卽赤頰訶斥年二十餘病死先是
郡之武廟文昌閣結有惜字社諸士子捐資僱夫四處收拾字紙每
月朔司事者彙焚之士子畢集拈香亦藉以會友或出近作文互相
就正鏡齋每至衆以其迂恒鮮問答有龔浩庭者尤不以鏡齋爲然
恒輕侮之鏡齋忿懣期期艾艾不能吐一詞相報衆爲之譁然笑解
鏡齋旣死有友在社語及鏡齋爲人雖迂濶不合時宜亦自不爲惡
使人盡如此幽冥當可不設地獄浩庭曰無間地獄正爲此輩而設
彼對河鄰有少女終歲閉窗豈自制其邪萌哉安知非其私偶而吝
與同儕見耳將再有語忽面色如土向空鞠躬屈膝喃喃引咎惘惘

如癡吳俗人言或遇崇批其頰可以甦醒衆競批之兩臙紅腫良久始定因告人曰忽見蔣鏡齋謂我誣其私鄰女力曳去投質文帝余再四引咎幸渠卽釋手若被曳去性命休矣

食廩餼

華亭姜小枚舉嘗告予曰吾鄉諸生有諸雪堂趙漁塘者皆嗜古力學齊名巒序間一日同應科試雪堂夜夢漁塘操一米舟至雪堂以爲己米也呼之漁塘曰君米尙在後寤而不解其故未幾揭曉招覆者四人雪堂與焉翼日黜之而漁塘補其缺由是漁堂食餼雪堂曰嘻吾無望作廩生矣越十餘年雪堂科試始列前茅時漁塘以歲貢出廩雪堂補之夢兆始一一不虛食餼之攸關定數如此古人言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允哉家大人曰天府之粟非可倖邀嘗聞推算子平家言八字中有天厨星者必當食廩餼驗之皆不爽余八字中確有天厨星而未經補廩卽登賢書詢之推算者皆不能自伸其說

然余自念入直樞廷日飽大官之膳受客食之頒其爲天厨星照命又豈區區廩餼之足云然則子平家固未見及此而其說則未可盡非也

孝媳

紹興山陰縣雙奔地方有祝姓者年六十餘鰥居家有孀媳孤孫後孫亦死只有翁媳二人媳至孝多病翁亦心傷病臥家無應門人甕獨無依媳憂甚接其妹來家代爲操作摒擋瑣事并代爲服侍其翁妹年僅十六因姊命亦甚勤謹姊日以翁病難愈爲慮妹云翁病無妨精力尙健將來可望嗣續姊詰其故妹云每以灰桶盛小便翁似有力直冲桶底聞之父云凡年老人小便有力直冲而不散者尙能舉子以故知之姊聞言甚喜日日盼翁病痊惟以無力再娶爲慮因思妹晨夕奉翁不離左右何不卽以此妹與翁爲繼室情願奉妹爲姑爲祝姓續嗣但不知妹意如何私向妹商之妹亦不甚辭但云惟

姊命是從姊甚喜擬俟翁病痊商之父母再定嗣翁病愈妹亦回家姊卽歸告其父母父以輩行年歲俱不相稱甚有難色姊再三言之父問妹願否妹云惟父命是聽父見其情願出於真誠且得姊妹同處亦即允許姊遂回稟其翁亦欣然樂從遂邀媒說合過門成婚數年連舉三子皆讀書入泮成名翁年九十餘卒至今書香不絕子孫繁衍人以爲孝媳感天得延祝姓一脉也

損人益己

桐城光孝廉某行五小葬古塘馬家玉屏菴左地鄰方氏墳地師曰此地若葬大不利于有墳者之家其家必絕改卜之便光曰但期我吉何必問人家之絕不絕也葬之方氏兩代婦居只一子年十五未數月而天將死呼曰我死終不放光五也時光在城內寓其戚李宅日中出溺久不返其僕異而覘之口喃喃若辨葬地事駭入室奔告衆人趨視則已仆地氣絕矣有弟游幕浙江龍泉署未半年亦亡此

事有戚何氏先慫恿之一年而何氏子亦亡一念之差至于此極人其可以徑情直行乎

効職冥中

竹葉亭雜記云郭孝廉汪燦湘潭人嘉慶甲戌進士本姓汪因加原姓爲郭汪燦自言未釋褐時曾効職冥中若各館供事者然其屋軒廠高大中設長案多人列坐又若考棚童生之應試也所司之冊甚大皆毛頭紙裝訂每頁界爲三段上註其人之生前衣祿中註其善惡下註其歸結及年壽其人若將有不善之念必有人持小紙來報即書于冊閱日改悔又來報即勾銷之事之紛煩日不暇給所在去一大官署不遠不知何官何署也一日見一人跪階下上坐者判數語即命斫其腿獄卒卽斫腿仍乘以盤獻於堂上郭方驚愕聞又見其窗友某亦跪于階聞亦有斫腿之命郭倉皇踰窗而前跪于堂上叩首求免上坐者曰此冥刑耳其人在陽世不過一跌殘傷不死也

郭堅爲請上坐者曰已奉旨不可違也郭叩首不已上坐者乃曰念汝一念之誠當恕之郭問方言奉旨不可違何也上坐者曰至誠所感可爲奏請當蒙宥也因命吏取冊示之吏誤以三品冊進其冊水紅綾面郭急偷閱見其舊友之子列名其中注曰十九歲入學提督學院某文題詩題某某二十二歲中式若干名正考副考房考某某文題某某考官只載姓無名耳上坐者怒吏之悞與也急取之郭驚寤其時此子方兩歲也可知科名有定文題及出于某試官之門亦由前定妄想者當知自反矣郭又言曾經一處見有宮殿巍然人稱爲文昌宮庚午五月某日聞宮中議論紛然良久乃散有同事自宮出問之曰更換本榜第三名耳問其故曰查出是兒八歲時以好弄觸怒其祖將捶之奔而逃其父追及之按于地騎其背俾其祖之捶之也亟躍而起致跌其父郭自外大言曰八歲無知避打而推跌其父亦出無心無知無心乃科其罪耶其人曰所議正爲此故但停

一科否已斥去矣郭在夢中每有見聞輒挑燈記之扁於匣內意欲積久成書刻以勸世也後以多言爲冥官所逐欲刻所記啓視一無存者封鎖依然不知其紙之從何失也

科名前定

科名有定數其倖得者未必盡係乎蚤綠其終失者儘可相安於義命嘗聞姚伯昂先生善談因果且喜爲人述場屋近聞尤可警世自言嘉慶戊辰奉 命典試陝甘時程小鶴同年家督爲別小鶴尊人鶴樵先生國仁上年丁卯科充陝西正考官父子連科典試一省亦佳話也榜發有張樹德者上科文已入彀附刻矣因二場不合例而黜鶴樵先生愛其文因已刻不忍去之爲加評語以誌惋惜及次年乃得第蓋張不當出鶴樵先生門必待小鶴而後舉信乎科名之關定數也榜發來謁語畢爽然 又云九江府李孝廉標多鬚髯未第時夢中見一榜大書第十四名李標欣然以爲得第矣名下有小字

諦視注曰無鬚憮然以爲別一人也屢試不第道光辛巳春夢其先德示之曰難去爾鬚當獲雋矣久之復夢李回于思也而年逾五十思欲難之恐爲人笑乃不難及秋附舟入省舟中有售琉黃者展包檢視李適在側烟火落黃中炸然一爐李鬚無一莖存者儼然一無鬚之李標也榜發中式名次一如夢云 又云江西辛巳鄉試第一吳廷珪浮梁人當嘉慶辛酉鄉試主司極賞其文拔第一及將發榜忽失其卷徧搜不獲乃易一人撤闈後主司檢行李于帳頂得一卷乃初中第一之卷也悞悞久之自是試輒不利越二十年仍獲解首冥中有臨場查對善惡之舉或有過失罰科耶 又云吾鄉吳進士廷輝以困于棘闈更名秦臨某年應試金陵甫出場遇吾家袖江先生先生素善謹問吳曰聞君更名請道何名吳告之遽然曰臨至于八月有凶君欲第其將九月入場乃利耳鄉試例以八月其言九月者謂吳將終不得第也吳殊惡其言又久之仍不第乃北來應順天

試值嘉慶辛酉都中大水號舍壞于水乃奏改九月八日入場吳以是科獲雋一語之戲乃適爲譏豈亦默有所使耶 又云吾鄉葉孝廉佩珩道光辛巳獲第後忽一日夢有旌旗迎之者坐肩輿輿前張大燈書山西絳州府正堂字行至一處官署森嚴蓋絳州府也遂升座旁有州同焉有州判焉州同不與言呈案牘而白事者州判也葉自念家有老母無人侍養何遽至此州判已知之白以勿慮當卽歸有事暫往來耳不守此也葉初視案牘茫然不解州判答爲具言輒了了洞悉自此六日一蒞去必肩輿返則退堂卽醒依然臥所也惟大汗雨下頓覺慙甚耳初時寤必與人言所判某某事若何一日蒞任則鐵鎖繫項坐輿中升座亦不之釋自是懼而不敢告人壬午正月四日蒞任簿書中見有二冊白冊黑字黃冊硃字畫諾後以問判答曰此春榜題名錄耳悔未之視又二十六日復有一冊請書押册之外簽書曰進士錄葉欲觀判遽以兩手掩其册曰本應請查核然

恐天機預露故不敢請視葉時已丁憂因問吾鄉有中者否判答曰小恒子中葉寤以語人且誘鄉人計偕無名恒者或謂方孝廉寶慶小名恒當是方或謂恒以小稱蓋有所稱而言余姪增張子畏寅父字伊恒子畏乃恒之子當是張榜發張獲雋其言果驗葉前所見二冊其白紙者蓋會試榜黃紙者蓋殿試榜也然則除夕迎天榜或信有之豈天榜定必頒其冊於各府耶葉所見之進士錄據判官云此乃臨場發各地方查對善惡爲期已迫請先盡行蓋臨場甄別耳孰謂功名可倖致哉 又云仕宦之通塞實有子平所不能推者休寧汪薰亭閣學滋院推子平者皆言官不過同知後汪困頓場屋始就鹽場大使乾隆戊申赴部候選自分風塵夢不作大羅天上客矣候選者例每月朔到部投供閣學平生喜鬥馬吊一日歡會繼之以夜次日爲月朔不忍舍之同室人有投供者倩之代同室人到部忘之是月出缺汪以月朔未投供也不得選懊恨無及不得已入闈應試

是科獲售聯捷成進士官翰林不二十年至內閣學士使同室者一爲投供則早已執手板聽鼓轅門矣然平生不知幾經術家推算竟無一許其爲本天人也亦異矣哉或曰凡鄉居無日晷卽有之或遇陰晦則誕生之時多由意度蓋時辰不得真也理或然與 又云每月 御門吉禮也故向無左遷者每歲入春初次例不進刑部本謂其非吉事耳丙戌二月十六日 御門同年朱大京兆爲弼調補府丞蓋宗人府丞三品京兆亦三品

上以對品故調之然以宗丞較大京兆則差二階矣後有推子平者張雲徵至都朱之子以八字屬推張云本年官運頗不利雖不見風波亦當鑄二級蓋其命定如此然 御門降官向所少有也 又云朱文正公之爲掌院學士也

上忽問以衙門中有學問最優者否文正誤以爲內閣衙門乃以葉雲素舍人繼雲對又適忘其名輒以字對葉時爲中書充軍機章京

余同年葉芸潭紹本時爲編修一日忽有督學福建之命入謝蒙
問官中書幾年充章京幾年典試幾次同攷幾次時翰林中葉姓只
一人

上意朱所奏者即其人矣芸潭到閩已過歲試例得畱任在閩凡五
年雲素由部郎改御史以言事降職遂不得補官一幸得一終不得
皆其命也人謂君相造命之說未確余曰此正足見君相之造命也

生日做功德

無錫有許長生者家稱小康早年喪偶未續時年六十親友勸之曰
凡過生日者必做一椿功德方不枉人生一世許問以所費幾何親
友對以約計三百餘千文許允詣卽於生日前數日將錢如數分寫
錢票若干張先赴貧窮各親友家散送後卽赴鄉間某佃戶家避生
日並告以散錢做壽囑其本年不必完租佃戶歡欣感激時佃戶有
女年甫十六麻而黑胖在旁咨嗟歎息謂此人將來必有好報其父

以年老鰥居孤獨焉能再有好處其女力爭必有善報其父謂之曰汝欲嫁彼耶女曰惟父母之命其父卽向許述及婚事許以年老力辭不肯其女情願相從許心竊異之允諾訂婚誡吉迎娶過門後許連舉五子有孫三人年八十時親友復爲做壽公送對聯云花甲初週無妻無妾杖朝八十有子有孫縣令爲之給匾旌獎後其妻先許而故許壽至九十有餘至今子孫繁衍門戶隆盛咸稱爲善人有後云

雷殛

輿夫張林武清人御大車爲業嘗由王家營載一舉子應禮部試一僕坐于車前將至臨城驛冒雨前行忽風雷暴至攝其僕擲于數十步外拔舉子一靴擲于車旁張林亦昏撲于數武之外少頃呼臂痛甚劇舉子下視之見其褲破裂左臂割去肉一條血淋漓不辨深淺其僕終不醒趨視則仰天而臥已剗心而死矣舉子爲之買棺復延

醫治張林瘡愈而後行張林歸自是不敢出門有知其事者問之則解衣而示其股傷處長五寸餘深將及寸居然如溝洫焉姚伯昂先生曰此僕蓋罪大惡極故受此重罰張林之夷於左股殆亦有隱惡焉薄乎云爾雷公未必牽連無辜也

柳州牧

伯昂先生又云舊友楊天玉嘉慶丙子秋赴金陵錄科前一歲丁本生母憂是時除服已闋而學官未之申明格不能試附船而歸及燕子磯風浪大作舟覆同舟十四人皆沒於水江故有救生船因浪大俱袖手坐視潛山柳舍人際清寒士也時爲諸生赴金陵應試適見之泊舟懸賞以募救者獲起七人楊君與焉柳爲之解衣贈路資七人由是得生而柳之試資已罄竭蹶至金陵稱貸以畢試事是科獲雋連捷成進士授中書柳之釋褐在救人之後實陰隲有以致之也按柳後以中書改就知縣在廣西頗著循聲適家大人爲巡撫奏

調宣化縣並專摺奉薦以州牧擢用實嶺西一好官也

黑巨川

李鼎和云臨清黑巨川祖業甚富有質庫陸隙諸行巨川性侈而復色荒時招青樓至家命其婦巡酒婦不勝忿歸母家與之絕未幾黑之川產俱屬他人未幾行店亦屬他人獨餘住室其家人勸之曰家已如此所恃者只此室可直數百千錢耳再勿浪費或尙可終餘年巨川曰謹受教但性嗜食未能自禁衆曰徒食尙可給也自是巨川每日必至王老餃子店食餃子其食但取其餃少許餘則棄之王老每拾其餃暴于日中令乾以米圍聚而藏之無何圍滿再易一圍無何巨川之屋盡入于腹矣遂爲丐每乞食至王老門王老卽以所暴之餃子食之無何而乾餃亦盡巨川遂餓死夫巨川以一小人暴殄至此死其自取而其敗家毋亦其祖致富不以其道歟獨王老拾其所餘儲爲他日之食其用心殊可嘉矣

頭脫

姚伯昂先生云某太守貴州人鬚多連鬢人稱之爲某鬚子綽號雙料曹操兩任廣州太守其初任財尙不豐再任人傳其有納賄故入人斬決一案其人處決之日署中即見其人羣放爆竹以嚇之某亦尋告歸其歸也赫然一大富翁還鄉矣至家鬼亦至某日呼其名而乞其恕罪焉鬼不去擾之甚常命家人具酒肴以饗之鬼或醉乃不擾少頃如故某固多鬚一日得怪疾鬚之孔生瘡一鬚一瘡百計不效于是糜爛及頸及喉而頭脫家中以金五十侍皮匠縫其首皮爛不受針線乃以豬皮聯之及入棺頭復脫無可如何但納諸棺而已出殯日旌旂耀目道必歷大浪坡二浪坡三浪坡出巷而後至大街三浪坡有磴道道固寬而平也殯至此紉忽斷棺墮地若轆轤疾轉直及巷口棺止蓋開其首復出巷口至大街尙有一箭之遙其首忽又若珠圓轉至大街乃止觀者如堵豈冥冥亦有梟示刑耶此乾隆

末年畢黃兌楮

安泰

親見爲予言之猶凜凜畏人也

魔餐孽種

上天竺有老僧某嘗入冥見鬼卒驅數千人在一公廨外皆褌衣反縛有官南面坐吏執簿唱名一一選擇精粗揣量肥瘠若屠肆之鬻羊豕意怪之竊問一吏答曰諸天魔衆皆以人爲糧爰是人間常多瘟疫水災及畜產卽殤者如來運大神力攝伏魔王皈依五戒而部族繁夥叛服不常皆言自無始以來魔衆食人如人食穀佛能斷人食穀我卽不復食人卽此曠曉魔王亦不能制佛以薩海洪沙沉淪不返無間地獄已無隙處乃牒下閻羅王移此獄囚充彼噉噬彼腹得粟可免荼毒生靈十王共議以民命所關無如守令造福最易造孽亦深惟是種種冤愆多非自作業鏡有臺罪歸元惡其最爲民害者曰吏曰役曰官親曰僕隸是四種人無官之責有官之權官或自顧考成彼則惟圖獲利依草附木狐假虎威足使人敲髓瀝膏吞聲

泣血四大部洲內惟此四種惡業至多用以供其湯鼎亦藉清我泥
犁以白皙者柔脆者膏腴者充魔王食以粗材充衆魔食故爲差別
發遣其間業稍輕者一經齮割烹炮卽化爲烏有業重者啖餘殘骨
吹以孽風復還本相再供刀俎自三五度至百十度不一業最重者
乃至一口化形數度刳剔燔炙無有已時僧問其官無罪乎吏曰故
縱者同罪陷於不知者則轉生受報痴獸盲啞僧額手曰誠不如削
髮出塵可免此苦更口不然其權可以害人其力卽可以濟人靈山
會上原有宰官卽此四種人亦未嘗無逍遙蓮界者也語訖忽寤僧
有姪在一縣令署急馳書促歸勸便改業朱蕉圃曰此事安恩寺僧
明心嘗先告曉嵐大宗伯已紀入灤陽銷夏錄稱謂是警世苦心聊
作寓言今春登上天空與僧良發談前事將訊其言無余從一轎夫
名啞張三者在階下竊聽忽唳唳啞啞自指其鼻復拱手播擺作態
萬狀衆爲之歡笑良發合掌曰果報現前不必究其寓言與否也

貞女奇遇

林爽文滋擾臺陽時有鳳山陳氏女爲賊所掠逼之不從鬻於鎮卒復堅自守有官軍義之時方釀金贖難民知陳女之貞羣欲得之忽其友某贖一童子至詢之卽陳之議配夫也翼日贖一媼至乃陳之母也繼又贖一媪至則陳之姑也俄有兩老者覓妻踰險至門卽陳之父及童子之父也兩家骨肉一時團聚遂爲之合卺辦裝而歸之

魂守金

楚人戴香樹

三錫

從父游莫浙江父死貧不能歸遂繼父業其實申

韓學未明也幸歸方伯

景照

與其父有舊因薦於麗水令方虞蚊負

輜居停徇上游而不辭一日有巨案經營三日夜罔措科罪讞語晨起將託故歸收拾文稿忽見塗抹淋漓凡未能辦詳各案悉已就緒遺發出主人折服其才置酒酬酢是夜扶醉寢迨三更酒醒口渴搴帳驟起方欲挑燈突見一老龐眉皓齒坐於研北搦管手批文牘諦

視之署中並無此老驚問之老人避舍曰君遠坐勿訝僕亦楚人死於此三十餘年矣因積資千金埋床下人無知者故屍歸而魂未歸也今以足下桑梓誼知誠實忠信將去館故仿足下筆跡分效微勞幸他日歸楚携銀交吾子某某後此文牘足下但置案早眠可也香樹汗慄拜謝復安寢隔帳視燈如燐及老人不見始明次日私發床下金果如數自此每夜見之越三載香樹計館穀小有積遂並牀下金歸楚如約送還

妻崇薄倖

劉研渠廣文藁棣言其鄉宋某娶妻何氏通文墨賢淑成性第貌不揚失伉儷歡宋又輕佻常作狹邪遊墮趣先緒棄妻母家出門不通音信妻弟舌耕糊口事母不違乃賴針黹苟活逮及二十年適有戚自滇中來見宋已得官爲曲靖經歷另娶妻生子車馬衣服靡都諗其妻之困阨臨行勸其寄書接眷弗聽甚不平之爰告其內弟

告姊姊泣曰遠官數千里不接眷而娶妾猶未失倫常今棄置如遺薄倖無良尙可言哉抑鬱數日竟自縊死值其戚復往滇向氏弟辭行見氏極大忿曰我疎遠之親不能控其棄妻再娶君又萱堂年老不可遠行奈何咨嗟而別戚啓行後恒聞唧唧鬼泣甚悲心疑何氏祝曰若是何娘子當送一見薄倖郎可也于是枉道晤宋寒暄未畢忽自批其頰曰誠薄倖誠薄倖昏仆于地戚遽退次日往偵夜聞宋已死噫昔人言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此宋氏故事也何竟忘之乎

滕縣吏

喻藹人_星者南昌人有從某官滕縣尹時一吏爲城隍案吏往往赴陰辦公卽僵臥如死自一二日至三五日方甦謂之過陰旣甦則飲食起居如常赴署供役亦無異其冥事籍口不敢一語緣以過陰誤卯怒其忘怠責令以後過陰查檢本官所作爲言知不符卽將以

奸人治之越日聞吏又過陰滕尹乃獨居內室閉戶卻絕家人省躬
思過夫人邀請饗殮俱不應迨更餘夫人慮其餓損煮鷄子兩枚從
櫺眼中親餉不忍拒乃食之次日吏來見詢所查檢答曰昨日無
善惡事錄報來冥但絕糧終日代公乞賜祿食神止准給雞子兩枚
未敢多求慮公得毋太餓乎此閩中事外人無有知者以某符台置
不究踰年更忽自備棺衾告兒輩某日常殮卽作過陰狀至則冀其
復蘇不敢還殮逾七八日覺屍變遂殮之是亦走無常也噫人每自
謂深居閉戶而不知冥中如覩晤然一飲一食皆操於神而神目如
電如此敢不慎獨知於衾影哉

諱不知

聖人面授賢者之訓亦不謂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今人多有
強不知以爲知者並有諱不知以爲知者強之害重諱之害輕其爲
害則一也嘗聞有一南客不食雞卵初至北地早行下輿入店呼店

伙甚急其狀似甚飢開口便問有好菜乎答曰有木樨肉

北方店中以雞子炒肉名

木樨肉蓋及其有碎黃色也

客曰好好速取來及獻于几則所不食者也虛爲人所笑

遂不敢言又問別有佳者乎答曰攤黃菜何如

知南方攤雞子也

客曰早言有

此豈不大佳及獻于几則仍所不食者陽舉箸復輟稱言尙飽不欲

食其僕人言前程甚遠恐路中飢客曰如此但食點心可耳因問有

好點心乎答以窩菓子

南方所謂荷包蛋

客曰多持幾枚來及獻于几則仍所

不食者也且慙且怒忍飢而行遂至委頓夫天下事不知者多矣不

知何害此客必欲諱不知以爲知甘作負腹將軍腹亦何辜哉

薛二

蔣伯生大尹

因培

云山東試用薛大尹

定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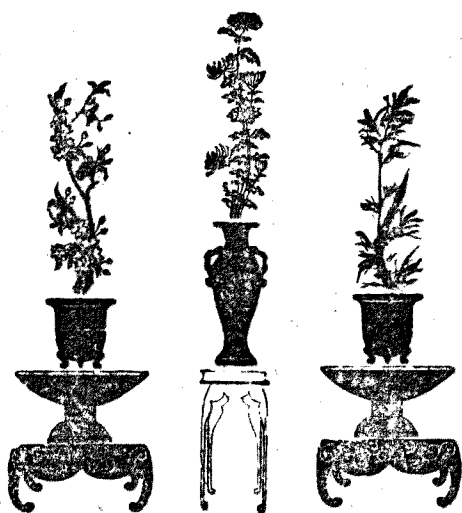
無錫人一日坐公館中

方食湯麵忽有一卒至前問曰爾姓薛乎曰然行二乎曰然卒曰我

老爺令我喚你薛曰爾老爺爲誰答曰見便相識薛欲俟食畢往卒

曰歸食未晚也薛遂不覺隨之去至一座落見一官衣冠與州縣等

卒然問曰你爲薛二耶薛應之心方怒其官相等何乃遽如此相呼
上坐者呵曰見我何以不跪輒令牽下掌責二十薛又念能責我者
官當勝我然不自知所觸犯何事乃大稱曰大老爺乞查明與職以
何事犯責上座者亦大言曰爾何人敢稱卑職此薛乃述現爲試用
知縣上坐者推案起遽前謝過因問何人相請至此前卒跪以對乃
大杖其卒三十令送薛歸出門回顧則里中土城隍祠也比到公館
其麵尙未冷而兩頤遽腫乞假十日乃愈是日薛之鄰居僚友有長
隨薛二暴卒蓋緣誤勾踰口而土城隍祠忽燬於火薛未半歲亦卒
蓋其精氣已委頓俗所謂火燄不高故鬼卒得以近前而上坐者不
暴其罪遽行施刑致無辜之人誤被掌責聰明正直之謂何宜其旋
受冥罰矣



池上草堂筆記三錄卷四

福州梁恭辰撰

書記爲僧

蘇州某書記遊幕湖北稍有蓄貲歸里改業貿遷嘉慶十八年夏將之京師至山東境薄暮抵宿下車欻然倒地如中惡狀夜半始甦神色慘沮倉皇迴車至揚州一佛寺剃髮爲僧僮僕勸沮弗聽且莫測其故也信至家其子奔視涕泗挽歸某泣曰殘喘幸畱勿復多事若還俗則無死所矣因言是日於道中見二皂衣人在車前俄頃卽爲所攝去謂有事須對簿自念不知何因姑隨之行至一所類官府入門則隸卒列階下猙惡可怖堂上巍坐者若冥王狀皂衣人跪稟某到始知非人間也堂上者拍案怒曰汝在某縣敢妄殺人也辦無之擲狀下則向所書某縣擒獲教匪審明解營正法稟也某曰此誠某書但係刑名某所撰當時亦曾疑其冤始未允書後因東道逼迫發

怒謂卽有罪過余當之且爾不書終有人書云云遂爲之書堂上顧左右拏某某來鬼卒噉然齊應旋見摔二黑影至案前類濃煙籠罩者鬼卒持扇扇煙約畧露面目則邑令與刑名友也堂上者呵問之聲呦呦然承伏如某所對仍命摔之去復顧左右曰渠雖非造意但明知數十生靈無辜就戮戀館徇情不以去就爭之亦難輕恕宜何罪左右者曰秋間付山東司按罪可也堂上者遂叱某出正驚悸間見故友某因述被攝對簿事且求拯救曰大數難逃惟速行南旋投空門托身或可免耳故友送行數十武拍肩曰歸休遂甦則暈去已半日矣並言曩日川陝楚三省教匪滋事牧令多有以擒賊得功者某縣令絕冀升階而無機會一日有報難民數十人竄至城外者令以爲奇貨刑名贊成之某強爲繕令遷官後與刑名相繼暴亡豈知結此一重冥案耶言訖捶胸浩歎子垂涕而歸

經懺不如施捨

嘉慶丙子歲吳中歲歉南濠李文璧父故廣延僧道修醮拜懺一夕伊父憑孫女福全語文璧云爾固孝我但當此荒年有此錢財何不施濟饑寒較爲有益延酒肉僧道禮拜經懺非但於我無補更加我你罪愆若肯施濟貧窮功德比經懺勝百倍也李從命惟謹日施饑人每人錢一百廿文共用七百餘千未幾伊父又憑福全語文璧云爾之孝思已動幽冥冥府已加增福壽我今亦往生富貴人家去矣

鬼畏老儒

盛孟巖中丞惇崇言某鄉有某甲幼子爲鬼所憑索酒食冥貲無厭延道士符呪不能禁某豪擁金百萬人目爲財星因邀以制輒被穢詈適有老儒過其門進詢之鬼避舍去老儒出鬼復來或以問鬼答曰老儒雖淹寒衿已五世爲人三魂六魄俱全若某豪初輪迴人道吾何畏之近世孽生太繁魂魄全者甚少故愚蠢乖戾者多凡蔑三綱夷五倫無側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皆甫脫毛角者也讀書少

卽了了乃前生讀過今生溫故而已或又問梨園子弟數齡卽能演唱殆亦前世習之乎鬼曰鶯歌燕舞非其本質歟言雖惡諛理或有之德清蔡生甫太史之定忠信慈愛出於性成幼卽持大悲楞嚴呪每日必誦一遍今殆數十年行住不輟自知前生爲杭州鹽橋念佛老嫗故京師同官戲呼爲蔡老太婆可見人之秉性善惡實由本來面目也

鬼乞仲冤

余侍宦袁浦時聞幕中友沈香城廉言乾隆末年山陰陶某年十八無父母兄弟從戚習幕戚死流落淮安充某邑刑胥遂賃屋爲家買幼婢執炊情如父女越數年稍有蓄娶妻時婢已及笄妻欲賣之陶某不忍乃贈奩具嫁於民壯並常恤其家陶某疑妻之妬也亦不與言年餘邑署前寓一星士推測富貴壽夭多有驗適公暇過而問焉星士決其立冬日必死爲之憂疑不釋妻勸慰亦不解迨秋杪陶某

雖無疾而憂甚妻曰恐或有無妄之災曷赴縣乞假勿出戶且邀平
日故交爲伴陶某從之招友歡呼暢敘流連晨夕至立冬日幸如故
及更餘客皆半酣主人連日酬酢極困憊因畱客再飲自退內室少
息逾時忽聞其室轟如雷電衆驚而趨見陶某頭面俱破血流滿衣
披髮奪戶而出衆共追之行甚疾竟投河而沒打撈數日亦無尸獲
莫不以星士如神謂陶負前生宿孽也陶某妻無所依卽再醮某甲
平日與陶某交好者皆聽之而舊嫁民壯之婢一夜夫供役未返忽
聞鬼哭聲漸見陶某謂曰我爲人謀死含冤莫伸爾當爲我報之婢
驚啼鬼卽滅告于夫不信未數日民壯復路遇陶某浴血而前責負
往日情不代報冤遂以夫婦所見狀稟白本官適某進士爲令年少
有治才極畱心民隱陶某舊住屋尙無人居住勘之壁脚有未淨血
痕周視內外徘徊半日覺房後地有鬆處命畚掘竟得陶某屍拘究
其妻乃知所醮某甲素善泗水少卽私通嫁後仍往來先囑星士惑

之並陶某每至二更神倦不可支必就寢乃藏某家乘機殺死自
穿其祖衣披髮蒙面奪戶投水妻勸招故交飲酒爲伴實使爲證囑
陶某賣婢亦得見甲之來耳立拘某甲到供無二遂同置諸法凡謀
殺親夫流計百出未有如此周密者卒之鬼能鳴冤賢令尹又能實
心查勘人可欺天可欺哉

輪迴

家大人在軍機日熟聞富陽董蔗林閣老家一老僕王某性極謹善
應門數十年未忤一人嘗隨公齋宿署中月夜據石納涼遙見一人
倉皇隱避一人邀遮止之捉臂共坐樹下曰以汝生天久矣乃在此
相遇耶因先述相交契厚次責任事負心歷數某事乘我急需故難
其詞以勒我中飽若干某事欺我不諳虛張其數以給我乾沒又若
干凡數十事一專一批其類怒氣盈湧欲相吞噬俄一老叟自草閣
出曰渠今已墮餓鬼道何必相凌且負債必還何必太遽其人彌怒

曰既已餓鬼更何還債叟曰業有滿時則債有還日冥律凡稱貸子
母之錢來生有祿則償無祿則免爲其限於力也若鴈取誘取雖歷
萬劫亦須填補其或無祿可抵則爲六畜以償一世不足抵則分數
世今夕董公所食之豚非其幹僕某之十一世身耶其人怒以平釋
手各散意叟是上神也程春廬曰此事記得說部中已有之似文
恪公事擬乘暇面向閣老質實其事勿勿未果而閣老遽歸去矣
家大人曰文恪文恭相距不過數十年此事無論孰前孰後均可爲
戒也

忍辱解冤

徐受天吳中閩門人嘗於市上遇擔糞者傾污滿身徐念擔糞窮民
諒不能贈其衣履含忍欲走擔糞者反誣其撞翻揮拳大罵掙脫而
竄猶追逐里許衆爲之不平徐狼狽至家更衣流體妻孥怨恨以爲
不祥徐亦快然無如之何至半夜忽聞叩戶聲甚急啓視之則擔糞

者洵洵而前囁囁不語徐訝曰吾不責汝賠衣履毆我罵我忍而避之亦可已矣奈何又蚤夜而來答曰吾與君有宿世仇日間以君相避我恨已消今我已死我家貧無棺以殮君能殯我請即解此仇若得更恤我妻子且當報德矣言罷大哭燈光慘碧相對寒凜徐已戰慄聞其爲鬼益懼因曰當如汝言擔糞者遂告其姓名里址大嘯而去徐次日往訪果如其語遂厚殮之并貽其子十金營小貿販以贍母嘗以此事告人曰苟逞一時之忿不忍辱遠避則擔糞者死於吾手吾已纓首市曹矣

鬼打牆

蔣味村

承培

杭城人言某甲以種菜爲業小有家貲平生惜字遇街

路牆壁所貼告示招昏爲風雨飄搖欲墮者檢藏回家彙焚惜字社洪爐中年九十餘不倦一夜遇祟迷路奔走三更輒遇牆阻諺所謂遭鬼打牆也摸牆間似有紙飄搖卽揭取之頓覺手中發光隱約知

是村中社廟因得循其門而扣之遂止宿焉夫倉頡造字天雨粟鬼
夜哭何等鄭重某甲手揭字紙卽鬼不能迷豈非顯證嘗聞太上垂
訓惜字十萬延壽一紀彼種菜者年逾九十謂非惜字之報數

鬼仇訐私

汪銘甫明經恭壽曰乾隆間蘇州有趙延洪者性爽直嫉惡偶見鄰
婦與少年調笑遽告其夫偵之有迹詭托遠出竊伺其寢駢殺首官
依律勿論越半年趙忽發狂作鄰婦語索命引刀自斫家人力救仍
嚙舌而死夫竊談閩閩已傷陰德况鄰婦有姦並非親屬應執避以
不干已事致斃兩人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是誠何心哉游
魂爲厲殆其自作之孽也

陰惡墮犬報

有某甲守父成業家日饒裕一鄉以爲肖子死後甲子見二隸押甲
縲縲而來曰我平生未修一善五倫但知妻子重富欺貧絕情忘義

周親世誼一至困乏先戒閹者來卽拒卻凡有作爲一味取巧功歸於已咎委他人冥司責我陰惡謂犬最欺貧飼之則搖尾效媚拂之則反噬無情今將墮爲西鄰白蹄黃犬愿爾勿惜家財廣行陰隲以贖我愆亦貴爾福嗚嗚而去越日果見鄰有黃犬四蹄全白心動取以畜之終歲不吠人其悔前生過惡歟吁悔之晚矣

羅氏雙節

粵東仁化縣有羅氏雙節婦例應入祀廣文需索不遂屢次阻格邑令洪某詢其故廣文曰祠在文廟婦人不應入也邑令曰向所祀者皆非婦人耶遂入祠越日邑令赴鄉催科止羅氏村午後把門役卒見二媪飄忽進索之不獲邑令適夢二媪來謝從祀乃知貞婦之魂不能泯也未幾而廣文暴卒

怨鬼託生

張補梧孝廉 邦弼言公車途次聞有淮民陸氏奸惡素著復橫侵其

鄰鄭氏產橄爲已室惟存嘉木一株晚歲得子而暗一日遊於庭指樹忽言曰樹乎爾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暗百方誘之終不出語及長荒淫放蕩靡所不爲家罄室售乃死殆鄭氏怨鬼託生也

財色

家大人在蘇州時與尤春樊中翰爲文字之交聞其家有諸生尤敬庭世綸者爲西堂先生之文孫淹通經史蒐覽百家年七十餘掩卷誦離騷猶能倒讀所著作刻意於古以是不遇賞音潦倒一青衿家綦貧居葑涇西堂先生之遺宅蕭然不蔽風雨授生徒餬口恆無儲石儲盡日鉛黃乘几間不改其樂親故來往從未以貧故言一錢曾述其早歲讀書南禪寺時寺宇荒廢榛莽四圍陰雨晦冥鬼聲達旦寓齋比舍有軒三楹頗幽潔一人賃居未幾病頭痛死後復居一人病心痛死越數日一壯夫來就其居半夜又呼頭痛死從此人目爲凶宅敬庭獨以賤值賃之卽携琴載書於其中夜分忽有叩扉聲啓

視則有少女妖治眩目進而檢祗訊所來曰妾鄰姬也見妬於妻常苦鞭撻知君無室不羞浥露之嫌宵夜私奔願侍巾櫛旣正拒之且盛疊誨誠而女終不去乃盛氣訶斥之而滅次夜門未閉女又來出黃金語曰知公義丈夫盜得主人鏹奉以爲壽但請設方畧脫羅網又拒之且以金擲棄門外謂曰書生不解預人閨闔事毋饒舌乘女門外取金卽扃戶回視女仍在室化一醜鬼淨躄踞床曰我實妖也得神仙術食生人心腦至七具可復生故以財色誘餌之爾硬心如木石不可誘我豈不能力取耶伸一掌如巨扇前來猛攪惶窘間遂以案上書亂擊之卽應手而滅及明走告宅主掘地得白骨一骸遍生黃毛申有司火之始知向之頭痛心痛而死者皆此鬼之祟噫觀此可見非禮之色非義之財莫不與身命相關彼前之心痛頭痛而死者職是之故耳

孝力

乾隆間河南彰德府有一馬軍名曰馬皮條以孝聞家有寡母奉事惟謹一日禱於關帝廟曰貧無以養願神賜之力是夜夢神命周將軍拍其肩背遂勇力絕人於是馬皮條之名大著市豪泊綠林無不避其鋒者有一人郊行遇二盜其人僞稱馬皮條盜旋逸去適與馬皮條遇二盜轉疑其僞以械擊之始笑而受再擊之乃怒曰始吾以汝爲戲耳乃擒甲乙盜對撲之一舉而二盜斃矣後其母死其力頓減如初時家大人曰神非可以妄干力非可以驟假乃爲孝思所迫神亦不難徇其所爲迨母死復初神又未嘗漫無限制孝之能感神固如是哉

後身應誓

吳中郭鳳崗言有某甲負其千金持券往索甲醉以酒而竊其券越日甲遽言債已還鳳崗知醉酒竊券也乃詈曰吾雖失券若債已收而復索則世世妻女當再醮甲亦誓曰我若負債則妻必爲娼以償

月餘甲妻死不復繼娶知其事者以爲天道無知竟至漏網也逾十餘年鳳崗薄遊白門適有妓梨雲者豔名噪甚爲烟花冠烏衣公子日拜石榴裙下鳳崗一見傾倒互相愛悅梨雲絕不以潘郎鬢絲爲嫌卽出私蓄千金密贈之約向鵠兒買爲妾鵠以爲錢樹子執不肯梨雲遽無疾而逝鳳崗悵喪卽以贈金營窀穸封阡樹碣極其美煥一夜忽見梨雲來謝曰兒實某甲妻之後身也所蓄纏頭原爲某甲償債今蒙澤及枯骨當又結後身緣以報矣倏忽不見嘻古人以誓明心近日狡獪之徒比比以誓爲飾詐文過之貲孰知報應昭昭無不與誓昭合者倖免今世不免後身如甲誓妻爲娼以償債或其父有隱德不應有爲娼之媳婦乃速甲妻死以其後身應爲娼之誓彼蒼者天豈憤憤哉

天誅

番禺某甲家素豐出外貿易唯其婦獨處孕數月矣有從叔嬖異居

而貧常往來及分娩邀嬖接生既產嬖告婦曰產一女氣已絕不能活也其婦疲乏中亦不及審視嬖以絮塞口將竹筐貯之棄而歸忽家所畜犬隄跳入房口牽婦衣似欲其外出者婦異之強起隨犬行里許犬忽躍田塍下以脚爬地露藍色布一嬰貯筐內肉溫而動男也驗布知所自產挾口中絮抱歸遂呱呱發聲陰念嬖惡意不敢揚越數日嬖偕叔同至始入戶犬撲向叔狼臙之傷足正呼急間忽霹靂轟然婦出視則叔嬖均斃於庭各有字在背篆文不可辨遠近喧觀或知叔夫婦謀產絕嗣倘非天誅或別將肆毒殆巨測也

蝙蝠撞鐘

嘉應饒氏爲望族有李淑人卒殯歛甚厚諸事皆委家丁鍾福福垂涎其貲葬後其孫至墳覺碑有異手撼之碑仆見碑內穴開而屍保矣立訴之官時州牧爲王公仕雲積月不得其狀乃焚表城隍廟與其子孫齊戒宿廟一夜聞鐘自響視之乃蝙蝠以頭撞鐘作聲公祝

曰果是陰靈蝠當來撞我言已蝠竟來撞王公頭公卽設備刑杖在廟審鞠問其子曰有姓鐘名蝠其人乎子指在後家丁曰此卽鐘福公喚前問之不刑自供隨寘之法

神批僞官

顏鳴皋於乾隆間爲臺灣總兵官值巡海衙門事委表親楊奇奇素好謔一日署中因祝壽會飲酒醉謂衆曰吾爲大家樂可乎皆諾卽出總兵袍冠被體傳呼材官排衙吹打雲板一聲煖閣門啓奇將就官座忽仆地不省人事昏臥三四日乃復甦衆詢其故曰就座時左右似有二金甲人肅立左右者舉掌如箕向我批頰而倒後其頰終身深黑如初傷者寒梧埜錄云凡任封疆者皆有煞神直宿擁護故出而英威令人憚畏觀楊奇事信之矣

鬼知節婦

嘉應州顏提督

鳴漢

祖母楊夫人年二十而寡守一子紡績度日足

不出戶限其室北窗外有荒圃亂石堆積聞明季士弁於此爲殺人地每當天陰雨濕冷風一起石隨以飛交擊空中砰訇可駭楊夫人出手窗外麾曰勿如此驚我孤兒寡婦石立寂然一日其表妹來植石復起擊表妹昂首窗外詈曰是何妖怪當聚糞火燒之言未已空中擲一石下傷其頰移時不能蘇楊夫人聞鬼語曰吾以爲夫人止我不知是爾村婦大膽耳速奉一千大錠來乃饒爾如數焚之乃甦夫人聞後每曰吾家當有興者矣後兩孫皆貴鳴皋爲臺灣總兵鳴漢爲福建提督

勢利鬼

王月溪彥曾吳縣諸生本舊家子嘉慶間家道零落居昇平坊相國舊第目能見鬼嘗言街市道路往往聯肩接踵究竟虛無縹緲所以無礙人行其勢利殊可笑若見人衣冠濟楚氣宇軒爽輒讓道而避人或偃蹇潦倒衣敝履穿豈惟挪揄之或牽衣不與行或絆之使跌

且以穢物汚其頭面手足引蛛網塵埃蒙其眼若持金帛行者則望塵而拜矣且喜伺聽人言語曾遇一友從蜀中歸途次把臂訴契濶方縷述比來艱苦狀兩鬼覘聽已悉卽拍手笑以柴薪挽結懸其帽簷及述遊懷已倦幸囊尙有五百金欲市半頃田灌花課子以盡餘年鬼卽再叩若謝過狀友鬍鬚落腮管次涎沫星星鬼爲之拂拭及去猶跪拜於後良久而起噫陌路同行毫無干涉作此惡態殊令人不解月溪比歲家徒四壁手上金跳脫粲然而黃知好者恆勸易錢謀生計皆不應蓋以此金物禦鬼之侮弄耳月溪又言人家厠間厨下恒有鬼是固不但勢利鬼滿道路逐臭鬼偷飯鬼亦何處無之

牛報恩

劉老者逸其名氏里居途遇一牛將就屠憐其骸棘解衣質錢贖歸畜之外廐明年疫死家人欲取其革不許瘞於廢圃後被盜揮斧破戶發篋搜財一家遭其捆縛烙炙遍至劉老潛伏廢圃草莽中聽所

爲而已盜卽里中無賴知劉老有窖金遂遍覓之圃中忽湧出黑氣一團盤旋不定有病犬臥檐下已瀕死聞盜警力奮不起瞠目哮狺聲亦漸嘶黑氣觸之卽騰跳擲怒吼而前盜挺刃交下畧不稍避盜竟負傷竄逸追至門外觸仆一盜僅以蹄壓之盜不能轉動迨天明鄰舍共至執盜跟緝悉獲伏法劉老乃免於難而病犬疔瘡僅存皮骨驅之返一步一蹶其夜間之猛如哮虎殆所瘞之牛魂附於犬也夫牛犬之報德者數矣冥司以人不食牛犬各持半齋况豨犬慈悲力相救護而終受其報孰謂人物之不相涉幽明之不可知哉

爲師惡報

乾隆間有楊御史某在京時與一道士善道士能見鬼言午後鬼出或大而長或小而短或老或少無處不有或食煙或吸氣吸精或噉人畜所食之餘正法念經所云隨其所作而受業報者此也一日來楊館笑曰君廚下有偷食小鬼今投生矣特不知何家僕其債耳楊

因言近日得一子令媪抱出道士審視愕然無言楊怪之延入幄密叩再三道士歎歎曰君曾作何業偷食鬼爲爾子矣楊曰吾自信無大過但微時爲童子師稍懈怠耳道士拍其背曰妄食東人粥飯廢卻子弟歲月尙不爲大過乎道士拂衣出後此子長日事酒色田盡則掘屋磚換酒竟不識一丁而終

一念解脫

杭州長慶寺靜緣和尚金陵人自言未出家時嘗山行失路宿一破廟半夜忽見一僧來與語相對神卽惘惘少頃漸覺百脈倒涌肌膚寸裂腸胃中烈火燔燒遍身痛如齧割良久稍定凝神審視月光射窗則見腰間絲帶已作雙纒自縊幃上忽前僧來爲之解纒大駭曰夙無仇隙身畔又無財可貪何遽謀害僧答曰佛家無誑語身實縊鬼本欲以君替代回念生前自縊時苦楚萬狀惻然不忍故復來解救毋怪唐突也言訖不見乃探首出纒再拜佛前惕惕然慮鬼又來

擾忽聽前僧在地下曰我在一念之修伽藍許從解脫君夙業沉重但自懺悔可不墮於惡趣姑安寢且毋多慮也至曉回家終無他異以是因緣遂薙髮報恩寺云

延壽

上虞顧華亭 大年 初在戶部則例館忽遇一似舊識者謂曰子壽不過三十六今止四五年曷不早歸摒擋家事欲與語倏不見惘惘如夢心甚惡之迨館滿議敘揀發福建年正三十六途中患病危於呼吸醫者咸縮手日夜瞑然若死但四肢溫軟魂搖搖不定所見多冥中狀恍惚有人撫之曰嘻憊矣亟服白虎湯遂自呼家人速市白虎湯來以其數日噤不語衆皆大喜而醫者又謂是湯與脈症不甚宜以其呼之急姑調劑以進卽漸愈乾隆間尙官於汀州竟無恙聞其先一年有梓鄉某應禮闈試落第卽館於京師娶妻生一子家有母屢欲歸而苦囊澁後某死其妻將自鬻爲人妾以貲遣幼子歸依孀

姑有人以華亭與鄉故乃以子託之華亭卽往告其妻曰果欲子歸
延宗嗣奉邁姑則非不能守節者毋自鬻也母子扶櫬歸里之需余
當肩任之其妻大哭曰天乎未亡人豈不知禮法哉因無父母兄弟
自維年逾三十多病恐不久溘朝露彼煢煢孤子流落數千里外不
爲僕隸卽填溝壑天實爲之矣聽者莫不酸鼻華亭以已將得官雙
親在京方欲先送南旋遂慨然白於父携其母子舁某旅櫬返里更
周卹之有此盛德宜天增其算矣

藝經削祿

徐上舍

本敬

負才不羈好作歇後語每以經文斷章取義或涉穢藝

曾在某督學幕中作集四書歇後詩曰拋卻刑干寡

妻

來看未喪斯

文止因四海困窮博得七年之病半折援之以

手

全昏請問其目且

過子游子夏棄甲曳兵而走才大心靈可以槩見乃竟偃蹇不第未

及中壽死家貧無子弟又乏嗣無可繼孀妻刺綉餬口每念宗祧無

望屢欲自戕一日忽見形謂其妻曰吾本名列清華位應顯要皆因
褻瀆聖經祿籍削盡尙有餘譴冥王以吾好作歇後語乃罰絕後幸
祖宗有陰德不斬大宗吾弟將有子也善撫繼子勿戚妻涕泣欲與
語倏滅影明年其弟孿生二子乃以一繼嗣焉朱蕉圃海曰褻瀆聖
經冥罰如此之重余於童年曾集四書句戲作男女居室題文卽此
罪案其隕越先緒千里飄蓬艱苦備嘗坎坷不偶功名惟送人作郡
家計則假貸爲生豈非孽由自作尙有目不識丁之子殆猶祖父之
澤不斬其嗣歟悔及噬臍但向隅一哭而已

金太婆

吳有金媒媪者竊走巨室晚年家甚豐鄰里呼爲金太婆便佞口給
與人貨售珠翠無不成而輾斷其利猗於牙儉一夜自提竹絲燈從
葑涇歸家路遠步蹇微雨復來正惶遽間黑暗中突出一人攬其袂
曰金太婆還我碧霞犀手串來金大駭舉燈囑視殊不識認而面色

黃瘦雙眼落窠相對凜凜肌生寒粟答曰子爲誰未之見也我何時取爾碧霞西碧霞東耶其人卽怒而毆燈亦撲滅金狂呼強盜殺人地鄰救命又遭土塞其口聲嘶不響披髮相掙撞毆愈急良久一人前勸云已矣爾妻不思改適人彼亦無由得爾物先是某豪有少婦孀守三五年金爲之媒再醮婦以碧霞犀手串酬之聞此語始知爲鬼叩頭乞命少頃巡更者至見金搶地哀告狀如癩癩呼甦送歸從此不復敢爲孀婦媒再醮圖重酌矣夫少年嫠婦苟不爲飢寒所迫儘易守節撫孤而卒至再醮失身其爲花婆惡媪圖財誘惑者蓋十之四五也古人設立家誠不許三姑六婆入門所慮深遠矣

高僧奪舍

錢塘王翁逸其名家雖貧而樂善不倦年五十猶無子里人有伯道之嘆清明掃墓歸夜坐室中忽見故父杖策而前謂曰我德薄應絕後賴爾廣種福田向鏡山寺求子可得也言畢卽不見因如其言次

年果得一子幼卽穎慧十二入泮十六舉孝廉再試禮闈不第有戚
官部曹者畱之讀書一日忽語其戚曰吾鏡山寺僧也修持戒律大
道垂成惟心豔少年登科又未盡華富之慕尙須兩世墮落明日吾
當托生富家了結業案乃作別父書囑戚寄歸其畧曰兒不幸客死
數千里外又年壽短促遺少妻弱息爲堂上累然兒非父母真鬼孫
乃父母真孫也吾父曾憶昔年與鏡山寺僧茶話乎兒卽僧也兒與
父談甚洽心念父忠誠謹厚何造物者不與之後一念之動遂來爲
兒兒婦亦是幼年時小有善緣鏡花水月都是幻景聚何能久處父
幸勿以真兒相視速斷愛牽庶免兒之罪戾云云戚勸慰之答曰去
來有定障限有期同轉生何處曰卽順承門外姚姓也明日鼻垂雙
柱而逝旣而訪之姚家是日果舉一子姚翁富甲里閭亦樂善好施
晚年遂得此子竟如天賜異哉貧而樂善不倦富而慷慨好施何患
晚歲無兒自有高僧奪舍也

遷葬宜慎

嘉善潘溧泉孝廉 棟 悼亡後其妻厝棺於田數年矣嗣造室得子艱

堪輿謂厝地不吉因決意改卜及折亭 吳下浮厝首每築數椽此藏名爲相亭 則棺下有一坎

雙鯽潑潑於中意得地氣之靈也悔之欲仍舊顧穴已洩露雖佳無益竟他徙焉溧泉美而多文齒方壯踰年亦亡同輩咸惜其才而咎地師之言之妄聽也黃霽青先生曰潘孝廉修文赴召或限於時命不得專以移厝咎之况暫時渴葬終須入土爲安耶顧以艱於嗣續而欲乞靈朽骨斯未免惑耳夙聞家竺士先生官小華殿撰與閣學諱騰達叔姪也譽擅竹林雲衢聯步依流平進鼎台亦意中事乃以青烏家言謂祖塋挪移數武遷改某向公卿可以立致如其言而未幾章相繼徂謝云云近時湖北陳秋舫狀元暨大雲御史兄弟並登甲科對掌華近此人世希覩之榮也乃秋舫旋以風疾殞大雲繼以左官卒說者亦謂其遷葬所致榮之陰地宜靜而不宜動者也魂安

佳城神棲幽宅陳人安則生人亦安即謂貴賤貧富壽夭衰旺係乎風水亦既通籍顯榮則其吉可知居易俟命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乎狐狸狐搢人類訾之試思間若牛眠巍然馬鬣夜月長臥方謂安且吉兮而乃鍬鑿掀泥松揪拔本抉黃泉而見白日此舉果奚爲者耶更張覬覦談者固妄而聽者實愚矣况乎奔視先人之骸海量後昆之福是謂悖德天下焉有悖德而天降之澤地效其靈者乎噫嘻怨恫誰知方作啾啾之哭昏癡若夢猶冀欣欣之榮以順逆推之必無是理前鑒具在盍亦反而思其本矣

鬼捉人

沐陽令姚儲有一僕俗所謂走無常者也一日午睡久不起衆詫之良久乃醒狀甚狼狽問之因言頃有差人十名邀之同捉臬司張正夫四大人及到臬署門首四大人正回署聞大鑼聲十人者俱戰懼無似惟我不怕頃之見張四大人坐轎中喝道進署我等欲隨入而

頭門金甲人槍棍齊下十人者極力抵當終不能勝無如之何首領一人乃探懷取一牌票向金甲人舞示槍棍乃稍止遽乘間入然我已被金瓜擊數下矣至儀門及宅門則愈進愈甚竭盡平生之力亦難進步亦取牌票舞示久之乃得門而入焉力已盡矣及入見四大人與一藍頂客坐十人者不敢近前首領者與我一繩環令我向前套之總不能中首領者乃取懷中牌票遠向張四大人舞示四大人乃漸如渴睡藍頂者見其倦乃辭去主人送至門而回首領者乃以牌票左右舞以相向四大人乃作嚏不已聲稱頭疼脫其帽而摔之一摔帽間繩環粹加十人者乃繫去焉向來捉人從無如此之難者也按張正夫名曾誼陳臬浙江一日上院回署首府謁見張會談之頃忽稱倦不能支客話未畢遽退張繼即頭痛頃刻而卒初無疾也

池上草堂筆記三錄卷四

福州梁恭辰撰

文闈犯鬼

文闈中報德報冤之事前錄已屢載之余以道光丁酉登鄉薦本科場中酷熱異常憶當時三場中所聞士子犯病及犯鬼者不一而足未暇詳詢原委近閱修福新編中所載兩條正是科事因補錄之云道光丁酉福建鄉闈訓導某進場次日題紙甫下卽發狂疾呼曰十年前鴉片案發矣語刺刺不休亦不可辨旋引小刀自刺其頸同號驚救見其神色俱變兇不可近血潰出不止須臾氣絕矣僉謂彼非假公毒害卽襲取非義之財陷人性命可知不然胡必於官府共聞耳目衆著之地報之如此其烈乎又云是科周生某首場甫交卷纔轉身忽旋風撲面遂墮眊不知所爲平地跌倒額破血流衆方扶救氣已絕矣按此兩事皆隱其名而一詳其官一紀其姓其非子虛烏

有可知也 又按修福新編係近年吾閩泉漳人所輯不著姓名叙例中但自稱補過堂而已所錄皆 本朝可勸可懲遺事中有余所已錄者其乾隆四十年以前事亦與余書體例不符茲就近來數十年節取二十餘條皆吾閩新事信而有徵者分別存之

陳天簡

海澄陳天簡慷慨好施爲人傭賃藥材生理其主家亦陳姓富甲一邑乾隆間紳士謀新文廟諸同事以陳某巨富囑天簡向某勸爲捐首天簡詢以公酌數應若干衆以千金答天簡卽請册署某名白諸某某惡其爲人誑愚且自專決不坐賬天簡不與較論慨然改署己名自罄物產如數交清遂以第一名勒石是年科試其子入泮明年登賢書羣以爲敬聖人之報如此其速然自是家日窘諸富室素耳其爲人鳩金四千有奇使爲北上復客有汀郡故太守子某扶櫬回江蘇沿途或前或後或同止宿由是與天簡相得甚歡其中途忽止

夫馬天簡問故某以囊金盡告天簡聞言卽以黃白湊合四百金付用及抵家邀天簡道謝并還璧始知某爲巨富家適京師有庫參三箱發賣民間天簡念本短有憂色某偵知之悉爲納財結清天簡束裝回閩時參價昂甚爭市之除繳還江蘇某項及諸主家外尙獲利十倍遂暴富現家漳郡城子孫蕃盛同時遊庠食餼者多至三十餘人夫敬聖人本萬古同然之理乃一念真誠食報若此可以勸矣

楊啓元

楊啓元原籍同安人臺灣嘉義學課讀治生初一寒土耳其嘉慶庚午適重修文廟元自詣公所請以是年館金百員悉數捐題衆皆以戲言視之蓋稔知生本寒素家不應爲是意外之事且疑其誑也元以本心告曰善願由人曷可拘拘貧富間耶衆義之是科秋闈報捷今年六旬餘其子經復受知於學使者游邑庠家計亦漸裕矣 又道光庚寅彰化重修文廟梁濟時以重貲倡首修葺完繕是年卽劉次

白觀察主科試時與其選先是彰邑揭正場榜時文以額滿見遺明日覆試時方矍然不言而戚友勸慰者賀賀然來也日已西倏飛報至一座錯愕問之乃知時升補革號皆爲轉喜驚賀明年辛卯時中式第五十二名夫至聖咸知尊敬然至揮金倡義則每觀望不前此關參不破到底非福人又何善之能爲耶

踐墳慘報

漳州之鄴山書院卽前明黃石齋先生講學地也院門前有六堆廢墳夾雜當衢乾隆間掌教黃某子名衍賦性桀驁年幾弱冠矣出入間以廢墳礙行走嘗以靴尖踢諸墳上久之踐如平地白骨暴露一日適友人見之急以善言勸阻衍稍知悔無何歸家娶妻竟不復記憶明年產一男週歲餘其妻又胎孕生男如是連舉六子得喜若狂及漸次長成日習賭蕩始猶盜取小物賠償戲債繼則搶奪強分無所顧忌衍反懼其兇終不敢一言叱責家貲破耗殆盡子由是多病

亡其存者亦莫知所之矣戚友勸衍螟蛉一子衍泣言從前毀墳夙孽適符六子之數宜受此報養子恐亦無成未幾夫婦相繼歿矣夫無主之墳有力者崇而封之無力者從而掩之乃矜恤同類之道惡可以枯骨無知視若草芥耶卒之我能使鬼一死而再死鬼亦能使人有嗣而絕嗣嗚呼報亦慘哉

犯淫

乾隆末廈門某生籍龍溪者有夙慧品格亦瀟灑不羣同輩咸器重之年十五赴郡應試居停主人柴姓適有僕婦在門前買柴友人戲出對云柴媽買柴大担小担皆廈門地名某應聲曰蔑片破蔑長拖短拖皆漳州地名在座中適有慣作中媒者人皆戲呼之爲蔑片因借對嘲之一堂皆爲之拍案叫絕是歲卽游庠旋食餼秋闈亦屢膺首薦二十許歲時忽語人曰余曾淫三室女兩寡婦天譴將至且生平蚊蠅從不着體今麾之不去知不能久留矣未幾尋卒因此知風流名士四

字之誤人不淺也

不敬天怒

乾隆甲戌臺灣大風瓦屋皆鳴有童兒罵風伯不仁者忽被狂風吹仆神色大變而口眼已歪斜矣叩天謝罪遲久而始如故竊思彗孛飛流日月薄食迅雷烈風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古來天子尙須修德修刑以體天意卽聖人亦有必變之文豈微末民人顧可肆其墳罵乎此事人多易忽因謹錄之

楊蔡二封君

南安塘二楊封君值歲饑發粟三千石賑濟子崇澤邑諸生病足幾廢一日封君禱於神乩占一方用芋頭數顆剖開焙熟推捺兩腿上如是三日步履漸復如初是年捷鄉闈旋登進士第授陝西知府孫芳乾隆庚寅舉人芳之孫紹祖道光辛巳舉人同時晉江安海蔡飛鳳之父家不甚豐生平敬師好儒聞楊封君事亦慨然以三千石穀

助給貧乏時斗米千錢也飛鳳先不能文自是文思大進旋入泮榜
姓王子萬青孫日起皆爲名諸生

張封君

安溪龜塘鄉張某翁家素封樂善好施乾隆乙卯年大饑貧家鬻子
女以易食甚有絕粒死者某愴然軫懷思一急就計周濟之附近鄉
里歡呼共指爲續命之田也初諸家禾稼尙介青黃生熟之間惟某
一派腴田獨成熟至是分京諭知約於明日齊赴田間刈穫每人攤
分粟十餘斤自行取去鄉人賴此數日糧遂得果腹不死是年其孫
際青遂登鄉解

劉巡司

嘉慶初年廈門石滸司劉天祐號蒼來爲人仁恕不吝貲財與人談
輒以善事相勸勉又精於醫學附近貧民無力療病懇門上傳稟卽
徒步往視不少緩遇有危證須用參而貧不能備者每以參合藥與

之不取直也在任六載如是不倦臨歿前一夕夢一吏賚文書來啓視之則天帝嘉其居官好善命作某處土地醒時遂治後事遺諭妻兒畢沐浴更衣而逝數年後有厦民某至石碼會數薄暮見輿馬喧闐簇擁一官長注目睇之即巡司劉公也某駭劉公已死趨問從人答曰將到此間赴任矣明日某偶出散步見一廟宇新裝伽藍尊神詢之廟祝言昨宵酉刻始塑此像乃知公又升遷此地矣

不孝罪不在大

嘉慶某年泉州鄉間士人某少失恃父素嚴督不貸令就學館近地以獲教學之益娶室後某偶回家父輒促就館某以父命不敢違然心竊竊疑之一夜潛歸漏三下矣值其父忽患啞痧病披短衣起急扣婦房門思索湯藥某錯愕微窺之見其婦披藝衣啓視父手指口畫無所言某怒以煙筒向父頭上作捶擊勢蓋以翁戲婦也及父病旋止自忖涉瓜李嫌不敢言某覺其誤亦不敢言無有知者有錦宅

黃生某同研友也一日暴卒其魂已到陰間適閻王升殿傳進跪伏俄聞一吏呈册云此生未有惡迹數亦未盡王命遣歸方轉身走見某正受炮烙刑黃生訝其死回故某泣言夜間擊父罪故先被拘魂譴責不久當入鬼錄矣黃生驚悟急造某館縷述奇夢某惶恐失措隨以誤告且言由此兩手無故自痛狀踰月竟卒嗟夫父天也獲罪於天豈復有生理一過誤問而冥中伺察立至可見爲子者罪不在大宜何如警省也

淫報

泉州一士人陳姓少年力學頗有文名但性好淫善詬諧值朋友聚談率以所污婦女穢事藉爲博笑之端赴郡租寓見王人有少艾或中年有姿色者往往不吝貲財賃居其家務遂其欲乃快心焉郡邑試常列前茅及院試日四體若爲重物所壓昏瞶不知所爲或落題字或墨污卷或潦草不成文理以是坐黜憂忿成疾嘉慶庚辰上郡

應試甫十日竟爲疫症傳染而死復蘇語諸友曰余素有淫行以致鬱鬱困鹽車今復作他鄉之鬼天道報應如是不爽言訖嗚咽而逝時二十七歲也經四晝夜臭不可聞家人至始爲治具焉

汗辱佛門

廈門庠生楊城積學士也嘉慶年間應試闈首場初九夜方兀坐構思忽燭影搖紅幾於撲滅者再一綽約女僧揭簾入攀城肩俯窺曰誤矣卽抽身去城駭甚俄聞鄰號有凌誣聲有啜泣聲有乞哀聲旣而閔寂若無人城語衆共趨視之則某僵臥死矣度某有淫行必始亂之終棄之以致飲恨九泉慘報若此楊生則謂汚辱佛家弟子世多忽之豈知爲禍尤烈實不可不深思而炯戒也姦淫官婢早有天譴明條狎暱名娼不免風流罪過况玷釋教破禪規頓使清淨法門變作煙花境界孽由自造悔其奚追自愛名流萬勿謂阿堵通神何事不可作也

雷震賣豚人

嘉慶年間永春州有賣小豚者至一孤村有婦人以二金買兩豚已付金忽聞兒啼聲入室抱兒出賣豚者徑去婦追呼曰若取我二金奈何不與我豚其人佯答曰豚兩頭欲賣四金二金不賣也舉步如飛婦追不及路側有小確卽其小姑視舂婦置兒於確室復追之小姑方篩米聞言未及接抱兒爬至確下舂如泥殞叟小姑回視見殘骸委戴狼藉驚悼欲絕哭曰我何以見吾嫂哉遂解繩自縊嫂還方歎恨財物兩失忽見兒死確下小姑懸梁上蔘地不知其由亦縊於確室賣豚者行未數里白日無雲爲迅雷震死矣

不孝極惡

廈門道署有一客陳某暴厲居心而善權子母一出十償以是成家
有老母年五十餘某叱咤指使若奴隸然稍不如意輒罵詈百出不
可名狀母泣然背泣者屢矣鄰友聞之爲諷刺曰爲母也子者顧如

是乎哉某不答仍訑訑不爲怪一日有事晏歸腹怒如供食稍遲怒目側視騰聲曰炊一頓飯尙不能不死何爲言訖忽天黑風雨驟至一聲霹靂聞者胆碎而某已震死面有小字云不孝極惡之報此道光八年四月事也夫孝可格天則不孝斷不能違天怒况如此極惡乎

厚殮禍

廈門蔡某專以掘墓爲生久之仍不見敗露一夜發林家墳鑿空棺頭伸手入搜首飾等物忽被鬼攝迷手節任拔不出天明喧傳聚觀者皆歎爲陰魂有靈地保稟官請視救醒後拷掠備至諸罪盡服乃削十字不架插大道之傍令某昂立其中兩手分開鎖住示衆不準人給湯飯六晝夜叫號而死此道光庚寅年事也補過堂主人云余每怪富厚之家殮親時輒以珍珠美玉及金寶重器爲殉以爲如是乃盡子之心也吾則謂適以貽親之累耳何也彼重物殉葬之家戚

屬則觸目生心奸民則聞風思逞卽不然保無不肖子姪發塚自盜者乎致使出靈走氣骸骨亂次死者隱抱再死之痛此罪將誰歸也後周太祖遺囑以布衣葬後梁唐晉漢諸陵皆被盜發而太祖安堵無患然則後人當知所法矣 按浦俗屢因厚殮而致毀棺家大人曾有戒厚殮說余於前錄中已詳言之此條慮及不肖子姪發塚自盜之事前錄中亦已載其事然則掘墓者固罪不容誅而厚殮者自爲厲階其罪尤大自古及今數不孝之尤者舍是將誰屬

吳元長

金門吳元長家巨富告貸者有求輒應或百金或數百金積券盈篋適病間默思勞勞計較將爲子孫福適爲子孫禍爰召逋債之家詣視焚券示不責償也捐貲數千充入悟江書院東修薪水生童膏火之費皆取貲焉是年開期第一課爲東里子產題及甄別甲乙童卷上取其長子漪瀾文亦與焉道光庚寅歲瀾赴郡應院試恰是書院

開課題瀾恍惚神助一揮而就遂以是獲雋入邑庠蓋利物修福非如此顯示果報不見造物之奇也

惡念喪身

廈門蓮坂鄉某者年二十二性謹厚力穡人也門口一井出泉不涸鄉人待食此井者數十家道光丙申天不雨幾九閱月聚汲益夥某厭其喧呶疊次哄阻衆皆以水火細故不與辨亦不怪也貿貿然往來如故某條生惡念將牛糞暗施井中蓋使食者惡此味而他取也明日潮退時族中二人招某赴海同漁忽平地起雷擊某死而同伴俱無恙一念之毒卽禍及身吁可畏哉

楊宗潮

同安諸生楊宗潮爲人誠篤可風尤惓惓誘進後輩一時遊庠食餼者多出其門同里有曾姓名德基者家極窘而性嗜學楊一見物色之遂招入館中受業資以衣食俾得肆力文章由是學業日進遂入

南靖邑庠旋登道光乙酉拔萃科 廷試考授儒學皆謂楊公相士有識云晚年上郡渡江時有某溺水楊疾呼曰若救得此人謝銀四元衆爭救之某得不死一日病篤時年六旬矣夢入冥遇一判官謂楊曰汝壽數應盡幸有陰德可救即將册子付閱見已名下硃書云曾救一人增壽一紀閱完被判官一推而寤病漸差後果如數善終

不敬字迹二事

安溪李家婦某氏某翁爲邑諸生去世已久家中書籍盈架氏生兒甫週歲每值兒下便輒折册頁拭穢一夜適夫他往氏閉戶睡醒失兒所在欲起尋覓忽被雷震死明日族人出操作路經氏門見呱呱小兒知爲氏子不解何故擲置門外遂抱入懷及日卓午門仍緊閉不聞人聲衆破門入驚視册頁成堆皆沾穢物氏尸在焉每怪世人拋棄字紙輒自解曰我非讀書家遂至踐踏無忌上千天怒如氏者可勝道哉不知朝廷非字道不尊官吏非字事不治士民非字名利

不成振古如斯其所維繫者甚大而其理甚明也是故天下不可一人不識字卽不可一日不敬字又道光十三年二月初三日同安洋宅陳姓者累日賭輸移怒賭具之害盡投糞缸中薄暮某還過其地心頭一悚被雷打死并碎其缸無一人知者是夜大雨傾盆漂盡污穢及天明衆視某尸橫地見賭具尙在破缸之底紙牌葉葉可數方悟爲不敬字迹之報也

慢神

臺灣鹿港監生林某富累萬金生性嗜賭暇時輒携數百金入賭場金盡乃已繼見累次失利每欲出門必默禱家中神明然仍賭輸如故數年間黃白物已幾幾乎罄矣忿恨禱祝無靈將供奉諸神金身持斧斫碎由是妻兒相繼病故奴婢多辭去一日下鄉收租因索租太急被佃戶某冷語相侵怏怏而歸越數日某佃將至林家謝罪而林某適遇諸途恍惚間見某佃率十餘人手執兇器不可迫視疑某

糾衆殺已急拔小腰刀向某個當胸一刺某個不及防即仆地死林
睜目諦視竟杳無一人始知爲鬼物播弄然悔無及矣鄰右恐相累
扭送地方官至今繫獄候決此可爲慢神者戒也

李寡婦

同安李姓寡婦某氏家富累萬金性喜施濟而勤儉有度常端坐詞
色無所假失所天時兒纔八閱月及長娶室次年弄孫氏始有喜色
時氏四旬矣一日蚤起觸見族人某潛蹤內庭蓋某饑寒迫體冀以
剽取儲粟也氏驚愕叱問某始而愧慙繼以實告氏心感之有畱爲
供役意因與語某辭曰幸蒙宥罪茲復畀我生路焉敢方命但某壯
歲繆夫也倘日近侍婢有不可言處某有虧行專爾亦蒙不白之名
氏憬然爲改容卽命某出明日遣其子往贈三十金勸其營爲正業
某果赴廈門置貨渡洋其地適值瘟疫諸夥折本求售某獨以藥材
擡估及梨棗什物多爭購之獲利無算而歸遂致富往謝氏時氏六

十餘矣臨終顧子婦曰寡守三戒一不可令外戚出入次不可畜奴僕三不可自暇逸遊寺觀汝曹其傳之斯言簡而切中有關世教故備錄之夫全人名節祇此防微一念然則某有善心應享善報而氏亦女中人傑哉

劫盜還債

泉州郡城外陳地鄉丁某貧無立錐娶妻某氏入門一見其夫便股慄不自禁自是語意稍拂某輒加杖責怒時卽持白刃刺氏膚血濺衣乃已及連產四子仍如是不少貸氏病骨奄奄面目若鬼然終無怨心日事紡績供朝夕一日有友來招某渡洋經商某諾之並不告辭妻子出門徑去後氏經紀彌勤家計漸豐先是某有屋後隙地富人以百金購求氏得金營運生息垂二十餘年遂成富室道光壬午歲某忽歸家見舊宅輪奐一新心駭不敢前適有族人識某音容報知伊子趨迎時氏已故子皆成立有室矣各命其婦出拜翁某問其

致富原由子具道起家情事并其母勤儉苦况某凄然感泣思再見氏而不可得聞張天師知冥事卽日具裝自往廣信府拜懇天師縷述乞見故妻苦哀天師許來日當相見且囑令勿怖明日引入暗室見一黑面大漢執刀怒視大喝一聲某頽然仆地衆扶出醒後以爲所見非所願也天師笑曰不差卽是人也汝前世販布爲生路過山東被一響馬劫殺盜卽爾妻也今生耐苦還債自是定理爾亦徒多此一見耳某乃大悟果報所由來回家遂不復介意矣

陳茂才

同安陳某肆力文章而屢困不售赴郡試時友人招飲娼家見一及笄女子舉止端方非復妖冶伎倆某怪問至再女始答以家貧十歲爲母鬻身此地今七載矣某詰曰此間樂乎抑從良樂乎女泣視不語某惻然自維無力爰歸謀諸友鳩集身價五十金贖女還囑令其母嫁之母乃招壻贅其家是年某入院試入場晤見黃髮老人向某

謝曰蒙爲小女超脫火坑特來爲君報喜某覺而異之明日揭榜某果攀茂才

吳天爵

吳天爵字愧尊南安龍水人爲人誠實慎取與家貧舌耕餬口乾隆六十年歲大祲外出覓館拾遺橐於路內有五十金重重破布包裹知爲貧人所遺坐俟之須臾見有夫婦號哭而至者問之曰某惠安人歲荒負債不能償賣女於某鄉爲婢至此失之天爵遂偕至某鄉詢問不爽出銀還之主人驚異問先生何處人何因至此答以覓館主人因留課子弟府試屆期教讀如故主人知其乏貲未應縣試乃代納縣卷促就道其年遂入泮覆試日有同案者病不能完卷囑代筆其人謝金適符五十之數云

甌甯黃氏

余隨任粵西時權首邑者爲同鄉黃璧菴進士文瑄有循良之目久

之方知其先代有隱德蓋璧菴所居爲甌甯之龍灣距郡城百里而遙璧菴之祖處士公名孔行者以耕讀爲業身雖不應試而禮賢重士如不及遠邇翕然仰之生子甫彌月手植杉樹於隴首語家人曰俟吾子成名用作華表歷三十三年其子歲貢果以此樹爲棋杆於祖塋之上舉一子卽一軒廣文榜書少與從兄同居共產從兄分爨時計所積贏不下數千金欲均分之一軒力辭不受只收回本業所應得者合鄉稱其善讓旋歲以貢司鐸侯官初一軒以十四歲入庠後其長子文直亦十四歲大庠次子文中三子文瑄四子文登及曾孫若干人無不以少年入庠者而文直且以名進士出宰歷任繁區皆有政績今已擢直隸州家大人嘗語余兄弟輩曰黃璧菴不特爲循吏其一家孝友實足以風聞其昆季文直文中二君來署見璧菴坐衙用刑輒不樂屢阻之而不得喞然曰我不料老三近日如此狠心我沒奈他何只好接老母來此訓飭之兩人同回閩鄉試璧菴以百金

貲之又哂然曰由此至閩不過數十千錢可達何用如此多金此老三由三木中得來的我實不忍用此狠錢兩人僅挾四十金去近聞其太夫人亦至署以不慣聽敲朴聲卽要回閩璧菴不久亦將乞假奉母回去似此一門孝友求之古人中亦難得宜其家門之鼎盛也

梁藝圃

黃明經

文甫

曰建陽梁藝圃家本素封而好施與遇人急難輒資助

之每年臘底取數百碎金分爲小封見貧苦人路過者潛擲路旁欲令拾去有廉介不苟取者遂于黑夜陰置其下務使窮人普得之而後慰年六十餘苦無子謁夢於佛寺夢一馬生二角及覺愀然曰馬頭生角其必無之兆乎以告友友曰馬長角馮字也姑俟之後爲子娶婦適馮氏女得五丈夫子遂開大族今子孫蕃衍且賢貴世其家不替云

葉大林

黃廣文 文登 曰甌甯迴龍葉大林生平慷慨好施時以周急拯危爲樂其妻翁氏尤仁厚歲饑平糶凡遇貧民糶升斗米者必暗將來錢置米中陰受其惠者無算子六人皆列饗序貢成均孫二十七人亦多遊庠者乘至八十餘無疾而卒翁氏踰二年卒柩停於堂未幾居鄰失火延燒數十家將及氏屋里人感恩急相與移柩不能動子孫驚惶莫措里人呼曰爲善獲福今若遭此慘毒天道其無知乎無何風旋火熄葉宅近鄰周圍俱爲煨燼而此屋以停氏柩獨存

麋報

黃廣文又曰甌邑西鄉張某夫婦好善尤不輕殘物命一日有獵者驅一麋走至其家張婦急以舊衣覆之獵者尋至不見遂去張婦見獵者已遠因放麋走麋似有知首肯數四而出次年春忽見起麋走入中廳將張之幼子用角犄去張婦踉蹌出逐至田坪中瞥見麋將幼子放下而麋不見張婦始抱子回方疑此物不知報恩且不知此

鹿卽前之所救否甫入門見家中屋棟被屋後大樹壓倒牆頽瓦碎
鷄犬皆斃而是婦母子以逐鹿而存此可見一念慈祥雖微物亦無
不知感矣

黃邦泰

黃廣文又曰建安黃孝廉

理坤

爲諸生時一日出門在路上檢票一

紙載銀一百二十兩孝廉生平不苟取而尤體恤貧寒乃卽其地坐
待及索票者至還之失票人喜出意外償以二十金孝廉曰余不取
百二十金而反受此二十金耶堅辭之去次年元旦往黃華山拜佛
神前香爐下忽有金一百二十兩孝廉奇之因急募董事如數付之
令爲修廟之費不數月煥然一新次年爲道光戊子科闈前夢見賣
題名錄者問今科舉人榜有黃理坤否答曰無之只有第六十四名
是黃邦泰因查建安諸生更無名邦泰者迺於考錄時更名邦泰榜
發果中式六十四名

葉煥金

黃廣文又曰吾鄉迴龍村葉煥金家好行善事生平撐渡爲業於人衆往來隨其給付概不刁索而素習水性每有溺水者輒赴撈救活人無算不索謝亦不居功也一日溪濱坊遭回祿火勢炎熾雖峻牆之屋皆被焚燒而葉屋桑戶蓬樞救火者但見火焰至葉屋壁便覺有數十人澆水救之及火熄後四鄰皆成焦土而葉屋獨存

灌陽兇案

道光丁酉家大人委黃璧菴著臨桂縣有全州灌陽一械鬪案屢以翻控發審初緣全州灌陽界連一荒山灌陽蔣姓恃其巨族據爲己有全州人不依遂各糾衆鬪毆蔣姓族衆議毆死人者衆僱抵命被人毆死者衆聽其家無何蔣姓毆死全州人案成解省而尸親以正兇係是武舉某縣中未辦屢次上控某亦恃無證據堅不承招是以發審數年未能議結璧菴接任後因某武舉恃符逞刁遂面回各大

府將武舉暫革嚴訊順路到城隍廟行香默禱是夜邀集同寅會審將某武舉跪案熬鞫到更深時某武舉汗下如雨其額上隱隱現一刀傷痕人人共見遂據此究之始知該武舉毆斃人時身亦受傷此乃確證而某武舉啞口無言矣案遂定及家大人提勘過堂時細察其額痕已將平復倘稍遲數日便無可辨識於此嘆神之有靈而壁菴之能聲愈著矣

懷集命案

懷集縣多山居民培植樹木最易興訟有徐姓巨族中落曾將山田賣與鄰村梁姓管理梁姓種樹十年將伐木出售約值千金徐姓見其弟兄皆文弱秀才謂可魚肉屢次索詐互控多年一日徐姓以命案報時黃壁菴方任縣事即日趨驗見山坡下尸身側臥所有傷痕概係右手其山上又無蹂躪形迹心甚疑之詢之鄰保亦未有以鬪毆供者而遠遠聞有婦人哭聲又未到場愈生疑竇詢悉爲死者之

妻該族內不令到場恐其衝撞官府云云隨將原告帶回集訊一鞫而真情畢露遂定案焉緣徐姓索詐不遂乃擇族內一貧而丐者給之食並許其妻以養膳終身哄之登山族衆拉其左手扛毆斃命棄尸報官以爲圖財之計檢驗時其妻始知被騙欲出而呼冤而爲衆所阻也案經審實辦一主謀兩兇手正解省定罪而沿途俱病斃矣璧菴語人曰此等案少不細心良民必多受累鮮不墮小人語中矣天網恢恢小人亦何嘗能漏網哉

黃璧菴述六事

黃璧菴云甌甯縣水吉地方鄉村最盛有游貢生名廷佐者家素豐好行善事嘉慶間浦城水災尸骸滿河廷佐爲之惻然因僱人撈埋初用棺柩市肆一空繼以布被不足又繼以布疋計所殮不下數百具其義塚至今猶巋然次年冬有鄉之無賴子索詐不遂尋短計於半夜潛往廷佐門首自縊至天明竟爲人所救不死詢之據云上繩

時有無數男女緊抱其足不放氣遂不絕里人共知爲拾骸之報云
又云建陽縣鄉間有甲與乙居同村且至好甲業儒年少輕狂乙
開酒肆其妻頗有姿一日數人釀酒宴會甲與乙皆與焉至夜半甲
復沽酒于乙舖乙已入醉鄉遂與乙妻奸好意有孕其夫不知外人
亦更無知之者無何甲病將危時適乙妻臨產甲自言當往生乙家
其房門有老母看守不敢逕進聞者至乙家探視果然因以計使母
避去而房內已呱呱泣矣甲亦于是時遂亡乙子稍長不獨貌似甲
兼且神似至今儼然一甲之後身其事遂昭著於兩家俱不能諱天
之弄人亦巧矣哉 又云建陽城內有在城隍廟前開豆腐店者于
元旦黎明開門見照牆挂一入學榜榜上有其甥名與甥之同窗友
某亦與焉因亟整衣往二家賀年並道喜是年春二人同赴院試皆
未應府考者行至北津地方離城二十里日將晚又聞學院已入城
其甥急于應考徑渡而去某戀戀于店婦遂留宿焉越日大雨水漲

不得渡者數日某入城而府册已送矣及揭榜其甥果獲售某遂鬱鬱而歸以白丁終一念之差顯報如此可不悟哉 又云聞我郡前次修府志時行文各縣查取節孝松溪縣有一婦人夫死後有外奸相訂終身其翁姑促之改嫁另許他姓婦不允遂自縊而亡當事者未審其原委而以爲節也開列事實以聞 恩准建坊踰年竟爲雷火擊碎吁人可欺天亦可欺耶 又云政和縣東鄉一屠牛者少獲薄貲及老而子仍守故業大門外當設一木碓以破牛頭歷有年矣一夜其本碓忽變爲牛頭沿街旋滾有見之者次夜其堂屋有無數牛鬥聲徹於鄰里至第三日其子以賣牛肉與營兵爭價斃死營兵其父年老嚇死子亦照例抵償其家緣案遂至一貧如洗此嘉慶末年事也至今殺牛者皆引以爲戒焉 又云嘉慶初年廣西懷集縣有一小卒馬姓者無賴子也一日出城至南門檢一錢票紙錢數百千不知爲何人所遺失者因日持票俟於門之左右焉無何有鐵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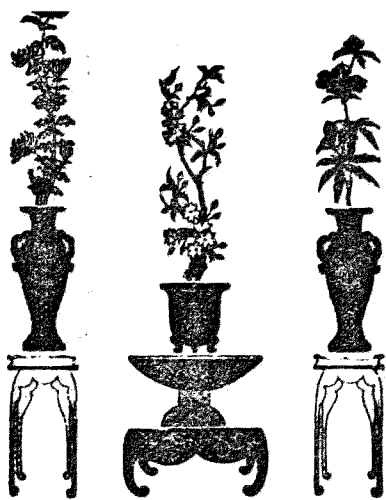
某倉皇而來遍覓此票馬卒詢得其實慨然付還與之分半堅辭不受商曰此好人也亟思所以報之時適鐵廠缺人因延之代管且分一乾股作本越數年某商以廣東人年老路遠願收本回家其廠中出息全付馬料理不數年獲利至數十萬金竟成巨富雖其家世式微富亦及身而止然天之報施可不謂厚且速哉

李二夫婦

臺灣鎮某總戎有僕福州李二娶妻張氏亦小家女李二科歛刻薄頗有家資遂畜童婢張氏驕悍酷虐撻童婢之具恒及其夫有兩婢稍不如意撲責至數百疑李二私嬖下體椽以非刑日給一盃粥饑凍不可忍屢欲逃竄以鍊鎖之李二不能禁相繼磨滅死未幾張氏因所歡遠客積思病瘵恍惚見二婢索命而死後年餘張氏見夢於李二曰我爲婢訟冥王罰我爲牛明日市有牛販牽一白項犢可買歸免我將來烹宰如不從卽嚙殺汝醒而異之次日市中果遇牛

販帶一犢白項欲不買犢卽咆哮奔逐李懼因購歸畜之後圃放逸不治耕常奔與鄰牛媾且飼必飯與以草卽踐踏門窗器皿鄰人有挾李二刻薄積怨者隱知其故用毒藥飼之李二以牛糞葬復竊剝其皮嗟夫死墮畜道猶怙惡不悛卒不免於剝皮之慘能無悔歟能無懼歟然兩間人物如此牛者又何可勝道哉

池上草堂筆記三錄卷五終



池上草堂筆記三錄卷四

福州梁恭辰撰

宿孽

焦孝廉妻金氏門有算命瞽者過召而試之瞽者爲言往事甚驗乃贈以錢米而去是夜金氏腹中有人語曰我師父去矣我借娘子腹中且住幾日金家疑是樟柳神問是靈哥兒否曰我非靈哥乃靈姐也師父命我居汝腹中爲崇嚇取財帛言畢卽捻其腸痛不可忍焦乃百計尋覓前瞽者數日後遇諸途擁而至家許除患後謝以百金瞽者允諾呼曰三姑速出如是者再內應曰三姑不出矣余前生姓張爲某家妾被其妻某凌虐死某轉生爲金氏我之所以投身師父爲樟柳神者正爲報此仇故也今旣入其腹中不取其命不出瞽者大驚曰此乃宿孽我不能救遂逃去焦懸符拜斗終於無益每一醫至腹中人曰此庸醫也藥亦無益且聽入口或曰此良醫也藥恐治

我便扼其喉藥吐而後已又曰汝等軟求我尙可若用法律治我先嚙其心肺嗣後每聞招僧延巫金氏便如萬刃刺心滾地哀叫且曰汝受我如此煎熬而不肯自尋一死何看性命太重耶焦故南昌彭文勤公門士彭聞之欲入奏誅瞽者焦不欲聲揚求寢其事而金氏竟以此斃矣此乾隆四十六年夏間事

江西某

許畫山青陽堂文集中有江西某傳一篇蓋近事也故諱其名傳曰江西某積惡兩世矣成進士家居需次念所以自懺者乃改行期年而雙目盲憤然曰吾積惡而第積善而盲是天之果不欲吾爲善也不然何天之福淫而禍善也卒爲惡如初自是得良醫而雙目豁然矣某素以文字自雄者也以瞽廢及復明故技畢作終以爲某壽序坐蜚語棄市時乾隆甲寅四月十一日鄧苑華云鄧江西之南豐人許子曰當其第也是禍之基也及其瞽也是福之堂也天將以瞽薄

其罰某不悟卒以兩目易其元悲夫書之以爲稔惡者戒

鬼妻索命

浙江某邑令譚某與妻不睦因口角批其頰妻憤而縊三日後見形爲祟伺譚與妾臥便揭其帳以冷風吹之譚怒請道士作法持呪攝鬼於東廂而以符封其門加官印焉鬼竟不至無何譚調繁缺後任官到署開廂房鬼得出遂附小婢身作祟後任官呼鬼詢悉其故乃曰夫人與譚公有仇與小婢無涉何故害之鬼曰非敢害了環我特借附他身以便求公耳問何所求曰送我到調任譚處去曰夫人何不自行曰我枉死之鬼沿路有河神攔截非公用印文關遞不可並求簽兩差押送問差何人曰陳貴滕盛二人者皆已故役也後任官如其言焚批文送之一日譚某方在寢室晚飯其妾忽仆地大呼曰汝太無良汝逼我死乃禁我於東廂受餓我今已歸來不與汝干休自此其署中日夜不安譚不得已再請道士作法加符用印封之本

縣獄中鬼臨去曰汝太喪心前封我於東廂猶是房舍今我何罪而置我於獄乎我有以報汝矣未踰月獄中有重犯自縊死譚因此被劾罷官大懼誓將削髮爲僧雲游天下同寅官有相資助其衣鉢者未及行暴病卒

富貴舊家

費炳文曰吾閩近年稱富貴舊家者首推安溪李氏永春黃氏而不知其先代積德之報非偶然也安溪李文貞公之祖遠商江南罄其貲本佐官賑饑又借官庫繼之事畢委員同其回家取銀歸庫其實家無餘資正躊躇到家如何措置乃其嫂於數日前園中鋤菜已先獲窖藏遂得立還官鏹今百餘年來科甲不絕筮仕者接踵於途也又如黃鏡塘之祖黃公常在永春販布經營適值州中大饑公將所帶資本呈官助賑行將空手回家矣主人觀其罄本施捨必非負心之人自請將布賒公販回其時一路饑民搶劫奪食喧傳黃公罄本

賑濟貨非已資羣相約誓縱其來往不劫而他商一概繼絕販歸一人賈盈三倍輾轉數次之間遂成巨富以子貴得二品 誥封天之報施善人不爽如此一貴一富豈無因哉

廖王太夫人

吾鄉廖氏以陰德發祥前錄已詳述之近廖鍾夫尙書由京旋里過浦城與家大人謙談之頃復述其祖母王太夫人者本貧家女歸吾祖隨任臺灣飽歷風濤之險時時以濟物爲心家居每訓子姪家莫作自了漢後余表兄鄭蘇年師每述此語以授門徒謂出自王太夫人之遺訓也平日嘗謂家人曰汝等怕雷而我獨怕風衆皆莫喻其故然每遇非常大風太夫人必齋肅長跪庭中口喃喃若有所視卽深夜寒宵亦必披衣肅跪默祝不輟直至風息始起家人有竊聽之者似云儂家內外親屬現在並無求利求名浮江泛海者而在江海舟中因風驚恐死生呼吸者至下定不乏其人願風神及早息怒以

全人命云云事後問之亦不言其所以然蓋行之數十年如一日焉
家大人聞之肅然曰此真聖賢立達同人饑溺由已之公心不謂於
女流中得之漆室魯女之憂不是過矣不再傳而以科第起家簪纓
輔世宜哉

林敬堂述三事

同里馮某少年浮薄贅於曹氏曹家固小康聚戚屬中游惰者數人
奉呂仙乩乩詞俚鄙多出於馮某之作偽曹本市井人不辨也有事
必從祈請爲所顛倒者屢矣會曹之表姪薛某以初夏患少陰症禱
於乩某臆其時疫也予以攻破之劑一服而斃後某夜歸有自後呼
其名者則薛也驚號幾失魄是夜卽夢薛來曰爾以兒戲殺人予得
請於神矣自是覺精神消滅踰年遂以癆疾死某之將斃也夢二鬼
差持籤來拘之乘間逸去差曰今卽爾恕某日不可饒矣及期又夢
前鬼差持鍊來鎖其頸驚醒述其事於家人至夜而逝 又明經吳

某工刀筆健訟常串通胥吏與爲表裏里間稍有不謹事卽從而訛詐焉必遂所欲而後已雖其至親畏之如虎也會某之所厚涉訟事某爲之謀主官偵知之拘至案通詳擬暫革時程梓庭制府方痛懲刁訟卽易詳文中暫革爲斥革某素吃洋烟以不耐訊鞫之苦斃府獄中聞者快之 又甲辰夏仲余自都門南旋至臺兒庄阻水乃買舟由運河歸路經天妃閣因憶數年前何松亭同年承元所述惠濟祠大魚骨之異入廟訪之果見魚肋骨廣約四尺長約二丈餘壁間有鱗兒亭河帥慶記數年前巡河至河流入海處風潮大作有巨魚攔於淺其目已失血淚盈眶高四丈餘長十八丈餘土人以其阻隘不動也羣登其脊脊有朱書此爲鱗魚一千四百年矣以傷生過多下文字不可辨因爭取其肉數千斤回而一肋見河帥命藏而貯於此夫鱗魚蠢然耳猶遭神譴天道好生殘忍者亦知所戒歟

陳霽庭述二事

福州有張姓者佐幕有年而家奉三官齋甚謹於道光辛丑十月應霞浦令董公錢穀之聘挈眷全行於十四日到飛鸞渡船家以當官差必欲攬載多人而後開船是日行人適少遂欲延至次夜方開而船中客嘖嘖不已不得已於二鼓後開船約行二十餘里暴風大作蓋十五日爲水官神誕是夜卽三官暴水手咸請於舵工曰風勢甚猛須落半篷否舵工曰我本不開船而渠等必欲行若不將全船覆在海中亦不見我舵工手段言未已忽篷桅隨風而折此桅若折於左則船必隨左而傾折於右則亦隨右而覆乃獨望後壓倒適擊舵工之首而腦裂矣於是船以無桅而亂旋舟中人齊聲喊救倏又一陣風船隨浪起屹然不動視之則已擱在沙坡之上至次晨另換船而渡焉 又福州南臺有某姓嫠婦以放債爲業朝放暮收既不憚其煩而悍惡特甚人無能短其分毫者撻婢尤酷每至血流肉綻惟膝前一子心甚不以爲然而無如何然於欠戶之實無力措還者每

竊其券而焚之於其撻婢時亦多方調護之而其母畧無悛志竟有債戶以年老被迫自縊者婢有立死於捶楚之下者且欲拋其尸於江其子力諫私買棺以葬焉家業頗充遂爲其子援例入監於道光己亥科應試入場甫進頭門搜檢時卽見其婢遙以一手揮之使出以一手指二門內則見被迫自縊之老者在焉遂急携考籃而出凡場中遇鬼鮮不死者而彼竟幸而免殆亦其平日居心有足留以示勸者歟

鬼訛詐

杭州孫某伉儷甚篤妻病不起抑鬱無聊道光二十四年夏赴友人家小酌散已夜半手執火枝獨行歸去中途忽發一噤貿貿然歸抵家後家人見其神色改常問之不語所執火枝尙餘寸許時著單衫二件其手漸縮似欲藏火枝於袖內者忽而口作女音云我母女二人同行見汝從對面至携女急避汝不但不讓且舉足將我女踐斃

特跟汝歸家索命家人知其中邪以正言責之曰陰陽阻隔汝能見人人不能見汝無心之過豈能償命鬼復大鬧云我只知一命還一命不知其他孫某卽時栽倒口沫流出不省人事正惶遽間而孫某亡妻之魂附於孫某之體當卽起立云我適聞此事特來解紛隨向女鬼云陰陽一理不知者不罪汝女不過受傷亦並不死依我勸解酒食銀錢唯爾所欲否則我先往城隍處喊告治爾訛詐之罪因令家人卽用黃紙寫明原委至城隍廟中焚化女鬼頓然氣沮哀求息事乃命焚紙錠三千并備羹飯送出大門而孫某醒矣問之茫然無知大病一月而愈此事孫某每逢人歷歷言之聞之使人伉儷之情油然而生

虐婢報

仁和顧某本世家子娶某氏御下嚴待婢尤虐一日失栗子數枚疑婢竊食詢之不承加以捶楚婢畏痛匿於床下某氏令一媪用木棍

戮之匍匐而出復令張口視之婢甫開口遽以花剪斷其舌絕而復蘇然已不能飲食越日斃命婢係賣絕向無母家人往來埋之而已不數日某氏遂病以手自批兩頰見此婢來索命不令飲食困苦萬狀顧某篤於伉儷代爲婉求并許以功德超度婢似首肯逾時又云主人如此我亦願遵命不料我已告准不能自主且云某氏在母家曾殺一婢無人知者今二罪俱發必無生理頃之又云老爺來矣身穿藍袍至廚房與灶神會話灶神穿黑袍老爺者顧某之父生前業齋捐有頂帶也先是伊三叔父逝世極尙在家婢又云三老爺出來要見老爺因與灶神會話白衣人不便相見無何顧某之父知其事無可挽回歎息而去某氏遂死越日用木棍之媪亦死想干證必須到案且加功之罪亦無可逃也此道光二十四年事

茶司報恩

仁和汪姓世業釀家道殷實一日爲子完婚親朋咸集三鼓客散閉

門主人持燈赴各處照看火燭至二廳廂房聞門橙中悉索有聲移而視之有人藏焉燭之則茶司也

杭俗有紅白事皆用茶廂四人爲一副器具畢備並賣酒也

其人惶急無

地家人皆云縛而守之俟明日送官究治以儆將來汪君曰不可渠不過爲貧故偶爾小見送官則終身不可爲人其人叩頭而已默無一言汪君又曰若天明放汝回去衆目共覩亦難以見人我給汝大錢千文以救汝窮將來斷不可復踏故轍事可一不可再且未必人人如我也其人感泣自誓汪君即給錢令歸且囑家人毋漏言數年後所娶之婦生子冬日樓居以銅火爐烘焙小孩之物不料火多銅化燒穿樓板落於廳屋一家睡熟絕無知者前所放之茶司在別姓家筵散而歸路經汪宅見大門未閉並無一人亦無燈火不解所由大呼管門之人詢之則茫然不知何以忘卻關鎖也茶司云夜已深矣恐有小人藏匿即以所持燈籠偕往各處查看至二廳見地上炭火一堆甚旺仰而視之樓板猶紅乃大聲疾呼舉家驚起急救滅之

汪君細問原委不禁驚歎管門之人忘卻關門茶司之適經是路殆有鬼神否則不先不後能如是之巧合耶一念之善一事之厚福及一家擴而充之道在是矣

借軀託生

某甲素封放債私質頗事俸剝年六十餘妻妾既喪僅一幼子病亟瀕死漏三下有人持蠟贖物怒其蚤夜剝啄人曰迨天明吾物不得返虧折數緡錢吾故羅雀掘鼠以副限期某甲憮然念兒死焉用多金悔剝算籍沒之病民也明日悉舉各家所質田產衣物召而給之債券亦焚去兒既死夜半猶撫屍飲泣突見一人排闥而入識是負欠者謂某曰勿悲此討債者債償自死念爾無後吾蒙焚券高義請爲爾子以奉餘年忽不見兒竟漸蘇病旋愈訪之某家某乃是夜死知借軀托生也此福建南平諸生姚格亭學信所言吁結怨施恩皆人自作一念之悔遂使已絕之嗣復續討債兒去還債兒來卽在一

身借因果結善惡之報捷於影響如此

打銀匠

近日浦城文童紛紛赴建甯郡城應試凡府縣試以第一名錄送者院試必准入庠故人人家中皆望得案首忽學中門斗報到第一名係達聰余不識其人知其堂叔玉圃郎中麟與家大人同部相好余因詢此人文藝果可爲一邑之冠否客曰不過一寒儒耳且其父現業打銀並非讀書種子也又一客忽曰渠之打銀非猶夫人之打銀也浦中打銀無不以銅鉛雜銀者惟渠數十年從無此弊婦女皆信之家大人聞而瞿然曰有是哉義利之辨如此此子早應冠軍矣此士大夫之所難而偏得之執技末流能無表之以勵俗哉達聰之父名允鐘其姪達于邦云

羅某

汀州羅某有子五六歲從乳媪過河干爲狗所駭誤墮於河媪慌窘

呼救有某甲見而惻然遂投河內浸沒水底救起幸無恙而某甲以是中寒不久死甲隸而無子親族爲殮嫗往痛哭如喪所天羅某富而鄙不以爲德以兒失一帽上綴銀羅漢頗值微資疑甲竊去晨夕詈嫗及於甲一日忽嚙語曰我一時惻隱捨命救爾子轉以我爲盜取我家雖無儋石儲不若爾富翁視一錢如車輪大得一銀羅漢便聽老婆舌頭舐人口中去也呵呵拍笑不止逾時始甦有問羅某銀羅漢係何人所餽慚沮不語而已

火葬

杭俗嘗有不葬其親親死以火焚之收其骨置於缶而瘞之相傳太倉王二尹耘署諸暨令因公在武林夜暮城閉泊舟候潮門外時明月如水晶露未下登岸獨自散步見有夫婦相持痛哭旁有一叟慰藉之曰江干有瑜珈會且去索杯酒作樂答曰烈火之慘卽在明朝念之戰慄復何心飲酒耶因詢之叟與夫婦忽不見視其側有三棺

暴露於道次日進城謁上憲出見二棺架火焚已燼因乞諸上司嚴禁火葬之俗惜政雖慈而令不行也

欺凌孤寡

朱蕉圃曰無錫庠生鄒夢蘭年少能文有名場屋兄孝廉夢桂早卒

不禮於嫂欺凌孤姪家產多半侵漁一夕夢兄持魚骨示之曰汝所爲不道將以哽死覺而惡之一切魚屬戒不入口無何耿學政按臨常州耳中隱聞鄒夢蘭欺凌孤寡七字偵之無一人又非夢也因廉得其事褫衿重杖檄有司追返其產夢蘭乃忿懣而死徐西灑茂才泗芹爲余言

公門陰德

淳安幕中紹興周沙舟言其族人在杭州旅館忽夢見二隸持票來喚一係錢唐縣添差私訝令與素交不解何事竟弗稍徇情面添差協解身不自主茫茫隨去見黃沙蔽天耳畔轟轟如御大風途中所

見城市皆非平生經過抵一大署門額楚江王府隸另交人看守轅門號舍心知已死無可奈何亦姑聽之良久同十餘人並進堂上一官亦時世裝侍從森嚴勢甚赫奕唱名押跪墀下吏抱紅黑文卷用算盤互相乘除似稽生前善惡功過堂高墀遠官吏言語不聞但分別輪迴六道押付地獄高聲傳語心正憐憫忽傳上堂赦鯨匍匐而前官霽顏曰汝免追佃欠脫累多人應延壽一紀增注食祿命卒速送回陽卒卽挾其疾行黃沙眯目驟開逾時似被空中拋擲豁如夢醒乃知死已三日僕人報家親丁未到故未殮耳其免追佃欠蓋在嘉興縣幕司度支辦抄案抽減各佃戶欠冊免其株累俗言公門中好修行信哉

婦女少出門

凡婦女之喜懸酬者每易招尤悔而當官眷屬尤宜慎之家大人與長沙陶文毅公同年至好而同官吳下四年之久內眷並無往來手

修滄浪亭舊蹟亭館麗都傾城士女往觀而藩署內眷從未一踏其地吳人至今能道之憶聞徐星伯述楚南一笑談每舉以爲戒云長沙丁令死善化安令之夫人欲往慰丁之夫人安晨出令其僕備夫人肩輿詣一官署闔者肅容入則見綵繡盈庭夫人惶然及登堂則有補服者迓客堂以上無不補服者羣見夫人素服疑且駭夫人見羣客非素服亦疑且駭遇一年長者卒然問爲誰應聲答曰我現任臬司之媽也聞其言不遜愈失措因別問曰靈何在羣不解其音以靈爲人意其問主人也應曰坐堂上者即是夫人趨而就見大愕一堂譁然有本府夫人忽悟其事急前止曰客殆將唁長沙丁夫人者耶此非是宜急行曳之出蓋是日爲觀察太夫人壽辰各官內眷多往視安夫人出門僕與輿夫謂必爲祝壽出也遂直造觀察之署司闈亦謂必爲祝壽來也遂請客直上其堂夫人慙且怒出道署登輿大哭而歸安令爲重杖輿夫而逐其僕而楚人已至今傳爲笑柄矣

處州城隍

吳縣諸生金月江于病中似若被人控官有二役押至一公廨立墀下候質見顯者上坐審讞堂宇深邃吏役山擁言語不甚明了儀門外先枷十餘人多三四五品頂帶中有素識者傳進各訊供語隨遣出忽又傳處州府進卽見一藍頂蟒服者祇謁案前顯者拍案怒罵其衣頂跪地旋有數吏上前執抱文牘數百卷持秤權之朗聲具報四兩五錢上下爭辨顯者色少辨復有一吏取一牘僅五六頁另權之秤鍾卽墮地重若不勝顯者遽出屋扶起覩具衣冠送至簷下聞廡間先已喧呼吏卒迎送處州城隍去月江情等立伺良久見有男女十餘輩彷彿相識俱不能憶姓名敲朴殆遍纔出而二役卽令月江歸從此病漸愈月餘後聞處州太守楊公成龍已逝有妾撫屍面哭額上忽發白光冲幕而去計月江夢冥司讞問之時卽太守屍放白光之候也

鬼擄掠

有惡丐死於路附近居民因其生前索詐未遂慮爲祟施捨冥資其側地方報官守尸候驗守者夜見數人對尸羨曰好暴發財主呵之若弗聞擄掠冥資作鬼嘯而去此丐所得冥鏹實由生前索詐而來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宜乎旋遭擄掠也嘗聞父老言里有鄙夫某刻薄成家居債累萬于城隍廟見大算盤標題人有千算天只一算楹帖有刻薄成家難保兒孫久享心惕然動詢一鄰叟何以別善惡叟曰吾之快意人之不堪吾所利益人所飲忍皆吾之爲惡也善更條目紛繁巨細不等惟以帝君陰騭文奉持九行誠實無僞不稍退悔自絕爲惡之萌不待去其惡也某山是矜孤恤寡貧窮親故賴其舉火者數十家遇事寬厚從善如登向之切齒者莫不感激子孫繼興至今爲里中巨族云

一念之差

丁虎臣上舍

廷樞

言樞陽殷孝廉

翼

未第時其家每值元日必向黃

公山祀黃侍中一歲廟祝謂其先德曰汝來欲卜長公子科名乎吾夜夢侍中填榜長公子已列名旁批云殷翼以紅線繫蛋暫停一科今秋當不得第也其先德歸怪問孝廉孝廉自述前歲館于某家其主人歸孀居與殷約俟得間當以紅線繫雞卵食汝以是爲期越日果然殷初甚喜轉念以爲不可遂逃歸一念之差就知冥冥中已詳記之使非轉念豈不自棄青袍乎可知神道亦終與人以爲善也

劉武生

新陽武生劉某素豪橫乾隆四十三年學使按臨至玉峯劉率武童十數人騎射於教場崇明千戶某罷職家居携其徒至是日亦於教場走馬劉與爭道先策馬而馳千戶自後縱送劉怒呼衆捽之下共鞭之千戶被創負痛歸邸無何病歿越數月劉之友人孫元復者亦武庠也病中見二卒至云從令喚君錄供遂掖之前行入新邑城隍

廟詣舒嘯堂前見達官南面而坐者三潛問二卒何官曰東西崑新兩司中則從令也孫進跪於階令曰今者訊某千戶控劉某事憶吾宰新時汝祖爲供招吏業托生他所權呼汝代之遂命逮劉某入令指案間積卷曠曰叱劉曰此三十餘牒皆汝罪狀且勿問第問汝與千戶何讐而重毆之劉支吾不肯承令命火鐵鑊極熾刺其唇劉不勝楚遂服辜孫從旁錄其供焉令顧二司曰律應充邊卽此足矣乃散孫隨邑司曹廟中而劉某條於是夕寒熱交戰唇突生疔數日勢益沈家人爲迎城隍司像於堂隆禮以禱孫恍惚隨司至其家役衆從之時孫不知已之入冥也見所陳設訝曰何故以牲牢饗少頃一道人拜祝案頭愈驚疑遽外走俄見衆卒以繩拽劉某雜沓而出乃遣孫還日午啓淡月臨窻孤燈斜拖依然身在牀蓐也當孫之暈迷也家人聞其譫語俱不解至是神清備言之遣人詢劉果得疾於某日禱神甫竟而死矣惟從令不省爲何神質諸故老知雍正八年曾

有從公者作新邑宰而孫之祖爲其供招吏云

王四

嘉定沙岡橋王四耕者偶於楊公墓側獲金一枚計直十兩許初疑爲銅遍示人人多誑之復問銷銀匠匠曰金色黃此帶黑銷之則眞僞可辨也王許之匠私竊其半而以半銷之加以未色如眞金王貨于識者其人曰此與未同鍊其價當少減于眞金以錢四貫易之王故貧無端獲此喜甚數日而疽發肱幾不起罄其所獲乃愈噫無妄之福即其禍歟

王喜

嘉定匪人王喜罹徒罪遇赦歸卒不悛乾隆辛卯春有販菰者虧其本欲自經主人憐之更與之貨使牟利焉以補其不足販者載至嘉城易錢六貫反棹由鄰里之龍德橋宿焉喜竊之販者仰天而呼泣數行下曰天乎余之命蹇一至此乎歸家仍自經月餘喜盜犬爲參

犬者所毆尋斃家人收瘞焉越三年有黑犬突至喜憤且躍且吠以足抓泥發其棺齧骨至碎委諸水而去疑卽向之販者托以雪其冤也

悔過

有錢某者自言于近村作離婚書以室中無兒也陳硯于地而布紙于股以書之歸後股微痛審視之隱隱見指痕色青紫少焉沈痛不可忍因悟離婚者之爲祟也悔之馳至某家給取其書而毀痛遂息

廚役索命

蘇州富翁某性兇暴妾生一子愛護甚至娶媳時演劇宴客者累月偶怒一厨子以足踢傷其小腹是夕歸而自縊家惟一母畏其勢焰不敢較後其子成婚未踰月忽見厨子立床前遂驚痛以死今姑諱其名云

烏報

寶山李某居殷家行性好狹斜地瀕海繞宅種竹以捍潮患羣鳥巢其間某方數歲即作火鎗以斃鳥後遂畜馬置罟日與兵爲伍從事于獵鳥之被其虐者不下數萬迨年五十餘晨起忽以雙手掩額呼曰啄甚痛未幾又掩其頸又未幾而掩其肩背後遍體交掩旋作呵呀聲手足攣拘類鳥將死狀數日而歿

犬報

嘉定南翔鎮民蔡六自浦東來居白鶴寺前以屠狗爲業乾隆末年春薄暮屠一犬盛于缸以水鼓氣去毛而犬頭忽豎起盡力齧臂豎委于地呼痛不已或以棒格之齒堅如鑄不可起至死而後釋越數年里之岡南有曹昇元者亦常屠狗一日狗于蓋中猝躍高尺許齧昇元項潰爛二三月晝夜叫號乃斃

林梅友述二事

長樂某村有某姓童子赴鄰鄉糴取麥種者手一籃貯錢而走途次

被無賴子攫去追奪不及哭而反將至家不敢入門近舍婦人聞聲出視詢其故童告以母性嚴歸告必遭重責且家貧無從再辦此錢婦問糴麥需錢幾何曰六百文婦憫之解囊中所積女紅餘資給之童謝去時在旁見者唯鄰嫗耳嫗素與婦有微隙見此童年約十四五歲姿容頗端正伺婦夫返陰以少婦美童互相愛悅他日防其涉私等搆之夫怨誚婦婦莫辨其誣夜自縊死某童聞婦死之涉已也亦投溪以殉顧遠近無有知其寃者未幾晝大雷雨鄰嫗霹死背有朱書害人男女二命六字鄉鄰始知婦與童子之禍皆此嫗所誣搆也其寃乃白

長樂濱海地有某姓農人因海漲田舍漂沒遂挈其婦投寡姊家姊家稍裕給與園地十餘畝種植過日鄰有傭工者與漸熟時來佐某力作事久相結爲兄弟來往若一家會某染瘧纏綿苦延醫路遠傭代出求截瘧藥草投之尋卒婦與姊固不知其毒害也踰時傭託人

向姊關說將處其室而購其園姊見弟死無子婦罔依亦姑聽之一日忽有丹啄綠脚鳥自空下攫墜備氈帽旋用啄直豎其腦立斃鄰人有知某死顛末者咸謂此鳥蓋報冤云後壺井某氏又聘婦爲妻鳥又至日在庭中上下飛鳴某慮蹈備故轍生悔心不得已乘其飛鳴時以已係明娶非同謀佔既孤魂無依當令婦歲時致祭幸勿相仇之意向鳥祝之鳥倏不見

敬師

吾邑有木匠陳姓者素樸誠以小藝積有薄資年四十餘始受室生子七延師課讀陳以自非讀書人於上學日一見師面卽他去非有事不敢入也師頗好客某故敬師因及客每伺師有客到卽命家人治酒食備極豐潔去市頗遠每親提竹籃往市如是者數十年弗衰厥後孫曾同時與小試者十六人邑侯爲武進楊清輪循吏也每獎譽之拔前茅者四五人一時以爲盛事翁沒時年八十餘四代同堂

子孫登賢書者二人入泮者五人現與試者尙有十餘人家亦小康人皆以爲敬師之報云

一生不破口

吾鄉有封翁某素謹厚出身微賤不能自給雜傭作中餬口而已然翁雖非文人學士者流而言動雅飭迥異同儕吾鄉執賤役者出口穢罵人率以爲常翁一生獨無破口有聞人穢罵人者輒掩耳卻走蓋數十年如一日晚年始有室甚以不讀書爲恥生子一幼卽送入義塾求塾師先以敦禮義尙廉恥爲訓沒時年八十餘尙及見其子成進士入翰林也特以出身微賤姑隱其名云

請雷

叔父灌雲公述其同居某者年七十矣子早卒僅遺一媳一孫孫素悖逆某鍾愛之稍長授室無何而孫媳亦亡某素豪飲一日自外醉歸渴而呼茶孫故聞之不至且隔房叱曰爾欲人事爾耶其如爾之

子亡矣且爾孫媳爲爾刻責而歿爾又何揚氣之爲某聞之忿極因焚香當天跪訴曰某若有不孝於祖父應獲此不孝報某何敢怨某若無不孝之事雷而有靈請立殛此孫某不惜也言方已大雨如注電光閃然霹靂自空下孫懼面失色誓改前愆匿母懷求救其母代爲懇於翁翁念似續之故且以其孫知懼念稍緩復禱天求免而雷聲漸息此道光二十四年五月事夫雷神物也無端可請之使來又可禱之使去抑亦真誠之所感耶向使其孫怙惡不悛其被殛必矣及其悔罪亦卽赦之皇天誅惡不加悔罪之人覩此而益信矣

婢報冤

同邑陳海門孝廉學例言其鄉有林姓者文筆甚優未弱冠卽已游庠咸以遠大期之家有一婢年十四偶因過犯被責邂逅致死不勝懊悔此後秋闈每至頭門輒望見此婢至場中以手招之林懼不敢入遂以一衿終其身嘗親爲人言之以爲不索命已屬萬幸矣

高恒猷述二事

吾閩漳平貢生某者家素裕患童試遇雨之苦因而輟業遂捐資置產每學使至搭棚於考院之前以備風雨道光丙戌生子某有夙慧十一歲入泮漳平某姓自前明至今無發科者某特爲子擇師延余至家日夕講貫余復爲談因果事述吾閩林氏捐修西湖書院奎閣科甲不絕又鄭雅川孝廉德啓倡修西關武廟鄉闈獲雋時西湖奎閣正待重葺武廟經費尙須擴充某心艷其事囑余致書於西湖董事陳武廟董事鄭代爲申禱許以父子同中共捐三百金修葺次年某卽舉己亥鄉榜又次年其子舉庚子鄉榜陳鄭遂屢移步其家父子催還前愿至再至三斬而不與竟似有意負欠者壬寅漳平出蛟舉家淹浸水中某年未四十其子年方弱冠皆死於水聞者爲之咋舌云 又閩邑洋興貢生林某富甲其鄉鄉人有鳩資建奎閣者至林家林母出應曰吾家但知供奉財神土地子孫不想讀書何知有

文昌帝君也有耆宿鄭姓者笑語之曰爾家生財藉財神將來保家須藉帝君也林母不悟其子復從而附和之後林生數子長與四皆流蕩失業無以自存二三亦目不識丁鄉人無不知其前事遂羣不齒之林某遽悒鬱死家產爲戚某所侵殆盡

平陽二事

浙江平陽縣村民某夫婦二人素行善事中年無子禱於神甫得一男其婦未產之先一月村民以事須出外畱洋銀十元付婦以爲生產之用婦藏之櫥中次月婦娠得男延穩婆收生穩婆向婦乞一舊衣爲謝婦曰我不能下床汝自向櫥中取一領去穩婆開櫥適見銀遂暗竊其五而去次日其夫歸檢銀失其半婦知爲穩婆所偷第三日穩婆以洗兒來向之索銀不承遂至口角穩婆懷恨暗以小鍼插入兒髮際兒啼哭不休旣而奄奄一息婦憤極而縊幸鄰婦急救而甦是日天氣晴明忽陰雲四合雷電交作則穩婆某跪於門外手執

洋銀五元針一枚自首余實竊某洋銀不應將針刺入兒顙門今拔之可活也言方已竟擊斃戶外矣於是喧傳其事達縣署並據地鄰報縣收埋時知縣事者爲浦城劉寶樹鍾琪三十年前家大人掌教時舊徒也此道光二十四年夏間事是冬寶樹引退歸里因得聞其詳云

寶樹又云平陽縣內有某氏兄弟二人家頗饒裕而妯娌不睦妯有子而娒尙未育年屆四旬懷孕忽喪所天妯恐娒生男而分其產也乃謀諸收生婆某曰若女則致生之若男可致死之願以洋銀十二元爲謝資及產則男也收生婆某于斷臍時將手指插入兒臍中立斃產婦痛兒之不育遂自經因謀產而頃刻殺二命雖假收生婆之手實則某妯殺之也越日晚雷電交作收生婆某與某妯同時被雷擊夫以二命償二命天之報施不爽如此然則平陽之收生婆甚可畏哉此二十四年七月十四日事也

劉家隱德

劉士可封翁卽寶樹之高祖也樂善好施每隱其事而不欲令人知嘗于歲暮遣誠實家僕周歷僻巷中探訪人家有無急迫不可解之事適某甲負某乙金甲謀諸婦欲鬻妻以償婦抱幼子終夜泣甚哀僕歸以告翌晚封三十金使僕僞叩其戶而以金擲其戶闔中某甲啓戶見金而僕已遠去由是夫妻仍得團聚於償債外尙多十餘金以謀生云生平所爲大率類是後其子爽齋廷錫箸村廷梧兄弟相繼登賢書箸村聯捷成進士擢刑部郎孫雪堂山進士入詞垣慧生雲光又相繼登賢書爲浦城甲族云又其子澹菴明經源遠亦以濟困扶危爲務每于歲暮將通年租穀所入之金內有零件不計多寡輕重別貯一盤俟臘月廿三夜祀竈將所貯之金默禱諸神以明周恤貧乏之意祀竈畢分作百餘包每包二三兩不等用紙封固察看往來行人有窘迫無以卒歲者將包暗擲戶外拾者見金有執而問

者恒答以不知此事行之二十餘年遂至闔邑周知蓋恪守士可翁之家教今寶樹以孝廉歷宰浙東西厥興未有艾矣

夫孔氏之遺書爲垂教於萬世也孰意四民之中習而不察竟致失其大旨所言所行多有與之相背者能不急取勸戒之書以風未俗錄近時之事以動人心乎今福州 梁敬叔先生乃前任廣西巡撫 藍林公之三公子也現任浙江温州府知府憫世風之不古知天道之難誦效誨人不倦之懷申禍福自求之義又輯勸戒三錄或取諸案牘或採之誌書誠爲暗室之明燈迷津之寶筏矣嘗觀聖賢經典說及身報仙佛諸經載有前生來生報此說亦非虛誕如左傳云公子彭生死而爲象一可以類推故三錄合而言之多訪實事以爲徵足見彼蒼之視聽甚邇鬼神之感格甚明善者取而法之惡者取而戒之爰以此教其子師以此教其弟則本原不蕩心術先端上智者爲作聖之基下愚者爲入德之路其功用之關於至教也大矣哉知不僅以一錄二錄足以供博覽也竊思歷朝以來勸善戒惡卷帙繁多理宗頒感應篇天條畢露淡癡傳玉歷鈔陰律彌彰文帝化

書現身說法武帝全書覺世爲心他如丹桂籍敬信錄之類指不勝屈而世遠年湮人每疑之得此近錄數編而有以實其所聞廣其所見則前此諸書亦因之而益信後此立說必繼之而無窮闡六經之秘旨發史傳之緒餘爲善者見而喜之爲惡者聞而懼之先聖先賢而有知乎亦曰以斯道覺斯民可矣

余前輯勸戒三錄付梓畢同人卽慫恿爲四錄以尙有續示之事三錄所未收也而余自丙午春山浦城至杭州至蘇州五月復至揚州度歲後入春卽入都引 覲五月到浙需次僕僕道途嗣又奉公無暇暑是冬卽奉檄權溫州府事戊申春補考泰順歲試旋又提調試事夏又因公進省秋中復行科試事通計前後三載皆無暇料檢筆墨而四錄迄不得成茲歲晚少閒回憶三年中所歷萬里程途所得同人議論已盈篋筒因復稍加釐定而編次之遂成四錄客曰是錄記事無多成書尙易何遲至年乃出其殆有倦心乎余曰不敢也若吾子有新聞相貺則又將成五錄以相質蓋可勸戒之事日出而無已則余之爲此錄方日起而有功余方與客共勉之而已又何倦焉是爲序

道光戊申長至福州梁恭辰識於溫州署之樹德堂



勸戒四錄序

序勸戒近錄三編既畢 諸友復以梁敬叔先生所輯四編爲請夫四編猶三編意也則序三編者卽以統貫夫四編可也抑又有說焉今夫人之爲善而去不善非曰吾已爲其一而他事之善者可以謝之也非曰吾已去其一而他事之不善者不妨蹈之也善不善無窮則爲善去不善之事亦無窮而勸善戒不善之心卽與爲無窮故輯之者不厭其煩而序之者亦不嫌其贅詩之作也言之不足而長言長言之不足而嗟嘆蓋有同此一事不易一語而言之至再至三者又况其人不同其事不同其見聞不同則是編之輯烏容已哉夫無所慕而爲善無所畏而去不善上哲之姿也有所慕而爲善有所畏而去不善中人之材也天下上哲罕觀中材居多既得初編二編三編以提撕於前復得此編以勸勉於後而後知昭報不爽之理驗之一人而然驗之人人而無不然徵之一事而然徵之事事而無不然

在輯之者祇從其分在觀之者宜求其合惟存觀人觀我之念統前後四編而一以貫之庶不失作者之苦心乎
咸豐元年孟秋下浣香輪劉時脩又序

梁敬叔先生勸戒四錄序

嘗閱尹文端公之序敬信錄也謂俾讀者蹶然興皇然懼夫興果奚以興懼果奚以懼非以編中勸戒分明如所云天地鬼神昭布森列故耶因果報應之書傳佈海內者甚夥顧拘迂者或以爲事鄰於誕放誕者又以爲說近於迂暮鼓晨鐘褒如充耳此有心覺世者亟思以現報示之使知感應之神速固若是其彰彰也福州梁敬叔先生所著勸戒近錄數集書傳至粵卽有翻板刊行者諸友重鐫其四錄以公諸世事蹟彌近耳目彌真天地鬼神之昭布森列者其功用愈覺不可揜而其所以爲勸戒者尤深切而著明矣蓋嘗論之天地非他吾心一天地也鬼神何在吾心皆鬼神也一念之善祥和所止是卽降福之天地鬼神也一念之惡乖戾所集是卽降禍之天地鬼神也禍福惟人所感召亦隨人爲轉移爲善雖無心於求福而福自無不臻爲惡雖有心於避禍而禍卒不可追譬如種黍稷者得其粟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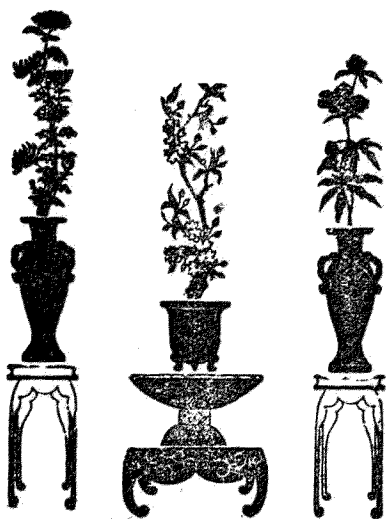
蒺藜者得其刺飲旨酒者醉隨之食酖毒者死隨之其理決無或爽者勿謂天地無憑吾心之善惡有憑勿謂鬼神難知吾心之善惡可知勿謂天地鬼神幽渺而不可信吾心之爲善爲惡則真實確切著見明顯而各有以自信其福也其禍也非天地鬼神之能禍福人實人自操其禍福之柄而天地鬼神亦不能違耳盍觀之鏡乎妍者適還其妍醜者適還其醜無毫髮之不肖也天地鬼神之鑒人善惡猶是也盍觀之權乎輕者適如其輕重者適如其重無蛛蝥之不準也天地鬼神之衡人善惡猶是也能明此理則知是錄立說之非迂知是錄紀事之非誕而讀者亦可蹶然興皇然懼矣

咸豐元年歲次辛亥秋八月伯房梁子英序

勸戒四錄序

近世文人掉弄筆墨好著稗官小說及穢褻淫詞固陷溺人心
小說亦貽譏大雅於是好善者流因刊布陰隲感應諸書欲以昌言
救世而事屬荒遠讀者輒議其迂福州梁太守有憂之因裛耳目近
事可勸可戒者輯成近錄四編其事確而不浮其言淺而不俚都人
士愛之因翻刻以廣其傳而囑予爲序予曰福善禍淫之言見於易
惠迪從逆之理著於書詩有自求多福之文禮有欲不可縱之訓太
守之書誠足以羽翼六經綱維萬世也豈浮屠因果之說老氏感應
之篇云乎哉而世之好覽稗官小說與穢褻淫詞者幸毋誤用其精
神而進讀是書則作善降祥可操券而獲庶不負太守家諭戶曉之
意也歟是爲序

咸豐二年歲次壬子仲春順德歐陽炳謹序



池上草堂筆記四錄目錄

第一卷

五房六宰相

長洲彭氏

吳縣嚴氏

費封翁

陶雲汀宮保

孟封翁

陳默齋總戎

第二卷

李方伯

錢孝廉

百文敏公

吳門蔣氏

太倉李氏

秦封翁

李書年宮保

秦簪園學士

顏軍門

許氏積德

福觀察孫刺史

某明經

節婦請旌

又

幹員果報

放燄口

王文虎

淫報

歐某

第三卷

李鳳岡太守

顧宦

黃君美

陳生

丁生

前生城隍

雷擊負心

雷州太守

雷擊產婦

虔奉大士

廣東火劫

周廉訪述六事

孽龍行雨

沈曲園

左富翁

潘生

義犬

王將軍馬

變牛還債

戲言冥報

游戲示警

盜妹

蔣榮祿華表

逆婦變豬

逆婦變驢

逆子被燒

天賜孝子米

山陰秀才

生變豬

改惡

見財不苟

齊觀察

第四卷

江右李氏

徽州程某

六安張某

四明張某

金陵曹某

湖北韓某

安慶趙某

江西滕某

常州胡某

貴陽施某

南昌羅某

廣東尹某

山東傅某

雷李至交

孫文至交

王茂才

陳茂才

上洋童子

西廂記

紅樓夢

淫書版

婦人惜字

貞女感神

汪李氏

雙冠誥

南海貞女

中州某氏

鄒顧氏

忠僕報冤

不孝而吝

秀水盛生

損人無益

牛求救

第五卷

折福

邵孝廉

錢文敏公

汪店

嵯商女

徐北山

膈翁

長樂兩生

悞姦之報

換棉花

討債鬼

劉天佑

楊州趙女

舵工許某

方太守

雅中丞

蔡禮齋

隆慶

夏源泰

石魯瞻

酷淫之報

僧允中

東平王馬夫

寫婚書

倪瞎子

武林胡女

虎口巧報

大娘娘

戒賭氣 刪出

馬禹平

第六卷

高郵蘇某

霍節婦

賈某

擺攤盤

嵩明州牧

章邱孝子

浦城癡翁

雷殛不孝

銀作崇

逆子

湖北夏某

地師

湖南熊某

破人婚姻

錢梅溪述孽報六事

常熟某甲

不養猫

狐報恩

狐報仇

又

蛇報

放生詩

瀨索命

鱸香館

采生案略

許司馬

食鼈食龜

斷償債

鱸索命

金陵不孝婦

吳探花

金陵周氏



勸戒四錄卷一

福州梁恭辰撰

五房六宰相

百菊溪先生百齡與先大父資政公及先叔祖太常公爲乾隆戊子鄉試同年在春明時有唱和之雅家大人於嘉慶初公車留京過夏曾以年家子禮修謁一見而已迨公揚歷封圻以公事鐫秩賞給六品頂戴發吾閩交督撫差遣時家大人由京員乞假里居與公寓館祇一街之隔過從始密家大人在張蘭渚中承幕中公與中承叙同宗之好家大人嘗疑之公曰汝不知我本漢軍張姓子我先世係江西人自元以來積德累世人無知者某公精堪輿嘗卜一地葬其先人葬畢歎曰吾子孫如不墜先業後必出三公有鄰某私聞之謀佔其地以祖骸裝一小礮偷瘞於墳前公知之語鄰某曰分我美蔭所不敢辭但願稍遠而偏使兩家並享其利則幽明均感矣鄰某感

公之盛德一一如約而行其家人有誚讓公者某公曰此大風水地
恐我家不克獨當必有暗分之者庶幾其應愈遠其發愈長耳葬後
生子五人長曰振次曰賢次曰昭次曰簡次曰鐸分居五處其一居
湖廣後爲江陵相國居正謚文襄其一居四川人本朝爲遂甯相
國鵬翻謚文端其一居江南爲京江相國玉書謚文貞其一居安徽
爲桐城兩相國英謚文端文端子廷玉謚文和其一居長白山入漢
軍卽吾先代也按公於嘉慶十八年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謚文
敏合計一支五房而出六宰相江陵一房最先發而先生最後起最
盛者爲桐城一房今尙科甲蟬聯卿貳接踵其初亦以盛德坐獲吉
壤世所傳爲竹立城者事已詳三錄中諺稱福地福人來信不誣矣

吳門蔣氏

吳門蔣氏科目最盛然其發必以丁年自光祿少卿文瀾舉康熙丁
巳科禮部主事文淳舉康熙丁卯科此後孫曾逢丁年成名者踵相

接至乾隆丁酉順天鄉試蔣氏一門有三世同榜者時少司馬元益自江西學政任滿還朝朝士賀之公曰此吾高祖母一言種德之餘澤也或請其說公曰我先代憲副公改葬貞山時堪輿家云此穴誠吉惟大不利於長房時公之家媳盛夫人聞其言即呼其子榮祿公之遠告之曰子孫至多若僅不利於我無妨也榮祿公素孝即以母語達於各房定爲憲副公故葬時盛夫人弟侍御公符升曰此一言已種陰德堪輿之說且將不驗論時日生尅當於丁年發長房後果如其言

長洲彭氏

余家與長洲彭氏世有交好三叔祖岱巖公薄游吳會與尺木先生紹升以禪悅相結契四叔祖九山公官翰林與鏡瀾先生紹觀以學問相切劘三叔父曼雲公與遠峯先生蘊輝同年同入詞館家大人官京師時與修田先生希瀛爲道義交又與葦閒先生希鄭同入儀

曹談藝最相得而余兄弟與詠莪副憲蘊章更稱莫逆副憲又與家大人先後直樞廷敦紀羣之好故知其家世最詳聞其隱德亦最悉家大人嘗在吳門購得扇面彙册中有彭瓏一幅字極挺秀舉以歸余而不知彭爲何許人偶以示詠莪副憲副憲肅然曰此余先六代祖也字一菴又字雲客嘗舉京兆試謁選留都忽心動急南還父病正篤閱五晝夜而沒人以爲誠孝所感服闋補長甯令潔已愛民以民事與上官相爭被誣幾不測子南昞公定求聞難赴考焚香告天事得白公脫然回籍殯葬父母畢懸親遺像於書室中寢與出入必拜告終其身後南昞公中會元狀元先曾祖芝庭公啓豐亦中會元狀元官至大司馬三傳以至於今科甲簪纓不絕皆一菴公之遺澤而世鮮有知者故因吾子之問而敬述之如此按彭氏惜字之報余已詳載前錄中此一菴先生逸事世所鮮傳因更錄之

太倉李氏

太倉李氏科名鼎盛蘅塘太史精於制義時操選政藝林奉爲圭臬授徒甚廣藉此擢巍科者不知凡幾或謂其先德式微至太史而始振殊未核也錢梅溪履園叢話中載太倉李學字仁山父維德以清儉起家力行善事仁山有父風見人緩急必周濟之尤能推誠相與以積德行善相勸人多化之延師課子必敬必恭生五子長卽蘅塘名錫恭中嘉慶丙辰進士官翰林次錫信乾隆癸卯舉人錫瓚巳酉舉人錫惠錫晉又於嘉慶辛酉同登鄉薦今推爲江南望族然則培植家風積累已久梅溪及交仁山所言當不妄矣

吳縣嚴氏

吳縣東洞庭山嚴氏明季以莢雄於鄉順治乙酉以賑濟難民傾其家至其孫嚴曉山書家業又裕乾隆乙亥歲大饑曉山倡捐穀米同諸善士放賑四鼓卽起始終經理其事從不假手他人忽夢神告曰汝家乙年種德當於乙年受報至乙未歲曉山子福中會元入翰林

乙卯歲福子榮亦入翰林官至杭州太守道光乙酉歲榮子良裘又中舉人良裘胞弟良訓又於辛卯壬辰鄉會聯捷入翰林今良訓已陳臬甘隴矣

秦封翁

蘭州秦曉峰先生維嶽乾隆庚戌進士由翰林御史出爲監司其弟某亦由孝廉官山西知縣其封翁某自幼出門謀生爲某中丞所器使掌出入日積月累家頗饒裕年過四十無子忽自省曰吾以家資數萬將與誰耶遂攜萬金至京將捐道員又自念曰官場如戲場一朝下臺皆非我有不如不官之爲美也盡以囊中金購買書籍捆載而回一到家先立義學以教鄰里之不能舉業者每朔望親詣學舍輒以筆墨紙研給與諸生以鼓勵之並立行仁堂以濟貧乏凡施衣施棺施藥之事靡不周至未幾連生二子長卽曉峰先生後年踰九十親見簪纓之繞膝也家大人官甘藩時親悉其事時先生所居距

蘭城尙三十餘里家大人以館後輩禮往見采風問俗相得甚歡惜封翁甫於數年前考終但熟聞其嘉言懿行而已

費封翁

今江西方伯費鶴江先生開綬由嘉慶庚辰翰林歷今職其父歐餘先生由乾隆丙午副舉人官至陝西觀察觀察之父某則常州府中書吏也爲人肝膽有智略狀貌奇偉乾隆間大旱有江陰饑民千餘人結黨滋事大吏欲坐以叛案將入奏矣費翁直其情私將文書名簿詐稱失火盡行燒毀而自首於府中太守知其賢置不問此案遂得從輕發落事隔二十餘年而其子孫蒸蒸日起毗陵人士皆能悉其顛末也按此與吾鄉廖東也封翁故事相仿諺云公門中好修行此之謂也

李書年宮保

霍邱縣民范二之者家貧父爲別村雇工范贅於某村魏媪家爲壻

媪惟一女家亦貧賣饅飽爲生范入贅幾一載次年正月十四日忽不見媪使義子韓三及鄰人各處尋覓無蹤范父疑其被害屢至媪家尋問語侵韓三爲韓推跌遂列詞控縣縣令王某集訊數次未得其情適署內雇一乳婦至卽媪同村人也詢其知媪壻事否曰知之聞之鄰家似是因姦致命王因此有成見在胸日以重刑嚴訊據稱范魏氏與韓三有姦韓起意與其母女將范二之殺死滅口詰其屍所在則云當下將屍支解入鍋煮化潑入土坑將骨剉碎以期滅迹數人異口同聲案情遂定招解至府亦無異詞是時秉皖臬者爲夏邑李書年先生奕疇提勘時見犯供皆順口而出若默諫熟誦者屢詰駁之均矢口不移然不能無疑因此不敢詳院首府因逾限請詳甚力否則請仍發府審先生不聽因另委高太守謀復訊囑云此案據供肉煮骨剉而脯肝腸肚尙無着落似可從此跟究或另有端倪高從之犯果愕然皆稱不知語甚支節先生又命提原差嚴行拷

訊據供初奉縣票查尋范二之時知范有兩家親戚先尋至其姑母家據云既係正月十四日被害何以十五日尙在我家喫元宵又尋至其表伯母家亦云伊十八日猶在我家住歇何以稱十四日被害彼時小人已疑范二之不死擬回縣即稟明此節值案已問明私告之司閹者反遭斥罵謂小人不應混稟因此不敢多言先生已微聞之慨然曰此案真有冤斷不可詳院矣早作夜思惟飭屬責令范父再行找尋此事遂延擱不辦者半載一日突有人至臬署大堂啼哭喊叫自稱范二之從前因賭欠債被人逼迫潛逃外省昨遇鄰人告以家難故趕來自投先生即親提確訊再三無異置於別室隨提獄中三犯隔別詰其謀殺情狀并諭以明日卽招解上院爾等皆當伏法矣三犯者仍各自點首並無戚容及召范二之與之相見衆始錯愕范魏氏首先上前扭住哭云你倒底是人是鬼一向在何處累我們至此哭聲震天魏媪曰我已拚一家性命斷送汝手汝今日又何

必生還一慟欲絕惟韓三仰面哈哈大笑一時堂上堂下無不爲之掩袂竊視先生坐堂皇中亦嗒然若失不發一言久之始詰三犯曰既係如此奇冤前過堂時何以並無一語翻異三犯齊聲泣曰小人因此案歷過府縣堂已十餘次諸刑備受此供悉是縣差所教並云倘上司因翻供駁審一回則汝等悉照前此多受苦一回小人心膽已碎惟望早日結案又何敢再求仲冤乎先生正在嗟歎忽見府縣兩人踉蹌自外闖入伏地嗚咽曰惟大人救我先生乃好慰之曰君等平日但笑我多疑不斷今亦知此案却係我多疑之力乎若悉依君等所爲則魏媪母女及韓三皆應伏極刑范父之誣告府縣之失入皆應擬批合計應死者六人而撫臬之譴戎又其小矣時沉冤驟釋城中萬口稱頌如披雲霧而覩青天以爲是大陰德必有厚報是年先生五十餘矣尙缺嗣次年遂舉一子名銘皖以地誌也後又連舉數子共六人銘皖中庚子進士現任刑部主政銘舒中癸卯舉人

銘霍銘槩等皆有聲庠序闡論者謂是獄平反免死者六人而先生
得子之數適相符合果報昭然天道不爽如此豈不奇哉先生本乾
隆庚子進士銘皖怡於道光庚子成進士是科先生年八十餘父子
先後相隔六十載而作進士同年藝林佳話舉世無兩先生以重宴
鹿鳴重宴瓊林皆蒙 恩賚駢蕃晉銜 宮保天之報施善人正未
有艾也按先生由詞林改官儀部家大人俱步後塵先生巡撫兩浙
時家大人曾謁見於武林節署已微聞先生有平反盛德未得其詳
今歲余觀政杭州與先生令弟見齋邑侯道融晨夕相見見齋爲余
備悉言之因謹著於錄以誌欽仰云

陶雲汀宮保

安化陶文毅公以中卷寒門驟致通顯余前錄中但述其微賤另婚
一事而於其先人隱德未之詳也後閱 蓮亭觀察克襄聞見錄始
知其積累之厚不可不詳載之以勸後人云蓋文毅公之太高祖伯

含公多陰德當前明之季鄉里多嚴自衛有縛竊匪就溺者適公過賊哀呼曰公救我我誓不復爲賊公爲請釋於衆已慮其故志復萌乃施小舟於渡口使濟人以安其生終公世施舟入其人俱改行爲善公每出則攜小筐遇碎磁瓦礫必拾之以利行人及卒之年空室所積之碎磁瓦礫與屋齊矣又其曾祖文溯公亦長者嘗有雪夜入室盜米者跡之得其居乃其所素識者寂然而返終不言其人沒後三十餘年其配彭氏太夫人偶舉以示子孫始知其事猶隱其姓名焉康熙戊子九月鄰舍不戒於火焚燒悉盡而其宅無恙其倉在鄰舍中者亦獨存隔江來救火者見有紅衣人長袖持扇立牆上扇之故火至牆而止牆且爲之爍彭太夫人盡以倉所貯與諸被火者又其祖寅亮公性淡泊無所營家中落一日偶步江濱得遺金俟之終日見一人倉皇至面色如土俯視砂礫中不勝其戚詰之則曰傭工未歸數年矣家有老母今積數年身價將歸養而盡失去是以悲耳

叩其金數悉合遂盡付之其人請分半公曰吾分若金吾不俟若矣
笑而遣之其人叩頭去至其太翁鄉賢公更江先生義舉凡多則其
見宮保文集中心積德宏深故有此福報歐陽文忠謂不於其身必於
其子孫信哉

秦簪園學士

嘉定秦簪園先生前曾詳其因孝而致大魁一事今又聞其厚德一
節因並錄之先生少時貌甚劣質直無文合齒之夕新婦悶坐垂涕
先生詢之曰余雖不才忝名庠序家雖不豐尚可溫飽今日吉期何
爲若此情狀新婦云幼已字有婿家父母嫌其貧遂悔初盟先生詰
以何人新婦爲述其姓氏乃同學友也先生立即避出並遣人將同
學友之來告其故且謝誤娶之罪幸未成婚卽以已之洞房爲同
學友之洞房次日將衾飾衣物悉行贈與同學友而送之歸嗣於乾
隆癸未科登禮榜當未傳臚時前十本已知爲褚廷璋蔡履元商衡

李調元吳霽董潮程沅馮丹香齊劬張秉愚其第一名楷公乃長洲人與同郡某宦素有隙適諸城劉文正公將所定前十本進呈某宦思欲中傷之因語文正公云外間早已迎新鼎甲矣公本公正無私不知機詐聞此言歎然曰難道我有弊乎既有此言曷改諸遂將第十一至第二十二之秦大成沈初章謙恒董誥孫效曾費南英祝德麟李家麟孫良慧曹焜十本進呈而簪園先生竟大魁多士

孟封翁

吾鄉孟瓶菴先生家傳戒殺一事已載前錄中前年回福州復聞其封翁軼事甚可勸世也封翁出身本寒微而饒有才智手邊積貲不過二十餘金而急人之事如已事惟殷殷以濟物爲念一日偶以事宿某鄉店聞店鄰媪媳二人哭聲甚哀封翁私詢之得悉鄰媪有子某數年前出賈於外其去時約以三年必歸後無音耗今過期又三年矣有傳其已死者媳之母家欲奪媳而改嫁之刻日事成卽迎娶

矣媪與媳不忍相離媳亦誓不肯嫁計無所出而哭耳封翁因詢悉其子作何生意賈於何所何年出門遂僞作其子家書並以十金封入函中云三年屆滿正擬收拾行李因生意正旺未肯遽歸茲因某人經過之便特托帶家信並銀十兩家中如有買欠俟我秋間歸來易清也是夜將信親送其家卽避去其媪得書以示媳媳之母家聞之前謀頓寢不敢復言另嫁矣是年秋仲其子果歸其在外作賈事悉與書中之語符合及母語及此讐及寄銀事則其子茫然不知所謂母歎曰此神人暗中保全也因合家望空泥首以謝踰數年封翁復以事過某鄉則舊店已易主店與正宅通宅極整潔中間有小龕龕內有神位其家人日日供香燭每朔望合家人俱來拜禮甚恭封翁偶問何神主人將神代作書並送銀事叙述一過封翁好然曰此非神也乃我一時作用而轉受主家如此敬禮折吾福矣恐其不信爲誦書中語一字不差請速撤去神位主人始泣然泣恍然悟急請

其母呼其家人皆出口恩人在此矣咸羅拜之蓋其子歸後家道小康遂買客店併入已宅而封翁不知也次年爲乾隆己卯瓶菴先生遂發解踰年庚辰即聯捷成進士由翰林改銓部歷司文枋引疾歸而封翁尙健在迄今家門鼎盛科第蟬聯爲福州望族大約皆食封翁之報矣 按數年前余聞李石舟觀察國瑞言其鄉儀封張清恪公徵時軼事與此相彷彿清恪公事在康熙年間且所言不詳而瓶菴先生家事則家大人所及見也故舍彼錄此

顏軍門

顏軍門

鳴皋

粵東梅州人性豪雋喜讀書時有相士謂其他日當以

長鎗大劍取功名顏瞠其妄攻苦益力年屆三十急於進取居父喪禫服未終應試入學爲鄉人攻訐被斥或謂之曰相士之言驗矣觀子骨相魁梧奇偉異日爲朝廷寄閩外任無忝也安事窮年咕嗶爲讓避其言棄所讀書習騎射越歲卽能穿札超乘一試冠軍遂登武

科公車北上舟抵維揚夜泊間鄰舟鄉語喧嘩過訪之則皆南越應武會試者因同行有番禺朱某病劇垂斃議舉而棄諸厓所慮者他日歸鄉朱之親屬索屍棺結訟耳顏曰此大不可公等與朱君同鄉里忍棄之原野飽犬豕腹乎衆曰君獨非同桑梓乎盍過君舟或者起死人而肉白骨徒爲局外人議論無當也顏遂毅然挈朱歸舟親視湯藥越日捨舟登陸而朱病益甚歿於車中途次無以爲殮旅店已死者不得入遂以帕蒙死者首托言猝中惡恐車中顛播負之行三十里晚入旅店主人勿辨也次日擇土殮埋封識而去比入場顏固文士武備非夙嫻而策論則洋洋數千言場中莫與埒同考官以其外場僅列單好姑置之夜分假寐恍惚見案上發奇光起視之則顏卷也挑燈細閱不覺擊節曰此人異日爲將祭遵羊祜之儔也薦於主司劉文正公并述其異遂登上第後歷任海疆至福建臺澎鎮署水師提督以功名終

陳默齋總戊

山陰陳默齋總鎮

廣甯

山世襲雲騎尉歷官壽春兗州騰越三鎮總

兵有壽雪山房詩集官福州中協時與家大人以文字相知又好共談金石之學收藏頗富可稱儒將風流既熟於往還乃得悉其家世蓋康熙初有陳理者本山陰舊家因官廣西平樂府司獄遂入籍桂林孔兵之亂曾救釋被掠婦女千餘人恐不得脫遂自燒其廬事平幸得回籍後長子允恭登康熙甲戌進士官至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次子廷綸登康熙庚辰進士官至安徽廬州府知府孫齊襄應雍正七年保舉賢良方正官至江西廣饒九南道次齊叡官江南鎮江府通判次齊賢官陝西鄜州知府次齊芳官湖北監利縣知縣次齊庶官刑部直隸司員外四人皆雍正元年同榜舉人次齊綬 恩蔭生次齊紳中乾隆壬申進士官翰林院編修至其曾孫聖瑞官刑部陝西司郎中聖時官山東道監察御史聖傳官福建臺灣縣丞殉林爽

文之難世襲雲騎尉聖修官雲南府通判皆舉人默齋卽其元孫襲廕者科名仕宦可謂極盛而不知其先人陰隲之大如此此與崑山徐氏之先故事相仿宜其同此衍慶流芳矣

許氏積德

錢塘許氏陰德前據許之姻親戴君槐谷所述樂亭先生游幕陝甘賑災一事已載於三錄矣茲余需次浙江奉家大人僑寓西冷重訪君家之事則先生之曾孫許季傳廣文所述先生在楚省幕中一事陰德更大亟補錄焉據言樂亭先生諱堯堂乾隆初年於湖北某府幕中司刑名事值教匪事起太守緝獲逆首數人並搜獲同黨入會姓名總冊以屬先生叙稿造冊通稟上憲先生閱冊蓋數萬家皆鄉愚無知被誘脅從者惻然傷之欲救其難而寢其事籌思竟夜毅然而起竟取冊焚之詰旦乃以白太守太守聞之始則拂然繼亦感悟遂命但以逆首數人通稟懲辦其難遂解未幾子石蘭公鉞中乾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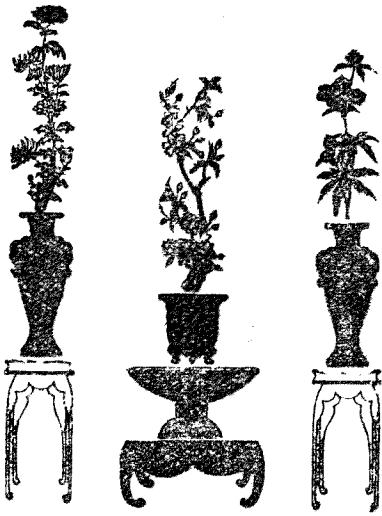
戊午舉人官至司馬孫學范中乾隆戊子舉人壬辰進士官至治中
曾孫乃來中乾隆癸卯舉人官至直隸州知州崇祀廣西名宦祠乃
大中嘉慶辛酉舉人官江蘇梅州 賞藍翎乃濟中乾隆戊午副榜
庚申舉人己巳進士入翰林由肇羅高廉觀察而入爲大常少卿乃
穀中道光辛巳舉人官燉煌縣乃普嘉慶以癸酉拔貢丙子舉人中
庚辰一甲第二名進士入翰林值 樞廷值 南齋 賜紫禁城騎
馬今已官大司馬屢掌文衡乃釗中道光戊子舉人乙未進士入翰
林今官侍讀乃思中道光癸卯舉人卽季傳廣文也其兄弟七人並
科甲而鄉科始自前癸卯終於後癸卯傳爲佳話故杭人有小郭汾
陽之稱而海內言科名之盛者又有錢唐許乃固始吳其之對而乃
字輩以下之科名尙未艾也乃濟之子桂身道光乙酉舉人乃普之
子彭壽道光甲辰舉人丁未二甲第一名進士入翰林乃釗之子培
身道光丙午舉人乃來之孫之瑞乙酉副貢其列膠庠綰簪纓者更

指不勝屈皆樂亭先生本支之裔也又聞石蘭司馬於乾隆庚寅歲歸里覓地葬親有精青烏術之李浙山得地於裏桐塢而不得其穴所在遇顧君善卜告以某月日清晨有紅衣人立於此地上所立之處卽穴也屈時李君蚤起候之果有紅衣人至乃鄉村新婦至山拾取柴草者相所立處果係吉壤因葬樂亭先生於此而先生之弟華清公諱整及石蘭公昆從諱鑑諱鈞皆合祔焉故鈞之後如藕船庶子乃廣敬齋廣文乃裕馥園孝廉立身金橋主政謹身蓮甫孝廉葆身鑑之後如吉齋太守乃安聽樵孝廉乃寬科第亦不絕 許季傳孝廉又言石蘭司馬既擇地桐塢矣同時又得一地於赤山埠爲族中無力者葬其先術家言其地更勝不如易之石蘭公曰彼我一體也倘得更吉何分彼此卒不易族人葬後其裔入籍粵東名 其光者 與錢唐乃字輩兄弟行中式道光丙午科廣東經魁此亦盛事之由於盛德也 又言尊公京兆公初官滇南雲龍州城外山壁夾豎

中有迅流急湍艱於涉濟此岸產鹽必於彼岸貿易趨利者多覆溺公於石壁間施以鐵鑿聯以鐵絙覆以土木遂成懸橋自是往來無患其時公長子以大挑赴粵舟覆於鄱湖尾洪濤巨浸中浮沈十餘里竟得無恙蓋有默佑之者矣 又言公作牧黔西時其處之鹽課於有司常有子衿輩受鹽於官弗償厥課身被扑責甘受無辭相沿成習而弗怪也公曰我子孫亦有讀書者豈可以鬻序中辱同皂隸每寬其責人亦感激樂輸無虧鹽課以上三則皆其家乘所未及載者並爲記述亦足見君家世德相承積善餘慶不勝紀也 又言乃穀以孝廉出爲甘肅知縣初任環縣沙漠不毛之地瘠苦荒寒以辦災之法治之并捐廉爲之經理鑿山得煤浚井得甘民賴其利有訓俗十八條民皆信之地方日阜詞訟日節繼任山丹開渠得地百頃勸民墾荒九處繼任燉煌亦教之於水利農田所蒞之處邊民咸受其賜以勞歿於任歿後其弟滇生於西江學署中奉亂知君已爲燉

煌土地神矣





勸戒四錄卷二

福州梁恭辰撰

李方伯

嘉慶末吾鄉人喧傳李鄒齋方伯爲漳州府城隍神問之漳人皆言之鑿鑿按李鄒齋先生之冤獄已載前錄近閱錢衍石先生記事稿中所載知其治漳之善信可法可師也其言曰福建漳州械鬪最難治鄒齋李公名賡芸曾爲漳守其始至悉召鄉約里正至解飮之酒而告之曰朝廷設官正以平爾曲直也奈何不告官而私鬪爲皆曰告或一二年獄不竟竟亦是非不可知而且先爲身累不得已而鬪耳公曰今有吾在獄至立剖有不當更言之何如皆曰幸甚公曰然則私鬪何爲者歸爲我遍告鄉民後更鬪者吾必禽其渠毋恃賄脫苟有居業吾且盡焚之無悔皆唯唯退然不知公之治果何若也已而有門者立調官兵往捕悉如所言門者大懼公日坐堂上重門洞

開吏役更番侍有愬者直入至公前公命役與俱召所當治者而限以某時日不至則杖役至則立平之釋去不費一錢民皆懽乎曰李公活我雖外縣皆赴愬於公公先詢問大概而後下於縣縣不敢稽以是漳大治至今婦孺能道之其沒而爲神也宜哉

福觀察孫刺史

徐牧菴刺史云福君陰孫君樹新皆予粵東舊同寅稱莫逆交後俱改仕晉省歿於其任聞福君在冀甯道時因改建龍神廟毀棄舊像遂獲神譴不旬日父子相繼歿此事甚怪孫君初任吉州旋升代州州屬每苦旱因建青龍祠以祈甘雨工竣卽櫻疾某月朔昧旦士民咸見公擁朱旄皂蓋入祠卽其易簣時也夫同一龍神也同一創建龍神廟也獲報之殃慶各殊何也大抵龍爲四瀆之尊臍蠻所昭當必有憑之者福君投舊像於濁流夔越已甚孫君蒞州治前後六年實心爲政凡修理文廟學宮及開玉帶河大工畢舉振文風興水利

卽無龍祠之建亦當廟食茲土此固理之彰彰者暇日牽連書之以見司土者政尙圖新事維求舊總期於物有濟行乎我心所安而果報之理卽寓其中矣刺史爲家大人壬戌同年名應麟八十餘歲無疾而終此其遺集中筆錄一條義備勸戒因錄之

錢孝廉

于蓮亭聞見錄云潤州錢爲林孝廉乾隆年間設帳某紳家某弟子甚聰慧不肯讀書錢督之甚力弟子曰某如石火電光明年卽當歸去讀書何益錢驚詢其故答曰某本係菩薩侍者以過譎人間不久當仍歸本來矣錢因問爾旣自知能知我否時錢未有子並詢以何時可得答云師前生乃明季周介生今生應以孝廉作邑令命中本不應有子如能廣積陰騭可得二子一孝廉一拔貢也次年某弟子果不祿錢自後遇有善事努力爲之不少怠後選山西邑令邑在萬山中崑崎嶮峻爲虎狼出沒之所錢後因事下鄉息輿山中輿夫俱

熟寐道旁忽見白鬚叟執一小旗插某輿夫首錢怪之潛取匿懷中少刻有一虎咆哮而至似有所覓不得遂去老人復來又插旗於輿夫首錢又去之虎復至而含怒意遍喚各輿夫似欲有所搏噬後竟去錢急喚輿夫醒告以故輿夫亦言夢見虎欲食之狀甚可怖錢因促返署至則細詢輿夫有何罪業輿夫自言曾經毆母錢怒曰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命重杖三十杖訖輿夫叩首言求主人賜以百金爲養母資伊卽出家爲僧矣錢如數應之輿夫卽飄然去後錢果生二子長名之鼎赴京鄉試時錢已歿未揭曉前忽有一行脚僧至求見闍者不納僧言有某嫗相識闍者呼嫗出則卽脫厄之輿夫也因與之見之鼎言卽君今科必中然有失德不能成進士須力行善事方可延算語畢遂去之鼎果獲售後壽竟不永其弟某以拔貢終均應其弟子之言嗟乎錢以夙世奸慝宜得惡報轉世猶得以孝廉官邑令其從前根柢之厚可知乃命應絕嗣以行善而獲二子可見彼蒼

之許人以自新也。至某與夫者不孝其親罪莫大焉。及一旦悔悟遁跡空門。竟獲前知。非其中有所得而能若是乎。

某明經

于蓮亭又曰：杭州有某明經者，平日嗜酒，醉後輒嫚罵，率以爲常。某年元旦，某出門遇一乞婦，索錢狀甚苦。他人皆不顧，某忽發善心，給以一錢而去。後某因病入冥，閻王責其儂薄，無行命判官稽其善惡冊子，惡跡甚多，而善事只有一件，因令秤之。善惡相等，閻王令判官查其是何善事，則卽曾給乞婦一錢也。蓋乞婦乃觀世音化身，諸人皆掉頭不顧，獨某給以一錢，故閻王準令還陽。某再生後戒酒行善，又歷多年始歿，觀此則知何地無鬼神。一錢而卽能延紀，則何事不可爲善，又何人不能爲善乎。

百文敏公

嘉慶年間封圻大吏才猷卓著者，首推百文敏公。當時朝廷稱之。

曰能身後謚之曰敏非虛美也余少時隨宦荆南屢聞公之宦蹟而未能道其詳昨從漢陽友人偶談一事已不愧神明之譽兼可爲勸戒之資矣因亟筆記之云方百文敏公之總制兩湖也有江西客民在漢口經紀數年積有餘貲回家置產漸臻完美因年踰周甲思終老於家以免奔馳之苦有一弟在家誦讀僅博一衿誰知弟心不良恃田園契據盡在手中將兄遞年產業作爲己手所進一股全吞致兄垂老蕭條無可控訴不得已挾其微資重赴漢口爲賈遷延數載生意甚微鬱悶吁歎無以自遣熟聞百公之精明屢仲民間之冤抑遂作詞呈控訊出其祖父寒微一無遺落弟年甫冠向賴老兄撫養得以讀書成人情事時公已洞見此案大概収呈後不加批發即手交江夏令諭令設法辦理江夏令以案關隔省旣難於傳人又無從察訪延至數日莫展一籌轉求教於制府公笑曰此易易耳即在盜案中列其弟爲窩家斯得之矣江夏令因遵諭具詳公卽飛咨江西

中丞刻日嚴拏其弟到案不由分辨即押解至湖北歸案質訊公隨
即親提至大堂厲聲呵斥曰秀才家應守名教乃敢作盜窩家致富
千金情實可惡法更難寬速令供招定案時其弟魂不附身只求苟
全性命指天誓曰供稱家產係兄作賈所成實無與盜通窩情事問
以兄現在何處答言現居漢口立傳到案質訊明確斷定革去生員
薄與答罰即將家產仍歸兄管聽兄隨時贍給不准分外妄干弟亦
俯首遵依完結毫無異議案關兩省事閱多年不過數語之間而真
情畢露頌聲載道冤氣全伸非甚神明其孰能與於此乎聞近日陳
望波先生之次子貫甫邑侯景晉作令山西即仿此斷結一案大著
循聲使天下之折獄者盡如是也上以是勸下以是戒又何莠民之
能容於世哉

節婦請旌

江都史望之宮保登賢書後文名噪甚曾爲揚州珠太守麟伊幕上

客一日在家午寐恍惚一青衣持帖并舁輿來請夢中以爲太守也遂乘輿同往至一公廡有官降階相迎古貌古衣冠乃一素不相識之人私計旣到此未便遽退古衣冠者執禮甚恭堂設一席遂分賓主坐定肴不豐美而甚冷話甫畢遂有司簽者請主人出廳事問案古衣冠者曰先生請少待某有公事暫少陪幸堅坐毋妄動也宮保口雖唯唯乃潛躡其後以偵之瞥見一老婦襤褸蹢躅而進手持一紙若投狀控告者語不甚了了古衣冠者在堂上拱立有敬意久之但聞堂上者云此舉交與我處分老婦退堂上者乃復坐俄而聞鎖鑰聲兩少年至俯俯階下覷觴萬狀視之乃鄉榜某房師之一子一姪也子服秋葵色夾衫姪服玉色夾衫心異之以爲如此服色何以狼狽若此有何罪犯而鎖鑰又若此忽聞堂上古衣冠者擊案大聲呼堂下衆役嚴刑并下宮保不忍卒視退而歸少頃古衣冠復回向宮保云先生前程遠大幸自愛遂醒覺後夢境歷歷如在目前宮保

頗不自安又未便上書某房師詢探此事其時某房師作令吳中宮保因藉請謁之名兼可訪此夢因遂駕舟渡江前往甫至署門司閤者云史老爺來得甚好主人因少爺姪少爺同時暴病而亡心甚憂悶正可與主人排解宮保奇之入見房師云世兄臨終時是秋葵色夾衫否房師云你如何得知宮保備述夢境時日并同究不解老婦控告何故某房師因而詳細稽察乃知有一富室節婦請旌少爺姪少爺勒索重費數次批駁不准致未獲邀旌表宮保於是代爲詳請并列入志乘焉宮保之長君頽生大令丙榮囑羅茗香茂才士琳代撰宮保行述故知其詳茗香爲余轉述云帝君曰勿壞人之名節况於其中取利乎宜報之速也

又

婺源某孝廉負時望鄰邑聘修縣志有公舉兩婦人節孝者哂曰不嫁易易耳奚足爲奇擯之不錄乾隆癸丑赴春闈過泰山下宿旅舍

夢兩婦人戟手相向曰我等茹蘖飲冰所得僅此虛名何物狂生乃謂易而黜之則今得請於帝矣某驚覺告之同人咸以爲妖夢不足憑及入闈三藝方成卽將瞻清忽見兩婦人入署之曰今科本可掄魁入翰苑因爾妄肆雌黃革除已盡尙望終場耶執其筆不得下乃狂呼徹夜自碎其卷而出

雷擊負心

秦州鄭姓者其父工刀筆積有貲鄭世其業性素乖張無惡不作私一婢有孕其妻知而責之謂事旣如此只得納爲妾鄭不承且辱打婢並云其孕不知從何而來遣之去婢歸其家爲父母所詬謂行此無恥事而仍爲人所擯棄何以爲人婢忿極無以自容遂自縊而鄭自若也其妻知婢之死責夫昧良喪心泣告曰吾此後尙能靠汝乎鄭厭其絮聒以脚踢之適中其腹妻亦有孕痛楚之下亦自縊其妻父在揚州鄭以其女產亡報岳家亦不之疑一日鄭到揚州經紀隱

爲續絃計也住新橋寺是日午後大雷雨鄭適在乘陰聞雷聲卽面有戒色忽霹靂一聲而鄭死矣時同在寺者一賣畫一小道士均被震而蘇此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事余正隨侍邗上故知其詳如此

幹員果報

乾隆五十五年 恩賞老民銀米絹肉一案各省並無京控之事惟杭州府所屬之新城吳知縣造報散給底冊未經檢點仍存經辦書吏之家該縣典史馬姓者挾平日私嫌勾通書吏將蓋印底冊全行騙入已手隨羅列浮冒不符各款直揭部科當奉 欽派大臣隨帶司員馳驛赴浙查辦其時浙江巡撫琅玕藩司顧學潮臬司顧長絃杭嘉湖道清泰會同計議或謂此件關繫通省大局設星使勘問時馬典史竟將該縣底冊面呈其事殊難收拾與其臨時棘手莫若趁星使未到之先先向原告誘出冊據使其當堂無可呈出在原告不

過誣告不實罪止譴戎而於通省大局得以保全所裨實多時撫臺及藩道俱默無一言惟廉訪深以爲是私語府縣曰有能事者聽自爲之於是公選候補幹員中有某姓者授以秘計而去次夜忽報有小欽差入城直入臬署大堂令提馬典史訊供並云星使命我先來探聽如有證據必與仲理否卽坐誣馬典史遽將懷中底冊呈出小欽差畧繙一過晒曰既有此憑據明晨二位大人一到可不煩言而了矣次日星使果到提案索據馬典史稱昨夜已呈小欽差處星使大駭立將所帶之司員供事人等令其一一識認全屬茫然馬語塞卽照誣告重事不實例譴戎新疆起解後馬父子同行蓋馬本意祇控本省其子慫令直揭部科也行抵安徽之亳州地方夜宿旅店其子因被父埋怨悔恨交加乘夜自縊其父次早驚知亦卽行自刎事隔踰年幹員某姓者迴避到閩山沙縣調任龍溪在龍溪任內因批解錢糧被盜刦奪未敢聲張私行賠墊補解後由他縣獲盜供出某

年月日在龍溪縣刦過錢根一次未破大府據實 奏參將某姓者亦發新疆謹戎行抵亳州夜間竟被馬典史現形活捉而去蓋卽前此馬父子自戕地也

雷州太守

羅茗香曰道光九年在京師闕邸抄有部選雷州知府某行至高郵遇雷震死滿洲人禮部司員出身因詢之禮部主事劉申甫丈據云此人係同僚死晚矣初選知府時惟挈妻出都而置瞽母於京師託言資斧不足俟到任卽遣人迎養且言所住屋已給房租三年並有經摺可向某錢店按月取錢數千爲養贍其瞽母無如何亦姑聽之乃去甫一月而房東卽來催租某錢店亦不復發錢始知房租僅給過一月而錢店亦止存錢數千也其母飢寒交迫晝夜哭泣此等逆子不死尙有天理乎及南旋過高郵詢之舟人則知某尙有山西債客同行至高郵湖某令僕商之舟子令擠債客於湖中許酬以錢舟

子不可某又商之水手水手許之是晚將下手而雷忽至先提知府出艙擊死並燒其婦之身僅未死一舟惶恐舟子始吐實以告山西客山西客仰天焚券並於淮安府雷神廟演醮三日酬神而去嚮聞雷擊不孝事甚多此則出於二千石且所選適值雷州是天誅早定卽無謀害債主之事不擊諸高郵亦必擊諸雷州也 按此事已載在三錄實卽一事而顛末微異故兩存之

放饒口

鬼神之情狀不外一理其感格不外一誠佛教有孟蘭盆施食法俗名放饒口最爲顯應主之者不可不虔佛岡直隸同知治大埔坪本清遠英德二縣山僻交界地爲盜賊逋逃藪嘉慶十八年奏割二縣十三堡六鄉專設廳治民社之外兼轄營伍故衙署甚寬敞有東西兩箭道爲訓練考拔之所其三堂五大間左右廂十二間亦頗軒豁惟下多古塚居之者輒病死相繼道光十三四年間合肥王君

巴縣王君 大受 先後以試用通同署篆皆病不數日死丁酉春余戚
龔韞山來視事前任劉持正相告以勿寓眷口於正室宜居東偏之
說龔從之惟初履任幕友跟役甚夥他屋皆滿獨三堂空闕遂令親
隨十餘人葦處焉竊謂陽氣盛則陰戾消也既而病魔者頗多甚有
白日見鬼者羣疑草釋龔因自詣焚香默祝以此地既爲官衙使鬼
而無知則魂升魄降早應自忘形跡使鬼而有知則幽明各別更不
宜混處此間與 朝廷守土之臣爭舍宇嗣此倘能斂跡俾居之安
則每屆中元時當爲若延僧施食否則當牒城隍盡行拘治祝畢而
病者漸愈家人亦自是不復訛傳鬼怪矣是秋七月卽選戒律僧設
壇虔酬此願次年仍循舊設壇值風雨首座僧微有懈意忽燈燭皆
滅頭痛不可忍比下壇歸寺此僧復半途無故傾跌其供獻器具皆
磕碎臥病十餘日乃瘥蓋以不虔而爲鬼所擲揄也 按龔戚名耿
光字韞山吾鄉海峯郡守之孫余姑夫小峯邑侯之子祖父皆循吏

韞山官廣東能繼其家聲聞余方輯勸戒之書手錄數條寄示皆粵東近聞也因編入四錄中凡九事

雷擊產婦

秦心齋

守恆

云會稽陳中丞

大文

里第對河有小民張姓母子食貧

者其子賣錫以養而母以縫紉佐之積有微貲娶一婦冀代母勞也孰知婦驕而惰屢欲出之以母諭留且經有孕而止一日婦產兒值子外出家中乏米其母以工資十餘文易米爲粥和錫以飼婦婦斥其不具厚味厲聲呵罵之母屏息含淚出婦怒猶未已竟傾粥於淨桶中斯時天氣清朗忽黑雲突起霹靂一聲攝婦出房跪而擊斃於中庭淨桶亦攝擲其前粥粒雜糞汚焉雷神以入產室故觸穢不能去集於陳中丞旗杆斗上似鷄非鷄似鷹非鷹觀者如堵直至所擊產婦彌月之期始大雨雷電騰空飛去此道光三年七月事

王文虎

心齋又云李鐵橋廉訪未遇時有所用工人王文虎廉訪既仕稍潤助之初與其兄文龍就市頭設地攤攤賣菓菜繼而積資漸裕則賃舖屋販京菓南貨迨廉訪歸里復貸以千金遂置業開行居然稱富賈山陰城中有火帝廟久頽圯文虎獨力修建落成於道光八年之秋維時兄弟二人開張三大行店曰萬祥曰大有曰恆記鼎峙於城中之大江橋街是冬回祿各店舖皆被焚且有隔河延燒者獨王氏三行店屹立不燬或噴噴稱其獨修火神廟之報余聞其人雖市儈頗誠懇重然諾且兄弟極相友愛然則所以獨免鬱攸之災者非僅獲報於修廟矣

虔奉大士

嘉慶李肖岩秀才

汝舟

言道光戊戌渠館粵西容縣楊梅墟有國學

生孔三者名學傳福建汀州人在墟業菸賃店屋四進挈小妻居焉嘗送子弟附李館讀書賓主意甚洽次年新正孔以春觴招客李亦

與焉坐次序齒適與孔同年生因戲以求見同年嫂爲請孔欣然諾之呼其妾出見妾居第三進屋甫出至二進廳前而三進屋轟然壓下主客皆驚倒趨視之則三進屋樑因年久蠹蛀而塌也閣上積貨室內奩函皆雜殘磚斷瓦間狼藉滿地而孔妾適出無恙孔向坐客述其妾常虔奉大士狀謂房中掛像一幅朝夕必淨手焚香學膜拜值齋期必跪誦觀音經萬遍閉門獨宿今日使非李先生請見其不斃於巖墻也幾希殆大士假手李先生示顯應歟於是奉持益虔而墟間婦女知其事者咸爭誦觀音經矣 杭州張仲甫中翰嘗語余曰先大夫倉塲公素敬奉觀音自言嘉慶十年蒞任蘇藩時在清江浦舟中閒談韜華觀察組綬言上年出京在天津鹽政珠隆阿署中聞珠自述其先世奉觀音惟謹母氏奉觀音咒尤虔余亦持誦無間寒暑前在廬鳳道任內因宿州戕官巨案親往督拏身被刃傷數處又被矛戳喉右方戳之際自問已無生理猛誦觀音大士呪矛傷竟

未透膜醫治旋愈至今癩痕猶可指也是日單觀察漢適同到舟亦述伊祖母奉觀音最篤家有狐患禳除罔效一日有婦人叩門約年三十餘自言能治邪崇持清水徧灑牆角而去狐果寂然別時問何時再見約以十二年因於門後粘紙條書記屆期亦久忘之一日忽有老僧來化齋齋畢卽不見始悟前後皆大士化也

淫報

道光十七年間電白水東有乞者約三十餘歲患疝症腎囊如斗大纍垂膝間出則以兩手捧之蹣跚而行處則以矮杌乘尻尾箕踞而坐自隱其姓名而述生平所爲云家本大族頗饒裕少年漁色每宿青樓擁五六妓作聯床之歡又曾入艇艇擇艇婦之稍有姿色者淫之輒過十數艇而後已因是氣虛爲風邪所中得疝證屢治不效初如柿漸如瓜繼如斗遂成痼疾家資亦蕩盡貧病交迫孑然一身親故皆絕望乃向舊所識妓借貸始猶有應者久之並加白眼不得已

而效癡瘋所爲日往妓館蹲伏門中強討惡索焉嗟夫斯殆淫夫之
獲現報者乎客有識之者能舉其姓氏云

廣東火劫

粵東酬神演劇婦女雜選列棚以觀名曰看臺又曰子臺市廛無賴
子混跡其間斜睨竊探恣意品評以爲笑樂甚有攫取釵釧者最爲
惡俗屢禁不悛道光乙巳四月廿日廣州九曜坊境演劇搭臺於學
政署前地本窄狹蓆棚鱗次一子臺內因吸水菸遺火遂爾燎原燒
斃男婦一千四百餘人焦頭爛額斷骨殘骸親屬多不辨識官爲攢
殮焉先一夜梨園掌鼓者看守戲箱假寐場上見有數紅鬚赤面人
又有無數披頭折脛人叱之寂然甫交睫復恍惚如夢又見有似差
役頭戴纓帽手持鎖鍊者三十餘人擁入戲棚捉人驚懼而醒心知
有異質明以告掌班轉請於司事欲改期演唱司事弗許及金鼓甫
作大鼓忽震裂掌鼓者覺全身發熱如坐甌中汗出不止適扮加官

之優人亦言其戴假面登場時視臺下看戲人面目皆異常焦黑二人遂相與托疾俱去未幾士女如雲肩摩踵接不移時而災至矣是日也西關有王姓者家小康翁媪素忠厚爲族黨鄰里所稱祇一子已授室矣忽告翁媪欲入城觀劇囑其婦某氏爲之櫛髮婦於辮頂分四縷辨焉甫出門遇友人約往佛山鎮置貨初猶以他故辭不欲往強之乃偕行比災作則是子已在佛山鎮而翁媪不知也聞戲場火發亟率婦往視則烈焰燼餘有屍似其子者哭而殮之招魂設靈於家其婦自往視至畢葬竟不哭翁媪皆呵之謂其無夫妻情婦第順受不與辨未幾其子與友自佛山歸翁媪愕然稱其婦智因詰其何以確知非夫也婦言當日係四縷辨髮諦審灰燼髮痕乃三縷故不敢哭然究不知夫之所往疑慮莫釋晨夕淚痕浸漬枕蓆間亦不敢言耳使非翁媪平日忠厚是子之不及於難也幾希是日之火起於看臺而被焚之慘則由於攤館蓋署前多奸蠹包庇開場聚賭者

吏莫能詰彼時適有南海縣文武約會查拿機事不密爲若輩所覺預將東轅門關閉火發時衆皆由西轅門走避擁擠踐踏而斃者約二三百人居中被焚之屍有挺立不仆者有似油炸蝦者有爲灰燼堆塚不存人形者約千餘人其逃出之人有燒去半頭半臂者有燒去一手一足者近或至家遠僅至中途又約斃百餘人使當時東轅門不閉則西轅門閉塞東出九曜坊所全活當不尠賭近於盜林少穆先生爲總制時嘗嚴其禁不料賭關於火也如此聞是日男婦闖入學政儀門由考舍抓牆逃避者尙千餘人意或不在劫數內者乎更有奇者番禺長塘街有寡婦某氏夫死無子撫六歲幼女守志甚苦是日此女隨其孀母觀劇其孀母已燒斃某氏度其女亦及於難也并一早備小匣往收其屍屢尋不見忽聞其女呻吟聲出自數重屍下駭極倩人將屍逐一移去則其女尙有氣息祇燒去半邊了髻抱負而歸詰其所以女言當時并不知火發祇似睡熟夢壓者然覺

身不由己弗能轉動醒而號呼耳

歐某

高州梅菴鎮市塵櫛比間以茅屋隆冬多火患龔韞山任高倅時置救火器具若干於壯快兩班中遴選捷健者充役并令坊市皆設太平水缸水桶有警則率以往盡撤舖檐竹搭及茅房之當火者故在任二年餘雖間有不戒鮮延燒甲辰正月十五日木欄街燒火一方皆成灰燼而奇莫奇於乙巳四月廿二日塘基頭街歐姓舖之被火尤可爲鑿誠也歐名某年四十餘其祖父以盤剝起家積貲頗厚橫行鄉曲人皆呼爲按察差某席其資業世濟其惡人又以小按察差呼之梅菴產大麴酒上由電白之水東出口販運達廣肇下由吳川之黃坡出口販運至雷瓊鎮民多業酒者歐某亦在塘基頭開張酒米店顧密結一夥伴一車夫運酒米通洋濟匪以圖重利且間於酒埕內暗藏火藥出口與洋匪易人胆人胆者匪徒擄人活剝取胆謂

可以活重傷效於熊胆者也所行詭秘人無知者一夕將午其夥自水東回稱探聞外洋亟需火藥可獲利倍蓰歐某立取酒埕裝就限星夜販往已將發矣值陣雨車夫與其夥私議待霽後行計程六十里當可如限至於是載於車以待既而夜雨未止其夥恐藥埕露處受濕復搬入舖後深處拚置更餘倦而假寐恍見火藥邊似有人手執油捻照看者方驚叱問其人遽擲油捻去火藥遂轟發屋瓦震飛墻壁拆裂夥伴焚死車夫亦爲崩墻壓斃焉歐某傷而復蘇自言平日多宿妓家是晚適因事未去見火發欲逃念人胆不易得有數枚在舖內櫃中脫火勢尙緩急俯首向櫃取胆不料火已及身方舉頭呼救忽墻磚墜碎頂心痛而昏斃及救出手足糜爛猶執人胆一枚鄉鄰好事者卽取以灌之乃甦而自述火發顛末且云此時求死不得求生不能人胆雖可活重傷恐腦破不可活呼號敗堵下次日亦斃尤可異者其舖有蒸酒工二人當火未發時夢中如有人呼之

起遂開門出望行未數武而舖忽焚又車夫宿店與歐舖只隔一墻車店不止宿此車夫一人而歐舖被焚既未延燒其頽墻所毀又止壓斃此車夫餘不波及也噫報應之不爽也於無干之工人則默啓而出之助惡之夥伴車夫則或焚或擊而斃之稔惡之歐某則焚不僮焚擊不僮擊使之自揭其隱昭示於人而後斃吁可畏矣

周廉訪述六事

周廉訪云金陵陳石渠封翁名秀才也家貧訓徒爲生持躬端謹言行不苟歷年撙節積束修二百金適嘉慶甲戌歲大饑一太幾及千錢道殣相望封翁出所藏金謂諸子曰此爾父數十年減衣食積所入束修之餘也本欲分貽爾輩今歲凶米貴而目覩里中貧民乏食意有不忍欲以此金易米賤糶之若汝等咸謂可則行否則止諸子皆唯唯如命乃罄囊購米減價賣於門外且令諸子分日親守之非素識之貧者不得售售亦不得過數升其子皆克承父志盡力輾轉

爲之金盡而止先是子維屏已領癸酉鄉薦戊寅子維垣亦登賢書已卯遂同榜成進士夫封翁一寒士耳不惜以平生銖積寸累之金傾囊活貧戶雖所捐僅二百金視富人之出貲千萬尤爲難得宜天之報之速且厚也子維垣現官山西潞安司馬孫輩亦多有聲庠序其繼起方未艾云 又云江甯某嫗奉佛極謹朔望必親赴寺院焚香禮佛年六十餘其子某曰母太勞兒願代之遂沒其香金作賭費而詭以燒香對數年後子忽病伏枕叩首無算自言曩日乾沒金數其母代爲哀求其子述神語終不許母撫令暫臥欲禱於祠甫出戶聞其子大叫急反視之鮮血浹褥口中全舌一條吐枕畔遂死 又云浙杭有宦家子某與僕婦通其兄知之曰父母責弟而逐僕婦某送婦出門約俟兄出再來婦憤曰俟汝家人死絕我乃至耳某反覆尋思遂市毒藥無數置厨下水缸中父及兩兄並某妻一時斃當兄病未絕時其母延醫視病者甫至廳事某遽出呵醫者曰爾無入

入不爾寬也醫惶遽出後其母微有覺商於舅舅駭曰此何事尙不急首耶母悟呈於官闔城以爲怪收某入錢塘獄某至公堂時猶着袍褂靴帽稱縣令爲老伯以爲其父曾同寅也入獄後作書哀母救畧言兒雖罪大然兒在母尙有奉養之人兒死母及兩嫂皆無依且又無嗣祭且絕今生死在母手母卽不念兒獨不念宗祀乎母得之頗猶豫欲申救之舅力阻乃止獄遂定某知無活理竟絕食邑令喻之食不可稟於院撫軍曰是易事耳卽日請 王命磔於市焉某年未三十通文墨善應對不知何冤業至此或曰其祖官某省臬司以果決能治獄稱當不免有枉死囚也此道光十五六年事見邸抄又云楊說華宜興巨猾也以刻薄起家無所不爲鄉人欲食其肉者衆而楊素與守令相攀援莫敢先發偶覓匠裁衣故寬其尺寸從屏後潛窺之裁衣者見有餘剪匿置甑下楊出視堂中鍾旭像久之曰唯旋咤曰有是事耶旣而曰華聞命矣反顧裁衣匠呵之曰爾何得

竊我物從某處剪下藏某角氈底適鐘進士告我矣搜得遂欲加以捶楚裁衣者叩首乞恕楊曰然則自此後呼爾必至凡有裁作皆不許取吾值匠素畏楊橫不敢不從遂留於家奴役之其險詐皆類此有徽人某貸其財僅償母命楊大怒曰狗子敢爾捉至家毆辱無算徽人終無償楊命裸其身以利錐刺其膚每一孔納一麥體幾遍置空室中一日後麥皆浮腫百脈湧塞楊命拽置門外會有同籍商某見而留於家醫之愈乃書事山徒跪被髮遍訴徽人之商於宜者哀動行路徽人多巨商雄於財又激於義皆怒釀命列楊惡狀遍控之先是宜有縣丞正紅旂某者楊邀之飲席間觸某怒某以官卑不敢撻強忍而罷後某以累薦擢常州守徽人之控也經年不得直某蒞常州任徽人又控於馬前守詢悉勃然怒竟提審且招告焉於是楊遂敗以別有搶奪婦女各重情獄成論死瘦斃此乾隆末年事嘉慶中有石工某死而復蘇告人曰頃往城隍廟繫磨石吾詢以何用鬼

卒曰磨楊說華

又云江陰申江鎮富家有父夜入子舍子疑爲盜持挺一擊而殺之到官論如律臨刑時謂人曰顯報也先是同鎮有善穿窬者改行久與某子素相識偶因貧窘復試舊技夜入某子家某子覺之遽呼其名偷者不得已應之某子曰余與子鄰里也有無可以相通何必是偷者頓首謝某子遂置酒與共飲伺其醉謀於父父欲擊殺而埋其屍子恐事發不妥乃取朱墨色塗其面披其髮反縛其手而以絮塞其口棄諸偷者之門夜四鼓偷者醒口不得開縛不得解急躍起以臀叩門偷之子以爲父歸也急啓關偷者聲鳴鳴距躍而入子出不意見奇鬼急以挺擊之遂斃徐疑其爲人也濯而視之乃其父大驚首於官擬極刑蓋距某子之殺其父也僅數年耳

又云地獄之說始於釋氏世每疑其妄誕不知明有王法幽有鬼神宇宙間一定之理以理揆之地獄輪迴之事在所必有昔真西山先

生謂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以尊經學聖之大儒而未嘗言其必無彼肆口斥爲妄誕者適啓小人無忌憚之心耳世有玉歷傳鈔一書所載皆冥府諸獄科條其詞俚俗稍知文者輒棄不閱而實足令愚夫愚婦聞之悚息汗下蘇杭間有是書金陵未之有也嘉慶壬申陳仲長封翁廷頤嘗以事至杭見是書悚然敬信乃於行篋中攜歸金陵鏤板傳之次年癸酉科長子寶儉應京兆試獲雋聯捷成進士封翁壽逾八旬矍鑠健飯無疾而終卒之夕其長孫聞祖不豫自外入視見所臥屋上有白氣貫天半急入而封翁即以其時長逝封翁生平多厚德睦婣贍族人有相欺侮者坦然若不知從無疾言遽色加於人又以傳錄是書之功或當沒有所證矣

池上草堂筆記勸戒四錄卷三

福州梁恭辰撰

李鳳岡太守

吾鄉李鳳岡太守威文章政事中外交推聞其作刑部司員時隨某大僚出京審案夜宿旅店見一婦人出而薦寢李知非人因愛其美遂共枕蓆及差回又宿此店此婦復出正欲解衣就寢忽李之太夫人持杖而至向婦痛打曰妖狐何敢魅我兒婦乃遁去李不覺痛哭太夫人旋亦不見蓋太夫人已歿多年矣李雖精神堅固此番若再爲所惑卽不免有性命之憂故太夫人遠來相救也 按先生素工八法真草篆隸並絕精乾隆戊戌由內閣中書會試中式 廷試卷已將入鼎甲之選及引 見並不獲入詞館選後由刑部郎出守廣州爲蔣礪堂督部所器重力薦於 朝而先生已引疾去挽留之不獲京居十餘年復灑然返里爲龍溪山長終其身道光庚寅應重宴

鹿鳴以距省遼遠不赴壽將九十矣家大人與先生同官京師以後進結忘年之契嘗以所聞前事質之先生先生泫然曰事誠有之然余緣此始知人生一舉一動皆有鬼神祖宗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誠我生得力之處敢或忘諸蓋吾閩鄉前輩之揚歷中外品學兼優進退自如而身名俱泰者當於先生首屈一指矣

孽龍行雨

熊鉛山先生語家大人曰理刑貴明尤貴斷然惟明然後能斷兼之者惟吾友金蘭畦先生相傳先生官部曹時有同僚夢至一所燈燭輝煌侍衛森列正坐者爲金旁坐者二人不相識門外有數千百人呼冤之聲俄擁一龍至階前訴曰孽龍行雨漂沒居民無算求仲理旋有一吏趨進曰據天條當斬金不應旁坐者曰然則依例乎金拍案叱吏曰行雨因公漂沒過出無心法當流徙吏以例爭金怒曰汝等舞文宜斬命卽釋龍龍忽躍上天去呼冤者羣詈金金推案起遂

寤後同僚以此夢微諭金金但笑而不承也踰年金以公事渡江驟遭暴風舟將覆俄有一金龍翼其後稍浪頓平頃刻達彼岸矣

顧宦

乾隆中吳門有顧某者南雅先生之遠族也曾官河南商邱縣邑中有富室寡婦族人謀其產誣以姦情且云腹中有娠前縣官得賄欲據以定案寡婦上控委顧某案其事既不能平反而又得賄以護前官寡婦自知冤不能白竟於上堂時取所懷七首自剖其腹立時殞命顧某以此削職歸數年安居而已有齊門外楊姓者貿易蘭陽路過一村卽寡婦之舊宅也其宅已售他家開張飯店店後有大樓三間素有鬼人不敢居是日天已暮楊急於投宿主人曰今夜客多然大樓又有鬼不敢留也楊自恃膽壯遂投宿未二更果有一女鬼彳亍而來問客是蘇州人耶吾有冤欲報非禍君也楊曰我非官安能雪汝冤鬼曰倘能帶我去必有以報大德楊曰惟命是聽其如何能

帶幸示我也鬼曰但於君啓行時呼賢妹一聲又一路過橋過船俱低聲呼我至蘇州日以傘一柄我藏於中到顧某家一擲其門中足矣鬼又曰我所以久不離此樓者有金珠一篋值千金藏於某處今卽以報君可矣言畢而去遂寂然至天明楊如其言尋之果獲一篋遂回吳顧某是日方演劇請客楊從衆人雜還中持傘進門人不覺也顧方與客讌飲歡笑忽見一女鬼手持匕首鮮血淋漓立於堂下顧大呼曰冤家到矣衆客驚愕無所見是夜顧自錄此案顛末一紙粘於壁間遂自縊死故吳人至今皆能道其事南雅先生亦曾爲家大人述之

沈曲園

山陰沈曲園游幕河南爲光州陳刺史所聘甚倚任之光州有老貢生某一子遠游數年不歸媳少艾有姿色育一女僅五齡翁媳相依紡績度日其子出門時曾貸鄰某錢若干久未償鄰某窺其媳美書

一僞券言以妻作抵狀託署州吏目朱景軾夤緣賄囑具控於本州曲園判以媳歸鄰某貢生不從發學戒飭以夏楚辱之憤甚遂自經其媳痛翁之含冤身死也知必不免先將幼女勒斃亦自經越一年陳刺史擢開封守去朱景軾遂署州篆而曲園亦別就杞縣周公幕又爲朱景軾謀幹勒令杞縣尉戴師雄告病以景軾補其缺乾隆丙午正月七日曲園夜見一戴頂者攜一少婦幼女登其牀教之咳嗽旋吐粉紅痰自此三鬼晝夜纏擾徧身扭捏作青紫色或獨坐喃喃自爲問荅時有知其事者而未敢言也至十四日黃昏曲園有大小兩僕取粥進瞥見窻下立一長人身出簷上以巨掌打大僕而其小者亦見之同時驚仆口吐白涎不省人事灌救始醒被掌之僕面黑如鍋煤莫不駭異十五日署中正演戲曲園在臥房大叫一聲而絕其尸橫撲椅上口張鼻掀鬚皆矗立兩目如鈴見者無不反走朱景軾爲買棺殯殮寄於西門之觀音堂不一年景軾二子一妻俱死又

以風癱去官杞縣尉仍以戴師雄坐補

黃君美

吳門有黃君美者好結交胥吏捕役無惡不爲被其害者不可數計一日忽發狂赤體持刀出門外叢人中自割其肌肉每割一處自言此某事之報割其陰曰此淫人妻女報割其舌曰此誣人閩閩報人問之曰汝舌已割去何尙能言耶黃曰鬼代吾語耳又曰今到剝皮亭矣指亭上有一聯云冤孽而今重對對人心到此再惺惺如是者一兩日復以刀自割其腹至心而死 又吳門有土豪某者作威作福人人痛恨而莫可如何也某一日游山見一婦美豔異常遂與門下客謀取之訪知爲鄉鎮某家乃姻戚也廢然而返後復思之至忘寢食門客獻計云可立致也某喜問其故客耳語而去越數日鄉鎮某家夜遭巨盜明火執仗戴面具縛其婦而淫之財物一無所取衆怪之有潛尾其後者見盜悉下船去其面具卽土豪也遂鳴官緝捕

訊得其實問立斬並門客亦伏法無不快之此皆乾隆年間事

左富翁

丹徒富翁有左姓者偕其友往蘇買妾看一女甚美詢其父爲某營守備以事譴戍女願賣身以贖父罪索價千金將立券其友謂左曰外貌雖美不知其肌膚何如有暗病瑕疵否必看明方可成交也左亦以爲然商於媒女泣曰吾爲父故死且不顧何惜爲人一看耶乃於密室中去其衣裙呼左進其友亦隔窗偷視見腰下有黑疵一片友謂左曰此未爲全璧也其事頓寢女大哭曰吾爲父罪至於自賣而羞辱至此尙得爲人乎遂自經死未一年其友見此女來索命亦自經死左後得一子美豐姿而有潔癖酷嗜書畫珠玉玩好之屬但有微瑕立棄之如土苴營造一園工匠皆易以新衣然後得進樓臺亭榭稍沾一點塵土則必改作衣履一日一換恐其污體每日肴饌稍有不潔卽終日不食以此破其家今丹徒人無不能述之者

陳生

吳中有陳生者居婁門少聰穎能文年十七其父遠宦依外祖以居延師課讀師亦甚器重之一日晨起泣謂其師曰昨夜夢亡母告余曰汝三世前罪案發矣明日冥司當提訊聞鐵索聲卽去第囑家人毋哭毋移尸尙可還陽否則不能轉也師聞之叱曰是囈語耳至次日將晡生自謂聞鐵索聲師無聞也一霎時生已死矣舉家皆驚師亦駭甚因述所夢並囑勿哭之語闕三時許始甦生自言暈絕時被二役拘出胥門外見一廟引入跪階下與一女鬼質辨知三世前係諸生有同學婦新寡與之奸並誑其財物致憤鬱死訴之冥司削其籍轉生爲乞丐其鄰有某舉人者恒周給之於是諸惡丐亦求索於舉人不遂欲相約焚掠其家生陽許之而陰洩其事於舉人及期諸丐譁然至舉人家已有備咸就拘縛投諸火而生亦與焉冥中謂已償夙孽矣冥司以生有報恩善念卽將舉人枉殺事奪其祿籍與

生判今生可登科官五品而前世所私婦不服屢控東嶽神不已東嶽神判曰且察其今生倘再有罪孽不妨提訊另科可也近因偶萌惡念遂被拘執生對婦力辨是和非強且係婦先來奔而婦執以爲誘好兩造爭不能決冥司怒乃命一鬼取孽鏡來與婦照之果得淫奔狀婦無辭可辨冥司遂判婦入犬胎生免作丐而不許爲官有號哭跪求於側者乃生亡母也冥司曰汝子應削籍不許識字急命鬼持湯來將灌生口其母又哭傾其半僅三燕口甚腥而腸欲裂矣乃放出羣鬼爭來索賄其母又力爲支持之臨別母再三囑曰汝回陽速行善事三百條尙可游庠耳推之而醒病月餘始平復後此生力行善事不數年果入學其師王君壽祺以其事詳告於人云

潘生

周竹菴觀察續語余曰前數年有幕中客吳縣茂才潘某者爲余司書記寫作並工又素精舉子業雖以筆耕餬口其於甲乙科似可操

券得之乃別去數年偶相遇於他處則形容枯槁志氣衰頹大不如從前之英發聞其新得心疾每發時則垂頭喪氣如醉如癡凡遇有壁上字畫軸聯等輒以火焚之因此家人防之甚嚴而潘生不自知也自後凡遇大小考試皆不能竣事而出殆將困頓終其身矣余甚以爲怪後從伊所親處悉其致病之由緣潘生於前歲就某館賓主甚相得某主人之子浪游無度勢將敗其家聲某恨之甚語潘生曰人皆有死若此子能早死豈非我家門之福潘生漫應曰君欲臣死臣不敢不死父欲子死却又何難主人心驟動卽於是夜將其子灌醉勒斃次早潘生知之頗悔失言從此頓失故常口喃喃若有所見其爲某令之子爲厲無疑矣余聞而慨然曰爲人父而欲死其子此人倫之大變然初猶隱忍未發旣述之於所知則卽應力爲勸解以冀挽回亦何至反以片語激成其事古人云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宜潘生之以病廢也

丁生

天津有丁生者家貧讀書聘妻未娶岳家甚富見婿貧有悔意因使人邀丁至家以盛饌相待丁素豪飲見酒不辭不覺至醉岳某語之曰吾女有殘疾不足以奉箕帚願以千金爲篝火之資子成名後可另娶佳人請卽寫離婚書丁素性傲且醉慨然曰賣妻吾所不爲千金何足以動吾心人何患無妻子爾既不願請卽作離婚書岳某大喜遂呈紙筆丁乘醉一揮而出道遇同窗某邀至家詢其何往告以故某大爲不平丁夷然置之某家素豐因令媒妁往議婚其岳某以爲門戶相當卽允之某定期迎娶前數日告丁曰爾之棄妻吾已娶之吾與爾以故密何可不我賀丁素曠達且曰吾已離婚卽同陌路何害迨合卺之期丁往賀某邀丁視新婦顏色甚麗丁頗心動然已無如何乃入席痛飲某復與諸客殷勤相勸遂至沈醉昏睡不知人事某命人送丁臥新床反鎖其門丁至五更始醒見已臥洞房新婦

凝粧坐待大驚急開門門已鎖大聲疾呼某開鎖而入謂丁曰爾已與新人成婚可攜歸矣丁力矢天日某曰此吾意也爾岳如有言吾當與之構訟時新婦亦知係故夫遂偕丁同歸其倩人往其岳某家告知岳某甚慚不敢有他說後丁與某同舉孝廉全人婚姻其功甚大此舉尤有豪傑舉動天之報善人也宜矣惜未傳其姓名

義犬

過竹溪訓導夢釗言當游幕蜀中聞納溪縣有兄弟二人家素封兄歿無子嫂有遺腹弟恐其生兒分產密囑收生媼產時如女也則存之若男也則斃之迨產乃一男小兒落地不哭媼謬言已死婦不察遂瘞後園中彌月後婦將詣母家忽一牝犬銜其裾不放驅之不去婦異之隨犬行犬至倉板下銜一小兒出仍活婦疑卽已兒急令人往視瘞兒屍處已挖成洞婦知犬所爲攜兒歸夫弟控於官謂嫂抱他人子爲子宮傳婦攜兒訊之犬亦隨往到堂犬展轉臥於旁兒卽

就犬食乳官徵其異察其情命婦攜兒歸使鼓樂送犬返書一牌號曰義犬而置其夫弟於法此道光五年事惜不記姓是兒蓋已二十二歲矣

前生城隍

陳漢題國柱杭人白手成家其子寶齋於二十五六歲時患病兩月餘終日臥床不醒時作嚙語愈後自言前生爲某縣城隍忽有城隍來拜言有一案係君任內事須往會鞠不覺隨之俱往案乃一孀婦生有一子家係巨富有夫弟二人欲謀其產詭稱婦不貞例應斷離婦控於縣邑宰拘其夫弟同訊案無指實夫弟某行賄五千金宰納之告其妻妻曰此昧天理事不可爲極力諫阻宰大怒詈責妻遂自經死宰受賄後將婦斷離婦憤懣而卒其子即爲其叔害死其產婦夫弟瓜分婦歿後控於冥因宰陽壽未終案未結今案犯俱已歸冥奉帝命會鞠宰與婦之夫弟二人俱論斬轉生爲孝廉官邑宰宰之

妻爲其正室婦之子仍爲其子其姓名居址俱不肯言蓋冥中不許洩漏也寶齋年近三十恂恂如處子現尙讀書此足以儆世之貪酷不仁者

王將軍馬

王將軍忘其名曾任西安將軍有戰馬死葬西安城外有碑曰王將軍墓馬處相傳將軍昔隸羽林值休沐日遊肆中見有牽牝馬過者馬一見長鳴行過數步偶回顧馬復長鳴將軍心動詢之牽馬者則云買以就屠馬白色患下鼻問其價云八千貨肉與皮可得十千問願賣否云得利卽售將軍以十二千買之廐中無閑櫪因有塋地在西山隨交看塋人牽去放青馬方有孕以胎火患下鼻就水草旋愈生一駒黑色有力時用兵金川將軍帶兵往選善馬數匹以此駒多力令負器具以行至彼月餘數善馬相繼病死木果木之變將軍乘之以戰勇健異常人近之輒蹄蹶賊不能拒將軍首先血戰冒矢石

潰圍出功成後鎮守西安以馬久勤勞不施羈勒爲搭松棚一間馬日則出城入終南山自擇水草夜則必返自何門出仍自何門入西安城日入下鍵往往掩關待之馬能飲酒斗餘以熟肉下之隔數日必入內衙視將軍或嗅其足將軍輒撫摩之飲食始出一日忽晚歸汗淋遍身將軍疑人乘騎次日遣弁密隨以往至一峯下則有虎在焉見馬至便與鬪及昏乃散峯側有古刹弁詢諸僧言鬪數日矣還報將軍虞馬或被傷選健卒往捕虎令前弁導以往徧尋不得其處因命施鎗炮轟擊後馬仍日出城歸亦不再汗年餘斃將軍泣而瘞之

變牛還債

黎思之縣尉言蜀南部縣近城四十里有小村村內李基年近六旬生二子父子居心忠厚耕種爲業僅可餬口道光六七年歲歉向本村富人陳良棟借錢一百貫不數年李姓父子因勤儉持家家業漸

豐李翁忽得病彌留時喚二子至床前告曰前借陳姓之錢可算清本利還之此人爲富不仁務將借約取回免致受累二子遵命以錢往還陳姓收錢後捏稱借約無從尋覓李翁復令二子向索陳終不給不數月李亡二子愈勤儉家道益饒陳頓昧天良執約向李姓復行索債李姓二子歷言前還錢狀陳指約爲憑堅稱未還否則必鳴於官李畏累令陳翁對天起誓陳跪階前誓云重收爾債來生當變牛馬償還李遂復以錢贖之將約取回年餘陳暴病將終告妻子曰我往李家還債去矣言罷而逝陳終時李姓家牛忽生一犄額上似有字初尙模糊年餘字跡朗然係陳良棟三字陳妻子夢陳哀求與伊贖身尙不深信及聞李姓家牛額有字母子同往視果然牛跪而求之狀如人陳妻子乃大悲願將李姓重還之錢付李贖牛李不許後復再三懇求以千金相贖李仍不允陳妻子訴於官縣令喚陳李二姓到堂斷銀一千二百兩將牛贖還陳姓李不遵斷令再三勸諭

李終不從令亦無可如何道光十一年道經此村聞其事以爲異往視則牛額之字顯然果報之說信不誣矣然李姓兄弟之不遵斷聽贖也似亦太過哉

戲言冥報

程仲蘇言嘉慶年間河南某縣有一余姓與張姓素好同學讀書俱係茂才端午各解館歸家張姓寫一信寄余姓戲言其婦不貞余姓閱之大怒瘋病陡發余有二子一女忽持刀先殺其妻又將子女一併殺死余亦自縊逾年張姓在家忽持刀自言余某至矣遂用刀自剖其腹逾時身死夫朋友戲謔原非所宜况無端污讒閨門即使余姓不自殺其妻子冥報亦所不免况一言連斃數命乎

游戲示警

杭州有翁某業染坊家素封西湖每逢二三月嚴衢一帶婦女俱來進香是日翁結伴在花神廟閒步忽見一婦貌頗端麗隨數婢入廟

遊玩衆戲謂翁曰汝能使婦一笑當治酒相欸翁曰何難遂滿頭插花朶故作傾跌狀婦顧而微笑衆皆撫掌後隔數年翁忽大病病中自言婦自回家後婢告家主言主母輕狂顧男子而笑蓋此婢素爲主人所眷主人入婢讒言向婦詆責婦無以自明遂自經死死後控於閻羅婢先死後又控戴花相戲之人閻羅命鬼卒攝翁去翁與婦對質實係無心閻羅言爾旣愛跌即使汝一跌釋令歸翁自病愈後不數年家頓落翁潦倒以終一跌之言驗矣噫翁以偶然遊戲致令冥冥中冤業糾纏連喪數命雖出無心其咎大矣欲逃陰譴得乎于蓮亭曰翁之子與予素相識翁夙稱明幹何以素封之家忽爲窶人後聞翁病中自述乃知陰受冥譴翁歿後其子三十餘歲始得掇一芹余作京官時翁之子忽來京形容憔悴落拓無歸適予奉先大人諱歸里後不知所終嗚呼貽謀不臧殃及子孫可懼哉可懼哉

盜妹

李春潭觀察言蘇州有某甲在杭州作賈美丰姿年十八九遵父母命回蘇完娶路過太湖覓船以進船戶兄弟二人乃大盜也盜有一妹年十七八色美而能武某登舟後見女少艾心動頻目之女亦目注不已少刻船戶二人赴岸拉繹舟中惟女與某四目相視女忽問曰子何以視我某婉答之語帶調笑女曰子今夜恐不妙某尙不覺女以手去板出白刃示之刀光閃爍可畏某乃投地求救女因問曰爾曾娶妻否某告以未娶並言奉親命回蘇完婚女乃不言少刻船戶回船少憩又登岸某又哭泣求救女情動乃問曰爾箱中有多金否某白以無女爲設計可佯病呼痛付匙開箱船戶開箱覓藥冀可免禍迨船戶回舟某如其言船戶果開箱細視以無藥告某自言悞記二人又登岸另坐小舟女告某曰子雖無銀衣服甚華好恐終不免因授以刀使伏暗中俟其鑽首而進卽手刃之時已昏暮某手顫渾身戰栗女乃進艙持刃少頃其長兄果鑽首進女卽手刃之其次

兄見無聲息疑客有備不敢入趨至船頭女躍上蓬持刀刺之次兄亦死某欲逃女含涕告曰事已如此子將何往吾當與爾同首官因手持一包鞫內皆伊兄所殺之人髮辮也到官後歷言其兄平日兇暴殺人狀今日之事實出不得已因泣涕請死官既見髮辮纍纍又檢查舊案二船戶實係江湖大盜女子雖有殺兄之罪然大盜因此而殄功不可沒憫其齒穉無歸命某妻之以報其活命之恩某自言有室且見其手刃二兄心懷惴惴官乃諄諭再四並給以執照令攜之歸某之岳聞某已有妻遂另婚女乃隨某至家成夫婦女事翁姑孝德性柔順伉儷亦相得稱賢婦此女見某年少彼此目成其連刃二兄固不得謂之大義滅親然其兄劫人貨財殺人如草菅爲王法所必誅則其妹之以白刃相加或衆怨鬼附於其身亦未可知迨女已嫁之後全無暴戾之氣克全婦道以終其身是亦有足取者故記之

蔣榮祿華表

吳門蔣榮祿公塋道在陽抱山乾隆四十八年六月十八日大風潮墓前華表倒地中一逆子腦即時殞命公之曾孫古愚封公曰先榮祿生平純孝見重於湯文正公沒後猶不容此不孝之人偷息於人世也

逆婦變猪

乾隆己酉十一月常熟東南任陽鄉有不孝婦欲殺其姑者置毒藥於餅中而自往他所避之其姑將食忽有一乞人來求其餅姑初不肯與乞人袖中出一綠綾衫與之換去及婦歸家姑喜以衫示婦婦又奪之初著身忽仆地姑急扶之不能起忽變成猪隣人咸集視之婦猶作人語曰我本應天誅以前生無他罪過但變猪以示人耳言訖遂成猪叫獨其前脚猶似手也 又同時山東定陶縣一農家婦素虐其姑姑雙瞽欲飲糖湯婦嘗不絕口乃以雞矢置湯中姑弗覺

也忽雷電大作霹靂一聲婦變爲猪入厠上食糞一時觀者日數百人歲餘猶不死

逆婦變驢

陝西城固縣鄉民有不孝婦平時待其姑如虐奴婢非一日矣嘉慶庚辰正月初一日早起婦忽向姑詈罵喃喃不絕口姑不理而往別家拜年有頃不孝婦入房關門而臥久之不出但聞房中有聲如牛馬走迨姑回欲入房視之而不得急呼他人踏門入惟見此婦臥於地一腿已變成驢矣越數月方死

逆子被燒

嘉慶己卯五月十日有蘇州營兵遭擔夫挑火藥百斤往教場偶過都亭橋周亞子巷打鐵鋪門首鋪中人正在打鐵有火星爆入擔內忽轟然一聲滿街如焚死者五六人中有一人鬚髮俱燒去人尙未死有識之者曰其人係游手棍徒以賭博爲事乳名和尚有老母七

十餘和尚既不能養亦從未一呼其母至是而母憐其創楚猶百計醫治之和尙乃痛哭大呼其母者一日夜而死

天賜孝子米

道光二十七年七月雷賜嘉興農家孝子米一事傳播一時言者失其姓名謂是張叔未先生之佃人也極貧苦孝子與母妻共止三人而食常不給因與妻謀以飯爲母饔而已與妻食粥如是者有年矣至是母之飯亦偶不給以粥進母性卞急不食傾於厠俄而雷殷然作母懼跪於庭子婦趨視之詢得其故亟如厠取出以水潔之相對食訖隨同跪叩引慝爲母解免俄而雷又一震自天降米二十四石堆積院中村鄰環睹驚嘆天之哀憫孝子如斯也驚喜既定孝子視米囊所書字號則卽叔未先生同倉之物也又驚而往告其主欲返歸之先生曰此天賜孝子者非吾物也堅不受人兩義之

山陰秀才

山陰秀才某年三十許人鄉閭文頗得意至三塲剪燭對策同號生聞有婦人呼某名者而某獨不聞呼之數四號軍大聲曰呼某者究竟是誰某乃聞呼而驚旋見一婦人走入號舍曰爾可認得我否我是爾母答以我母現在何復有母答曰我是爾嫡母爾是繼出爾何忽忘爾有姊姊居貧苦爾謂非同胞所生全不相顧爾於心何安我畢命時爾父不仁不與繪像令我遇祭祀不能入座旁立以待其餘爾何忍哉答曰姊氏失於周濟咎無可辭至母像今無從繪起且陰間之事亦不得而知曰我雖沒而爾姊尚存與吾形甚肖可就其形而繪之俾我與享又須頻頻恤姊我始釋女我爲嫡而爾母爲繼爾讀書人此等名分豈有不知乃日懸爾父遺容而獨遺我毫不省憶此得謂之有人心乎自今爾能遵守我言方合道理否則休想功名矣某於是叩頭悔過一泣從條忽而婦不見矣次科某始獲雋因復昌言其事於衆俾家有嫡繼者咸深知焉

生變猪

銅陵張澧南先生自言其祖在日有對河居住之佃戶癱瘓三年忽呼其家人曰吾非病吾負章宅銀冥罰作他家豕以償其貨吾雖爲人實乃畜也爾等往請速宰此豕以了前愆或可冀轉世爲人耳其妻詣章門訴以原委章翁回家畜肥廩留備大事鄉鄰之負吾者不少詎必獨於某之負而施報乎然聽其妻言念是佃困病三年與畜豕之年相若冥報殆非無因吾當宰之而已宰之日豕就刀大啼佃在床亦大啼儼同豕音澆湯刮膚豕不啼而佃又大啼且身起白泡恍如湯火之傷分鬻時佃又大號須臾聲微而斃矣世之載冥報者多矣大半在影響之間惟此事身猶生養於家而魂已變豕他所世之得財喪心者猶云假貨不同訛詐負亦無傷其亦鑒此而有悟哉

改惡

咫聞錄云廉州合浦南康墟有宰豕爲生者日於臨宰時見豕之畏

就刀斧大聲呼號心起不忍恆欲棄而不爲然一家八口舍此無以爲養強而止之迨後子已成童令學別技得藉餬口卽輟業茹素誦經聞雷聲起每食必輟箸漱口跪誦雷經俟雷收聲而止如是者八九年未嘗稍懈一日早起正出門忽鄰居老婦向屠手招似有事相告屠乃過去閱無人焉但見旁舍母豕產畜啖啖喁喁正欲呼老婦而問以何事頓時頭眩目黑仆跌於地覺魂入於小豕之腹欲言不能思此乃殺生害命之報轉世爲豕從何解救因想世俗念經可以消災於是默念雷經四十九回忽聞雷電交加霹靂一聲將豕身擊斃而魂轉於身老婦驚而出視曰豕已產矣鄰居何睡於階也呼之不應老婦曰頃被轟雷擊死乎胡爲不擊死於其家而擊死於予庭乎亟呼其家人至方大哭問屠已蘇而起詢其故備悉前由老婦曰子何時來吾並未招子也無不駭異此嘉慶四年事今已閱二十年適有自廉州來者述其事知屠白髮蒼蒼猶存於世於此可徵天道

之昭昭矣其初之手招者非老婦乃母歲也其魂之轉胎爲歲者瘴其屠豕之惡也屠默理經而感動伏雷者彰其從善之心也茲延壽於耄耋者取其洗心革面也過則勿憚改誠至聖之格言歟

見財不苟

華亭廖壽彭之祖

景明

兄弟六人皆通籍公其季也疏財仗義好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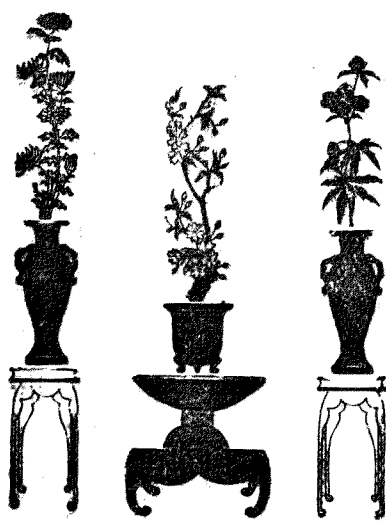
濟困扶危之事歷山西偏關臨晉諸縣後擢雲南賓川州知州旋升廣西直隸州知州先是大吏聞前任某虧短庫項甚巨委公前往摘印查封公禁吏胥一無所取並爲申報實無隱匿卽虧短之銀均係因公賠累委曲周全罪從末減某德之某係遼東人距家萬餘里人口既多私債纍纍竟有全家流落之勢一日某忽至謂公曰我之虧累皆由自取且年已衰老死復何恨惟一家老小羈留異域不久將爲餓殍今有一言敢告在任時預料必有今日曾以三千金密藏署中後院地下以備還鄉之資初不料查抄之突如其來也公肯憐我

分贈千金俾全家得藉此作歸計固所願也否則公竟自取之我亦無憾毋日後爲他人得耳公曰是何言歟君如此收場我不能救援方深自抱愧今肯見利而忘義乎因留某止宿署中夜深人靜率親丁數人偕某至所指處發之卽裝於酒甕中送還之未幾公以屬吏失出案被議解組南歸兩袖清風夔殞幾致不給時公年五十嗣續尙虛卽於次年得一子名雲槎者慕遊山左後在東河節署掌箋奏以布衣負時望孫四人出仕者三曾孫六人皆業儒元孫二人現在五房均已無人僅賴公一綫之緒謂非厚德之報歟

齊觀察

直隸人齊觀察由詞垣擢任雲南迤南兵備道素喜談文道光甲申嘉平由任所攜二妾晉省乙酉元旦同各大憲朝賀畢旋寓蟒服而坐若有所見立命家人往請首府首府者佟鏡堂先生景文也言有要事奏告不移時而太守至詢稱某年山西事發有某某在此地省

城隍于忠肅公前控告公命人來請對質不能不去蓋某年山西省查辦虧空我時爲隨帶司員議以虧空一萬者限一月繳逾限卽擬正法其不能繳而尋短見死者以我立議不公虧空一萬者只予一月之限虧空十萬者反寬十月之期致令短見而死心實不甘故來此控請質訊我因一時之錯遽至於此我死後托將我眷屬妥送回籍併望遍告同人遇事體重大者切勿混出主意言畢而逝張鏡蓉銑本雲南人時適在省聞齊觀察忽死詢得其原委如此



池上草堂筆記卷四

福州梁恭辰撰

江右李某

臨川李某貿易粵西時同夥三人皆病疫死一家於黔一家於楚一家於江西李某爲分送三人骸骨各歸故里皆出已資而此三人之本息各交其妻孥俾得贍養孤寡焉後李某及身發數十萬金隨時善舉疊疊不止一端而其孫由翰苑官侍郎疊掌文衡其食報正未有艾也 按此卽臨川李亶誠封翁逸事李之起家余已載入近錄所云由翰苑官侍郎者卽春湖先生也

徽州程某

徽州程某祖與父皆諸生家赤貧以課讀爲生前後凡百餘年勤勤懇懇皆以全副精神赴之無間寒暑所成就後學不少後其孫某英年登第累官至總制而其封翁仍用老明經頂帶嘗語人曰吾自有

功名豈必父以子貴哉其曾孫輩近亦接聯舉秀孝詩書之澤方興未艾矣誰謂筆墨營生者不可以積功累仁耶 按此程某卽程梓庭先生家也先生嘗由蘇州撫軍擢爲吾閩總制其撫蘇時家大人正居承宣之職聞其家教最悉云

六安張某

張某者六安人年少美於才又富於資有鄰家王姓者羨其貲才以女妻之但此女前已許貧士高某而張未之知也結縵之夕見女哀泣詢其故女云吾前已許高姓今又許子是二夫也嘗聞烈女不事二夫君其謂我何言訖遂尋帶自縊張力救得免卽於是夕覓得高某拉至其家爲之合衾焉次日高某措得聘金送還分文不受後家愈富饒次年張遂登鄉薦踰年復捷南宮而鄰某王宅不戒於火家業一空論者謂王氏之奸詐幾敗其女之名節其得此報宜矣

四明張某

四明張某邑諸生也困於場屋幾二十年適游幕江西得貲千金因開新例欲行報捐乃辭館歸里抵家見族中一節婦以十指養其病姑並幼子時值兵燹之餘米珠薪桂勢難存活張慨助以三百金又有戚某由鎮海避難來全家奔竄衣食無資將鬻子以求活張復助以三百金張本欲報捐末宦因銀已分散一籌莫展同人皆笑之不得已仍回覓館有故交資之北行竟由科甲得邑令今日洊升郡守矣

金陵曹某

江甯曹某少年隨父赴浙江投親不遇父沒於途曹流爲乞丐逢人痛哭求給川資負父骸歸里有王某者見而憐之給以青蚨四串曹感之刺骨竟負父骸歸如是者十年嗣以貿易頗順利積有餘資家已小康而時時泣念王某恩恨無由報答也王甯波人值夷船陷城家資全爲所掠攜妻子踉蹌奔至金陵行將乞食矣與曹某恰遇諸

途曹大驚曰恩人何亦流落至是耶王告以故曹卽邀至其家時已戒寒易以冬衣並爲賃小屋以居復割田二十畝俾營生焉後曹某忽獲藏蠶巨萬乃以分潤王某王亦得自立全家溫飽人兩稱之

湖北韓某

湖北韓某本營伍中人道光壬寅奉調防堵至江南途中有同伍曹某者夜見草屋中有燈光則少婦獨居也推門而進勢將爲強暴之行適韓某過聞婦人呼號之聲入門見曹如此大聲疾呼曰若敢無禮定斷汝頭曹畏而釋之後韓竟以軍功授職今日專闢矣

安慶趙某

安慶趙某家小康值母沒延徽州汪某代尋陰地汪每自誇其堪輿之術醉後並言已之生壙可出狀元宰相趙某聞之暗中羨甚未幾汪以病沒於趙宅趙爲之殯殮踰時汪子來扶柩趙卽以已母之柩與之而將汪柩葬於安慶不知汪之術本不精所言多欺人其自定

之生壙固水泉風蟻之窟也汪子不知已將趙母之柩葬入趙以一
念之貪殤親骸輕棄此地不久而趙祀遽斬尙憫然不知其來由也

江西滕某

江西滕某年少有美才家亦饒裕因赴鄉收稻見佃戶譚某之女而
悅之以故頻相過問嗣又赴譚家適女獨居挑之不從強污之女力
竭聲嘶知不免諄求願充妾媵滕某許之盟誓再三偕繾綣焉未幾
女受孕囑滕早爲之計滕某佯諾之而心懼家室之妒未敢言也既
女腹漸大父母嚴詰之女以滕某前情告其父趨至滕家問之滕堅
不肯認其父回嚴撻其女血流墮胎而死自是某每入闈必遭鬼祟
不能終事而出遂落魄終其身

常州胡某

常州胡某與鄰婦相悅日感已久未得其隙聞其夫外出隨與鄰婦
密約至家一會而礙其妻之在室也適胡某欠其妻母四金遂勉力

措全交其妻送還之妻因天雨不肯出門胡逼之前往而鄰婦敗節矣不料妻至中途雨甚隱身枯廟中粹遇惡少強污之又遇其戚撞破其事遂播於衆胡亦微聞之不敢深究天道報施未有如是之速者吁可畏矣

貴陽施某

貴陽施某性淫蕩其妻善針黹有鄰女從其妻求學焉一日其妻偶外出而鄰女適至施某乘間強污之女畏羞不言亦不復至後此女出嫁其夫以其非完璧也辱詈而切詰之女愧遂服毒死施某隨於次月覆舟而亡

南昌羅某

南昌羅某精於命理所推乾隆間各造多奇驗自推命運無大祿籍惟庚子科可得一榜與王某同學推其命則謂畢生無中理也已亥冬館鄰有孀婦少年美豔而不能自持初挑王王力拒之繼挑羅羅

詫爲奇遇遂頻往來庚子秋王某登鄉薦而羅落孫山矣羅方疑謂命理不靈豈知冥冥中有默爲轉移者乎

廣東尹某

廣東尹某與武某交誼最深聯爲兄弟武某本富家性淫蕩尹更誘以聲色墮其術中者不少矣武囊已罄尹僞稱貸助其游蕩子母兼權而武之居宅歸尹矣武所居之屋值二萬餘金尹以三千金盤剝得之其積餘三千金亦武家物也尹方自鳴得意不料夷艘空至兵火延燒倏成平地家貲悉歸烏有尹本鄉居非兵火所能及因得武屋而遷居遂遭此劫人謀亦何益哉

山東傅某

山東傅某年三十餘矣十應小試未得入泮遂欲納監應鄉試苦無資因念有族叔母李氏經營力作積有二三百金李少年苦節勤力撫孤者也其子尙幼傅告以惟北票鹽利息甚大李惑之賣田質產

得銀二百兩交傅爲辦票鹽計傅得銀卽赴省報捐監生回里李屢問本利傅一味含糊後問之急傅以翻船淹消爲詞李大失所望因哭訴於縣城隍廟中夢神謂曰汝族姪本應中乙榜今若此當削其籍並奪其算矣是年傅初入闈三場俱甚得意而闈中卷已入選忽爲雨漏潰毀臨時換他卷未驗月傅果暴亡

雷李至交

岳州雷某富有家財道光六年病篤時知其子不肖密以黃金百兩交其鄰李某代爲收存平昔至交也李某貧甚布衣蔬食不改其素後雷某之子果蕩廢無人狀李召雷子至家責之問以知悔否雷子伏地悲號自陳愧悔李卽以存項付之原封猶未動也今李子旋登甲科司錄部李某躬拜 榮封楚人每嘖嘖樂道之

孫文至交

湘潭孫某與文某至交也孫某之父貿易漢口令孫某在家奉母而

母病甚危適得漢口來信父亦病篤孫某欲赴湖北則母病難離欲
不往視則父側無人寸心如割商之文某文愴然曰於此而不助一
臂焉用朋友爲且我無父母家無他累可以代君前往遂附舟而去
舟過洞庭遇風覆舟死文某忠於爲友此行衆所共知而偏獲此報
皆爲惋悼不已孫某猶未之知也一日忽夢文某綸巾鶴氅而來曰
余以前生罪孽至重已應覆舟之劫今日之死分也然以區區一念
之忠於爲友上帝憫之已證善果登仙籍矣子亦孝於事親子父恙
已愈可無慮子其勉之孫後得漢口家書果如所言

王茂才

廬陵王茂才家貧以訓蒙爲業盡心講貫手口交疲惟恐誤人子弟
雖親族中有冠婚喪祭諸事悉浼人婉告之不親慶弔寒暑不輟疾
痛不廢自十九歲課讀以至於五十九歲四十年如一日雖大比之
期亦惟恐有荒館政不肯赴試人多笑而迂之而所授徒入膠庠登

鄉薦者接踵相繼不踰時其家亦皆相繼以科甲起家今且有爲顯宦者先大父嘗舉以誨人家大人亦津津樂道之

陳茂才

陝西胡某幼從學於陳某之門陳終老一衿胡由舉人官知縣洊升郡丞引疾歸里適陳某病危胡親侍湯藥陳子早沒僅一幼孫陳沒後族中有欺其孤寡者胡力爲保護之並爲經理殯葬籌計薪水令其孫至家就讀親爲訓迪其孫已能文而胡督責不少怠一日其孫出游偶未告胡胡引至陳靈前重責其孫繼以大哭篤於師弟之義如此踰年胡子登賢書第一陳子亦同榜舉於鄉

上洋童子

汪棣香 福臣 勸燬淫書徵信錄云上洋一童子少孤三房僅一子大母以下甚愛之稍長束髮受書卽不爲無益事一日閑步過書坊就而問焉問何等書最快意適觀書賈曰快意適觀者莫如風流詞曲

童子曰何謂風流書賈以其童而駭也卽取濃情豔史示之童子遂
賃觀焉閱甫半喟然曰世間有是書乎我必燬之矣翌日復往書坊
大索風流書籍主人出數十種與之曰官人要看逐漸來賃可也童
子曰我欲盡買此書主人曰我賃此書利息無窮安肯讓爾獨買去
童子強聒不已主人曰我今有急用爾能備三十金來我便盡售與
爾童子歸奔告大母母以爲需用經史鬻釵釧與之遂買而焚於書
館中家人以告大母母大駭而礙於獨子未之責也次早拾字紙灰
得元寶兩隻持以獻母母轉悲爲喜越數日童子得劇證羣醫束手
已待斃忽作神語曰汝命運平常未應得第今汝以警年杜絕淫書
免世人受無涯孽報上帝實嘉乃心賜汝福相他日功名大顯無負
初心也語畢酣寢及醒形貌頓改周身皮似蛇蛻而病霍然矣空中
音樂嘹唳鶴聲盈庭異香數日不散此道光丙申二月事 汪棣香
又云乾隆末年桐鄉一士好閱淫書搜羅不下數十百種有子少聰

俊每伺父出輒搜篋中取淫書觀之從此纏綿思想琢喪真元患勞瘵卒其父悲慟不已相繼卒又某邑一書賈好刻淫書及春宮畫像易於銷售積資至四五千金不數年被盜席捲而去兩目旋盲所刻諸板一火盡燼及死棺斂無措妻子離散此皆編造淫書之報也

西廂記

汪棣香曰施耐菴成水滸傳奸盜之事描寫如畫子孫三世皆啞金聖歎評而刻之復評刻西廂記等書卒陷大辟並無子孫蓋水滸傳誨盜西廂記誨淫皆邪書之最可恨者而西廂記以極靈巧之文筆誘極聰俊之文人又爲淫書之尤者不可不燬又曰西廂一書成於兩人之手當時作者編至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之句忽然仆地嚼舌而死後半部乃另一人續成之又曰崔鶯鶯生長名家並無曖昧不明之事作西廂記者乃心貪鶯鶯之色而求之不得乃編造蜚語以誣鶯鶯至今令鶯鶯抱慚地下此見關帝亂筆不可不

信也。按乾隆己酉科會試詩題爲草色遙看近却無吾鄉有一孝廉卷已中矣因詩中有一鞭殘照裡句主司指爲引用西廂記語斥不錄其實此孝廉並不記得是西廂記語特平日風流自賞口吻自與暗合暗合尙受其累况沉溺於是書者耶。

紅樓夢

紅樓夢一書誨淫之甚者也乾隆五十年以後其書始得相傳爲演說故相明珠家事以寶玉隱明珠之名以甄真寶玉賈假寶玉亂其緒以開卷之秦氏爲入情之始以卷終之小青爲點晴之筆摹寫柔情婉變萬狀啓人淫竇導人邪機自是而有續紅樓夢後紅樓夢紅樓後夢紅樓重夢紅樓復夢紅樓再夢紅樓幻夢紅樓圓夢諸刻曼衍支離不可究詰評者尙嫌其手筆遠遜原書而不知原書實爲厲階諸刻特衍誨淫之謬種其弊一也滿洲玉研農先生麟家大人座主也嘗語家大人曰紅樓夢一書我滿洲無識者流每以爲奇寶往

往向人夸耀以爲助我鋪張甚至串成戲齣演作彈詞觀者爲之感歎歎噓聲淚俱下謂此曾經我所在場目擊者其實毫無影響聊以自欺欺人不值我在旁齒冷也其稍有識者無不以此書爲誣讒我滿人可恥可恨若果尤而效之豈但書所云驕奢淫泆將由惡終者哉我做安徽學政時曾經出示嚴禁而力量不能及遠徒喚奈何有一庠士頗擅才筆私撰紅樓夢節要一書已付書坊剗刷經我訪出曾褫其衿焚其板一時觀聽頗爲肅然惜他處無有仿而行之者那繹堂先生亦極言紅樓夢一書爲邪說誠行之尤無非躐躐旗人實堪痛恨我擬奏請通行禁絕又恐立言不能得體是以隱忍未行則與我有同心矣此書全部中無一人是真的惟屬筆之曹雪芹實有其人然以老貢生槁死牖下徒抱伯道之嗟身後蕭條更無人稍爲經恤則未必非編造淫書之顯報矣

淫書版

錢塘汪棣香

福臣

曰蘇揚兩郡城書店中皆有金瓶梅版蘇城版藏楊氏楊故長者以鬻書爲業家藏金瓶梅版雖銷售甚多而爲病魔所困日夕不離湯藥娶妻多年尙未育子其友人戒之曰君早經完娶而子嗣甚艱且每歲所入徒供病藥之費意者以君金瓶梅板印售各坊人受其害而君享其利天故陰禍之歟爲今之計宜速毀其版或猶可晚蓋也楊爲驚悟立取金瓶梅版劈而焚之自此家無病累妻卽生男數年間開設文遠堂書坊家業驟起人皆頌之其揚州之版爲某書賈所藏某家小康開設書坊三處嘗以是版獲利人屢戒之終不燬某年某月偕其子到蘇子因他事先歸某在寓中忽病將不起同人送之歸竟死舟次飛報其子其子奔至見屍而腐壞蠅蚋紛集血水湧溢竟不能殮但以衣蓋屍而已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而某以印售淫書竟至如此結局較之楊氏之聞言卽燬者其得失爲何如哉某旣死有儒士捐金買版始就燬於吳中自是而蘇

揚兩城無此壞種流傳人心爲之一快矣

婦人惜字

彭詠莪副憲繼室朱氏連生五女八年不孕副憲固多子而皆係原配所生故望子甚切性仁慈尤敬重字紙隨京宦多年見有以字紙包茶葉等物輒隨手棄去甚至爲人揩糞者因出錢計勛收買遇有汗穢者必洗淨焚化行之有年及四十餘因病延醫診脉則云有孕而天癸已年餘不至斷無受胎之理不以爲意已而腹中轉動始信是胎得一子夫惜字善事也而得之於巾幘之中尤爲可嘉蓋婦人知惜字則下至於子女奴婢均知奉以爲法所得不益多乎得子雖奇要歸於惜字之報可耳

貞女感神

德清王氏女未嫁而夫死歸夫家守貞其姊往省之女之兄公窺之美伺其歸而要焉女求之數日匿不出乃爲狀候縣令過門攀輿哭

訴兄公聞之潛反姊女懼不直益忿訴於城隍神明日令將拘人而兄公與姊皆暴死矣。按此錢衍石先生記事稿中所錄乾隆末年事神之顯應未有若是之速者衍石先生特載之亦足以警世矣。

汪李氏

溫州汪李氏本貧女道光四年其夫沒時年二十四歲家復赤貧將以身殉或語之曰爾有翁在年已六十三爾若死則老人更無所恃矣氏爲之憬然遂勉稱未亡人易釵釧爲翁置妾逾年得一子翁旋沒而妾亦去氏曰此時我真不得死矣卽撫翁之子而力不能僱乳媪氏本未生育忽乳汁長流子日以長成一日有虎入其室氏抱子長號待斃忽火光一道入室虎卽帖耳去今此婦年四十歲翁之子亦已十六歲狀貌岐嶷送入鄰塾讀書能冠其曹偶聞不日可赴童子試或曰其翁以貧故葬亂塚中實靈穴也後必有興者或曰此事於翁則孝於夫則節於翁之子則慈一婦人而三善備焉雖入之古

列女傳無愧也不興何待時有名流贈之詩者曰虎至無能擾牛眠不待求孝慈完大節壺範足千秋大筆闡揚已足不朽矣

雙冠誥

婺源董小查編修與其兄柳江編修並爲名儒其季又成進士卽用知縣昆仲皆成進士時其繼母某太宜人尙在堂戚鄰來賀太宜人語諸婦輩曰此余觀劇之力也余初孀時年尙少有以家貧子幼游詞熒聽者余托不答適在戚鄰家觀演雙冠誥一劇勃然益決一意撫孤守志致有今日汝等毋謂觀劇無益也此婺源訓導陳雲樓世錄所述且曰太宜人賢聞一邑此其謙已讓人之詞不自居於魯寡嬰陶梁寡高行而現身爲中人說法益足徵太宜人之盛德宜其賢母賢子冠冕婺川也

南海貞女

嶺南患大癩瘋雖骨肉不與同居防沾染也南海有巨室子某年甫

十五六翩翩似璧人忽患是疾另構山寮居之家人間日省視焉其所聘室係邑中巨姓女父母欲另字人女泣曰未婚而壻攫惡疾女之命可知且從一而終婦人之道也義不能他適與其養老閨幃貽父母憂不如相依於淒風苦雨中少盡爲婦之道以畢餘生兒之願也堅請再四誓之以死父母不能奪其志遂卒歸某氏爲婦未幾女亦沾染成篤疾空山之中形影相弔聞者傷之一夕明月在天四山清絕露坐松間石上其夫撫之曰以卿麗質而狼戾至此我之罪也女則毅然作色曰早知有今日其何敢慰正在淒然相對間忽見溪中有一物翻波浴浪似兔而小趨視之竄入松林而沒女拔頭上簪誌其處明日發土視之則千歲茯苓也知爲仙品剖而分食之甘香沁入心脾不覺宿疴頓失瘡瘡全消其父母聞而往視不啻一對玉人相映於蘆簾叢薄間喜而迎之歸重爲合卺成禮莫不嘆爲貞節之報此事家大人聞於同年謝澧浦太史

蘭生

謝固南海人蓋目覩

其事云

中州某氏

河南李見齋邑侯云吾鄉有某進士者曾任某省州牧祖父皆顯宦富甲鄉里其妻某氏性妒而心狠與妾各生一子年各十餘歲皆聰俊已同入家塾某氏思及將來家產若兩分之未免單薄意欲盡歸其所生子因密購不生育之藥製爲餅餌候其子放學歸欲令妾子食之以斷其生育之路俾異日以所生之孫承嗣兩祧則家產可盡歸所生之子一日召妾子與之食妾子正手接而未入口其所生子突至望見其母以餅餌與弟乃疾走至前奪而食之迨其母知覺而已無及不覺失聲大哭曰害殺吾兒矣旁人多不解所謂有婢偶漏言於人族親乃無不惡其居心之忍也後二子各娶媳妾子連舉兩孫而某氏所生之子竟不育乃立繼妾子爲嗣巨萬家貲卒皆歸妾子焉

鄒顧氏

無錫鄒劍南媳顧氏娶三年矣有娠生子不數日顧氏病下體潰爛日夜號哭忽自言曰姑娘恭喜首產麟兒今日特來索命毋見懼也聞者驚詫強問之顧曰余病不起矣余未出閣時與嫂本無嫌隙只因藏過其金釧一隻以致嫂咒罵不止後吾母許其賠還嫂故必還原物適因嫂小產服藥暗將鹽水攪入血暈而死今事隔數年嫂亦乘我產後來索命且日夜坐我牀中藥餌皆被其吹噓豈能愈乎及將絕復醒數次自云已到陰司訊問拶兩手夾兩足痛極難忍矣家人啓視之手足青紫如被刑然此乾隆癸丑五月事錢梅溪聞而筆記之

忠僕報冤

蕪湖韓某年六十有八矣吳某家老僕也勤慎忠誠一心爲主吳某亦甚任之後吳某因有事赴京其繼娶某氏悅表弟胡某之色私通

之又懼妾之礙目也因醉妾以酒加媚藥焉使胡某並淫之韓僕怒甚嚴禁胡某不得入門吳某歸惑於妻妾之言反將韓僕肆行呵斥韓以前情告吳以爲謗已也驅之去韓年老無歸飢寒交迫遂投江死未幾吳之妻妾並暴病口稱韓某索命吳代爲緩頰亦不允其表弟胡某在家亦然吳始恍然悟而奸夫淫婦同時並盡矣

不孝而吝

何南房芝田爲浙江仁和典史東吳朱錫璐爲布庫大使同官爲婚朱子房女遂締姻焉道光某年房以監犯越獄鐫職鬱鬱以亡身後蕭然妻子無以自存時朱已引疾歸里居於洞庭山家饒裕房之妻以貧困攜二子一女往投告急并以力不能營婚嫁送女於朱聽其及期配偶錫璐之太翁憫之囑錫璐取百金以贈錫璐尅減其大半以四十金使其子貽之其子卽房壻也又尅減二十止與二十金房夫人大失望計資斧且不給再囑壻謀諸其父父復以一券付之曰

此揚州甘泉令某假吾三百金之券可持往索之卽以助汝資斧之外有餘蓄矣房妻不得已取券而行途中資竭又以其幼子質於人乃得至維揚卽命長子持券赴縣則縣令並無負朱銀之事以爲無賴謊詐怒加詞斥呼吏役將繫縛之驟奔告母方知其券僞也念已無生路卽自經死其長子痛母又無計處此因以刀劘指血書冤狀寘於懷亦自刎逆旅主人報縣甘泉令驗屍見血書大驚始悉其受給慘害之故卽攜血書至署命吏叙稿備案將移咨長洲查辦吏方繕稿未竟食頃不見血書疑他人取之而查詢並無見者羣相驚訝亦遂置之逾旬傳聞洞庭山朱宅一事卽於吏錄血書之日錫璐方飯霹靂一聲擲血書於其前卽捧跪庭中雷梢釘其兩額其子趨出又釘其足並擊死蓋瞬息間神取血書越數百里而去報應之速不終日而千里應之可畏哉此道光二十七年四月事

秀水盛生

盛生秀水人忘其名性仁厚生平未嘗忤物有族兄作令於粵盛依之與邑丞某善一日丞置酒邀飲進饌誤汙盛衣丞怒呼閤人以鐵索繫其頂將杖之盛從容解曰失出無心法爲可貸且公今日爲某開筵致彼受責於心何安幸請恕之丞猶不聽盛反覆排解丞怒稍息卒代釋其罪逾年盛從族兄移蒞他郡日暮停驂視傳舍湫隘心頗疑慮無何有數人洶洶然窺探而去夜靜盛獨秉燭不寢復有推扉入者見盛熟視盛方驚問其人卽反身出告同侶但聞應聲諾諾闐然散去及天曉登程有一人尾盛行久之詰其故曰君不憶翻羹碗汗君衣者耶蓋丞之隸已去役而爲盜矣盛詢其何爲其人曰此處多盜慣劫行客逆旅主人皆其黨也昨夜將謀劫某視客中有君也因此退此去尙恐不免當再送君一程方可無虞幸勿告他人知也及次日又至曰前途無恙吾去矣須叟不見盛以告同人咸歎盜亦有道而敬盛之有厚德也盛又常自收田租見有窘者則免之一

日往山東艤舟遇盜已破扉入艙矣盛方寢聞聲探首出視盜識爲盛卽搖手止衆勿入曰不知君在此是以冒犯某雖不仁不敢驚擾長者相率而去盛急問曰子何人斯而識認我也其人遙應曰收租如君貧農受惠多矣蓋盜之中有佃盛田者一舟數客賴之以安

損人無益

廣東人林某官雲南鹽法道因鹽案干部議時戶部司員有得京察者冀其開缺可邀簡放故從重議之及開缺則由外升而議之者遂沈滯以終觀察名紹龍與家大人同榜進士家大人官京師時曾微聞其事云

牛求救

道光癸卯年間吾省汀州有署連城尹章鼎軒者到任甫半載結積案數十起鞠訊立判是非民感之尤優待士子德政不勝舉時有密賄以千金者拒不受其人曰無有知者公堅却之其不苟於財又如

此營署宅門聯云欲要爲官好結果除非辦事不開花實閩省一清官也是年秋突有一大牛竟從縣署大門闖入內廨人有阻之者撞以角直至章公案所跪地眼流淚作求援狀章公許之令起旋命繫之外堂向之見人卽撞者轉爲馴伏次日尋牛者至章公詢知是離城三十餘里某鄉某買以就屠臨宰時牛拚命奔至此章公將懲其無故殺牛之罪某不敢索牛而去遂養之放生寺中月給芻糧立案以垂久遠噫蠢然一牛也竟向明有司而投生誰謂物無知也後章公卓薦赴京邑人以化及禽獸扁送之爲官者可以勸矣

池上草堂筆記卷五

福州梁恭辰撰

折福

歸安王勿庵侍郎 以銜 初生時星命家推算八字中缺水或語其太夫人曰必令小兒在漁舟上乳養百日以補之乃可長成因召一漁人婦來畀之錢米寄養百日及乾隆乙卯中狀元歸侍郎忽念此婦養育之恩使人跡之則此婦尙在年將七十矣招致齋中向婦謝翌日此婦遽病乃送回卽死咸以爲折福所致云

舵工許某

廈門遭暎夷之擾民間早有去志而官府不知也有舵工許某者事母孝妻某氏有姿而貞居廈門港時暎鬼已迫岸許家食盡鄰有汪三者悅許妻色乘其饑困以利誘之某許曰能以十金活我母卽鬻妻於彼許母疑未決鄰叟鄭某勸之曰母老城陷時爾子縱能將母

爾婦美若不從賊淫必受賊刃今若嫁汪三可挈以遠避是一舉而活三命也於是母心動力主其事汪三即以米四斛銀八兩爲聘約即夕成婚婦大慟求死既念先宛轉以活姑後一死以全節有何不可謬謂姑曰事姑兩載豈忍驟離須寬兩日不然豈惜一死汪三早聞其性烈從之明日嘆鬼上岸汪三登高望之爲砲丸貫喉死又明日嘆鬼遂據廈門事定許家竟得瓦全知其事者以一門夫婦孝節故終蒙天佑也

邵孝廉

于蓮亭曰吾鄉未村集有孝廉邵某年二十鄉試獲雋其父擇日爲建旗杆於門首先一夕夢一古衣冠人謂曰爾門口爲予墓切不可動爾聽吾言當有以報若傷吾墓必不利於爾子邵父素倔强且已招親朋不肯中止以爲家運正旺鬼何能爲厲次日客皆集命工挖土果係古墓邵父命去之其子忽吐血如湧少刻即殞後孝廉厝棺

於野又被暴風毀損噫古墓未知何人藏魄之所靈爽若此然邵父既有此夢何必汲汲於旗杆且旣已獲雋即不立旗杆亦孰不知爲孝廉乃已見古墓不急爲掩埋而復傷之是其居心殘忍宜有以招陰譴矣

方太守

于蓮亭又曰大興方氏昆仲三人孟司馬仲布政司理問季太守世代簪纓孟仲相繼歿各遺一子季獨存官於浙因家焉延師教其姪後因爲其太翁卜葬堪輿爲擇一穴夜夢一峨冠博帶者來謁云子所點穴乃吾墓可另覓佳城必有以報堪輿不信次日開穴果係古墓司事者夢夢竟將遺骸拋棄荒野葬後堪輿暴卒方氏二子俱少年俊才偶至西湖掃墓甫登舟忽遇狂風舟遽覆救起俱斃太守乃名孝廉晚年潦倒抑鬱而終竟無後

錢文敏公

錢梅溪云余業師金安安先生祖靜外孫中銑中鉅俱家文敏公稼軒司寇之公子乾隆甲午歲余年十六在安安先生家中見之時中銑已得內閣中書中鉅亦議叙中書科中書兩公子俱年方弱冠狀貌魁梧聰明絕世能詩工六法真善承家學者不數年後俱無疾而死中銑死於舟中中鉅死於車中云皆遇鬼祟活捉其事甚確而不知其何由致此後余到揚州晤趙甌北先生談及此事云文敏公因奉

旨查辦貴州威甯州劉標虧空一案原前任廉訪高積曾辦公表姪蔣牧論綾公挾此私恨加意苛求竟斬高以報復之事隔十年而兩子俱爲所崇甚可懼也先是公出差貴州時道經衡陽知回雁峰有老僧名通慧者善相人公往訪之僧云觀公之相必登台輔兩子亦得簪纓然眉宇間稍露殺氣公能種德則相可隨心改也公其勉之及返衡陽復見此僧僧大驚曰可惜餘無一語公亦默然公有兩孫

余亦曾見之一中副舉人一有痰疾不言不語家道亦凌替矣 按錢文敏公以少司寇丁憂回里時夢見一大碑上書哀哀哀三字心甚惡之語其弟竹初明府竹初曰三口爲品兄將來當著一品衣耳未幾卒 詔贈尙書銜其驗如此

雅中丞

乾隆間覺羅雅中丞巡撫江蘇循聲素著諸事綜覈不漏不支然亦有過當者潘芸皋先生嘗語家人曰昔程伊川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是以忠臣孝子節婦孤嫠 國家有旌表之例吾吳歲辦甚愜人心惟雅公任內有不許濫膺之令遂使陋巷窮孀向隅飲泣夫忠孝二事固臣子所當然而婦人女子素未讀書獨能守志不移始終一轍是尤不可泯滅恭逢

聖人御宇凡有水旱偏災不惜數百萬帑金以嘉惠元元雅公豈不知之而獨爲此省區區小費耶後雅以征庫車城失機正法安知不

卽此一事之報也芸皋先生之言如此可見吳人深不滿此事其諄諄以語家大人者亦義兼勸戒云爾

汪店

揚州城中百貨殷賑咸萃於轅門橋道光丙午余到邗之前一月轅門橋忽被火災大店高樓悉成焦土而中間一雜貨店歸然芴無依附相傳火勢正熾時衛人皆望見此店瓦上有無數黑旗擁護火不得入火熄後詢知店主人係汪姓已開張三十餘年店中叟約六十許人眷口均先行避出店貨亦不過稍稍搬移毫無所損鄰里老幼咸稱此店別無奇異但與之聯居多年從未見此叟作一欺人事出一欺人語也嗚呼是宜獨蒙天佑矣

蔡禮齋

余秋室學士以出恭看書折去狀元事載戴堯垣春水居隨筆余於前錄中亦詳之在揚州時晤錢梅溪先生亦談及此事且云據秋室

先生言陰府有出恭看書一册厚至寸許可見世人不知而犯者甚多記得雲間有蔡禮齋者爲侍郎鴻業之孫總憲馮公光熊之外孫通才也最喜在齋桶上看書鄉試十餘科不中後以援例作江西縣丞候補南昌窮苦殊甚有長子甚聰慧未婚而死禮齋亦旋沒余嘗勸之不聽其一生困頓又安知不如余學士之折福耶

巖商女

錢梅溪曰揚州有某巖商女甚美嘗游平山堂遇江都令未避時令已醉認此女爲娼又不由分辨遂答之女號泣回家其父兄怒欲白太守是夜夢神語女曰汝平日將舊書册夾繡線且看小說曲文隨手置牀褥間坐臥其上陰司以汝福厚特假醉吏手以示薄懲否則當促壽也女醒告其父事遂寢後痛自悔改以夫貴受封

隆慶

梅溪又曰嘉慶元年吾鄉秦蓉莊都轉購得族中舊第曰寶仁堂土

中掘得一小碣上有六字曰得隆慶失隆慶不知所謂後考究此宅實建於前明隆慶初年其售與秦家自前歲始行立議實爲乾隆六十年今嘉慶元年交割故前爲得隆慶後爲失隆慶也亦奇矣哉然則第宅之遷轉各有定數世之營營謀估者亦可以已矣

徐北山

梅溪又曰乾隆五十年天津人有徐北山者以隸務起家後漸中落嘗以除夕避債委巷中聽黑暗中有人哭聲甚慘以火燭之則一寒士以負債無償欲自經者北山告之曰余亦負人無償者爾何必遽尋短見乎問其所負若干曰二百金探懷中銀適符其數盡以與之其人叩謝去後十餘年北山之貧如故而長子瀾次子淮中文武兩進士第三子漢中嘉慶戊午舉人其孫文煥又中道光戊子舉人今爲津門望族矣

夏源泰

梅溪又曰吳中夏源泰者居齊門西匯開木行家道甚殷其先本成衣匠開一店店旁有茅廁一日在廁中得遺金三百兩待其人而還之乃木商夥計也其人歸喜而告其主主奇夏之爲人乃招之家中令其成衣數年亦作商夥遂發財傳其子若孫至今猶盛

膈翁

梅溪又曰無錫縣東門某姓居克寶橋素患膈證鄰里呼之爲膈翁一日偶入茶肆拾得包裹開示之皆金珠也竊自念曰吾死期將至安用此爲因不攜回家而坐守之少頃見一老嫗踉蹌而來且哭且尋問其故乃還之感謝而去回至家中忽目眩惡心吐出硬痰一塊堅如牛皮以刀斷之旋合爲一咸驚異之自此膈證頓瘥後以壽終而家道亦漸起

石魯膽

吳江縣有皂隸石魯膽者居心甚善無事時輒取所用竹板磨之極

細或浸之糞缸中使竹性盡化能使受打者不痛不傷有私託其用重板者石嗚咽不能聲曰吾不忍爲此也如是者五十年至今尙在年九十五矣四代同堂兒孫繞膝陳海霞爲余述之

長樂兩生

長樂有兩生同入邑庠以文藝相切劘甚相契也甲富而吝乙貧而儉乙積二十年廩餼修脯之入僅得百金托甲生息歲収子錢以爲常未幾甲家漸落而乙子女旣長欲索回本銀催討者歲餘兩家相去數十里甲惟以冷面游辭解之並無償意乙憤憤竟成疔疾死而甲尙未知也甲一日晨出堂見乙衣冠歷階而上神色淒沮迎之忽不見甲始驚呼避之書舍則乙已先入書舍避之臥房而乙又在臥房屋中侍兒等皆目之甲駭甚蒙被而臥並多令壯夫擁護而乙計至矣甲乃勉起爲位以哭之且奠且告恍惚見乙正席而坐但覩項以上亦不見其飲食甲卽日質產將前欸本息盡償之尙曰有乙

在其目中遂成憐疾以沒乙年逾六十而甲則未及五十也

酷淫之報

浙中有某紳寓居吳門頗有貲御下最殘忍性復好淫家中婢媼無不被其汗狎者稍有不遂則褫其下衣使露雙股仰天而臥一筆數十有號呼者再笞如數或以烙鐵燙其胸或以繡針刺其背或以剪刀剪其舌或以木枷枷其頭其有強悍者則以青石一大塊鑿穿將鐵鏈鎖其足於石上又使之掃地一步一攜千狀萬態令人不忍寓目鄰里聞之咸爲憤激不平一日率衆詈其門主人怒皆縛之自此人益衆打毀其家具殆盡大吏知其事下太守窮治之乃下獄卒以無證僅押解回籍而其家已破矣家人爲蘇藩時目擊其事適著中有某紳舊僕深知其狀言之甚詳且云將來尙不知作何報應也

悞姦之報

吳門王某除夕夢觀天榜已中六十七名覺而甚喜是夕金陵寓主

夢亦同及省試諸來寓者皆不納見王至姓名相符告以夢厚待之
王益自信必售及榜發無名憤禱於城隍廟夜夢神厲聲叱之曰汝
本經申勘已列榜中奈汝竟姦母姨故奪汝籍王某夢中泣辨某並
無姨安得有姦神復叱曰曾宿娼否王某謂宿娼誠有之今何云姨
也神曰查是娼乃汝之表母姨雖出於不知然淫爲首惡復可差悞
耶汝功名本不遠大今盡削矣王驚悟悔恨而死汪棣香曰吳下青
樓甚夥宿娼挾妓視爲故常惟有冥冥之中並不通融一線官長宿
娼則削職國法治之士子宿娼則除籍天曹治之然則爲士大夫者
甯受迂腐之名莫欠風流之債也

僧允中

僧允中俗姓張號蘊輝長洲舊家子兄芝岡先生中乾隆辛丑進士
蘊輝嘗從受業讀書不成遂出門習錢穀游幕湖南有辰州府瀘溪
縣黃某者延司錢席嘉慶元年苗匪滋事地方官競欲立功每得苗

人不辨其是非曲直輒殺之黃適獲得張有一案七八人正欲辦理適刑席友他出遂交蘊輝屬稿蘊輝力勸不從卒具詳論斬後一年苗匪平黃卽死年未三十耳至十九年秋八月蘊輝偶至揚州寓一飯店夜夢有兩人持去至高門大戶若今之督撫衙門見一少年坐於堂皇兩旁吏役肅然如訊獄者蘊輝竊自念豈有人訟我耶何爲至此回頭忽見黃黃亦熟視蘊輝若不相識者蘊輝意以爲必是虧空案破故累我也頃之呼蘊輝名上坐者曰苗人張有一案汝所辨耶蘊輝始豁然記其事供曰大凡刑錢兩席辨案總聽東家做主如此案當時原勸過東家不從非我罪也上坐者曰汝屬稿詳上官豈能逃避相持者久之上坐者遂目一吏曰暫令還陽若能出家行善亦在可赦之列蘊輝不敢再辨但見黃痛哭已上刑具矣前兩人復掖之出忽黑暗不辨道路且雨雪交加滿地泥淖一跌而醒遂於次日收拾行李買舟詣高明寺削髮爲僧蘊輝與錢梅溪相善嘗自述

其顛末於梅溪求爲筆記家大人過揚州游高門寺亦曾見其人

換棉花

乾隆間有錢焜者住居無錫城北門外以數百金開棉莊換布以資生理鄰居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嬌艷絕人常以布來換棉花焜常多與之女子亦微覺然兩家並無他念也不二三年焜本利虧折遂歇閉慨然出門流落京師者十餘載貧病相連狀如乞丐一日行西直門外忽見車馬儀從甚盛有一綠幃朱輪大車中坐一女珠翠盈頭焜遙望不敢近其女見焜亦注目良久遂呼僕召至車前曰君何至此也焜已不識認渾如夢中唯唯而已遂命從者牽一馬隨之入城至一朱門大宅見其女進內宮門去蓋某王府副福晉也頃之召焜進謂之曰余卽鄰女某人向與君換棉花感君厚德故召君因認爲中表兄妹出入王府三四年焜得數千金上館充膳錄官以議敘得縣尉旋陞內黃縣擢直隸河間府同知著太守印篆此紀文達公所

述厚德之報家大人謹記之

東平王馬夫

江陰諸生有陳春臺者家甚貧以蒙館自給一日出門忽遇旋風一陣覺心骨俱冷歸而病作叩之巫者言有東平王爲崇家中人競請祈禱春臺素不信此事亦無力爲之也有鄰媪代爲張羅借得五千錢一禱而愈後春臺知其事大怒乃具一詞控諸東嶽謂東平王是正神何得向人索祭擾累寒士耶忽一夕夢東嶽神拘審春臺到案下聞堂上傳呼曰東平至矣回顧有著黑袍者參謁案前神問曰今有人告狀爾知之乎東平曰不知又召本境城隍神查訪城隍神上曰卑縣已查明是東平公馬夫狡獪東平實不知今馬夫亦帶在此東嶽神遂命斬之春臺跪案見馬夫已綁出遂訴曰馬夫雖蒙正法生員所費之五千錢是挪借來的尙求追還以便清還借欺東嶽神作遲疑狀忽語曰汝於兩月後到靖江取之可也遂醒滿身大汗隔

一兩月有至交以事函致春臺渡江去偶在路旁檢得小紙一張乃錢票適五千也因向錢舖取之而歸按此事雖小然亦見冥律之嚴未嘗有一毫枉抑也

討債鬼

常州某學究者以課蒙館爲生有子纔三歲其妻忽死乃攜其子於館舍中哺之至四五歲卽教以識字讀書年十五六四書五經俱熟亦可以爲蒙師矣每年父子館穀合四五十金稍有蓄積乃爲子聯姻正欲行聘忽大病垂死大呼其父之名父駭然曰我在此汝欲何爲病者曰爾前生與我合夥負我二百餘金某事除若干某事除若干今尙應我五千三百文急急還我我卽去矣言訖而絕此眞世俗所謂討債鬼也太凡天折之子無不是因討債而來特如此之分明說出者十不一二而爲人父母者反爲悲傷不已亦可嗤矣

寫婚書

乾隆末吳門有韓生某能文章其嫡母有所愛僕婦新寡與他僕通欲嫁之嫡母主其事而無人爲作婚書命生代作生以恐傷陰隲辭母固強之不得已爲創二稿令他人代書時值秋闈生有婦歸甯母家未幾婦之父夢神告之曰汝婿今科本當鄉薦以爲人寫婚書除名矣醒以問女女曰無之後歸家與姑言之姑始告以前事婦曰休矣是科果貼出不得終場後數應試竟不第知此事冥罰亦至重也

劉天佑

劉秀才名天佑字約齋長洲人累舉鄉試不售其所居在察院巷城守署之西署南有高墩明季兵燹後瘞骨纍纍乾隆間城守某將盡徙其遺骨而築照牆天佑聞其議爲之惻然而窘於力因合貸於親友得數金就其骸之藏於瓶者侍人善埋之計埋一百一十具而金盡矣天佑雖憐之而無如何也是年秋應省試仍薦而不售益鬱鬱不樂臘月二十四日之夕天佑因祀竈神遂具疏自道其平生雖無

大陰德然掩骼一事當亦可挽回造化何神聽之不聰也辭色頗不平越夕夢至城隍廟中神陞座呼天佑謂之曰汝讀書人豈不知功名富貴遲速自有一定何得自矜埋骨一事妄瀆神聽若再不悛當褫汝衿矣冥中念汝究有善根苟能行善不怠何患不登科第耶天佑唯唯而覺自此不敢稍有怨尤越三年中鄉榜一百餘名後官中書舍人

倪瞎子

揚州有倪瞎子者孑然一身寓舊城府城隍廟每日爲人起課得數十文以此度日每遇風雨無人來則枵腹過夜一日有商家小夥發財偶攜妻妾入廟燒香輿從甚盛倪見之心動竊於神前默祝曰彼爲下賤而榮耀如此我本故家乃饑寒如此何天之無眼神之不一靈也是夕忽夢城隍神拘審神曰爾何以告狀彼命應享福爾命應受苦俱有定數敢怨天尤人乎殊屬冒昧著發儀徵縣杖責二十倪

一驚而醒其明年冬倪有妹嫁儀徵病死往送之至三更時忽腹痛不可忍遂開門欲出恭適遇巡夜官問之不答遂褫其衣責二十板其甥聞而出辦已杖畢矣神之不可瀆如是

揚州趙女

揚州趙氏女素以孝稱父患哮喘女年甫十四朝夕侍奉衣不解帶因是得寒疾恒秘不令父母知道光辛卯歲年十八病益篤四月十一日方午倚枕危坐忽曰孰與我言汝尚在此者家人愕然詢之則已昏矣喉間呼吸作痰聲逾時而甦自言前世由科甲爲貴州某縣令邑有節婦宋王氏里豪思漁其色啖令以金誣蠟之節婦遂以身殉談次女忽厲聲曰來矣卽瞑目作愁苦狀醒而復迷者數四十三晚女忽狂叫騰擲壯婦數人不能制是夜列炬如豆女作呵殿聲呼痛聲乞憐聲少時又作擲揄狀痛楚狀情景不一而於公庭決獄胥役擾攘之事無不逼肖次晨女頰赤腫臀肉盡腐女昆季有不信因

果者詰以何再世而後報曰先世根基甚厚次得男身今始爲女也
家人爲代乞節婦貸其命當永奉香火曰爾等親見自然代求歷久
保無廢弛子已歷訴冥司奉牒尋至此今不能汝宥也言既舌引如
蛇家人力護得無恙自後齋醮女悉知之就床作頂禮狀既而曰此
等大冤終難懺悔俟六月四日人齊結案矣歷五月其父母仍以藥
食調治遇珍貴物輒委於地曰汝罪人安得食此偶談禍福事皆驗
並囑其昆季曰我今世本無惡以前生一誤歷劫至此惟兄等善事
父母勉爲端人可也至期奄奄而歿

武林胡女

武林胡氏女名淑娟爲總憲文恪公曾孫女叙庭觀察女孫循陔
尹之第五女也齏尹任揚州之東臺場道光十二年丁觀察憂歸治
喪憂勞成疾女聞父病劇願從母返里未得請遂密疏於城隍神並
城南觀音樓祈以身代臨登輿囑家人曰我去後請從節省衆莫解

但唯唯而已旋歸入門面色如紙直奔寢榻衆謂中暑進痧粒女第
仰視須臾血透重襟揭衣視之胸際割然而佩刀猶在手也急敷瘡
藥僵臥四晝夜忽甦泣曰父豈真無濟耶昨有白衣人以楊枝洒余
胸曰從爾請爾母已三日抵杭得見爾父命在不可強也次夕夢父
衣冠來曰爾母及兄弟各無恙爾且安焉女牽衣哭失聲曰父真無
濟矣越六日凶耗至而女瘡自合初女許字於錢塘名諸生朱鼎華
爲室朱母聞而哀之乞完娶女曰吾不能如兄弟奉湯藥視含殮獨
三年之喪不能居耶越半載姑病劇女始從母命歸朱衣不解帶剖
股投劑病卒不起夫婦異室服闋乃成禮焉逾年生女一壬寅歲朱
生游邗上遭暎夷亂不得歸傳言揚城已陷女不能自安遂得疾臨
危執婢子手曰教爾平日讀列女傳及孝經諸書吾有替人矣垂玉
箸尺餘而瞑

虎口巧報

荆溪有二人鬻年相善壯而一貧一富貧者僅解書數而其妻美艷富者乃設謀謂有富家需管理錢穀人可往投之貧者感謝富者具舟並載其妻以行將抵山謂貧者曰畱汝妻守舟吾與汝可先往詢之貧者首肯遂偕上山富者宛轉引入溪林極僻處暗出腰鉞斫之佯哭下山謂其妻曰汝夫死於虎矣婦大哭富者曰試同往覓之偕婦上山又宛轉至溪林極僻處擁抱求淫婦正惶哭間忽有虎從叢薄中出銜富者去婦驚走遙望山後一人哭來駭以爲鬼至則其夫抱腰而來雖負重傷尙不至死也乃相持大哭各道其故轉悲爲喜矣

大娘娘

錢梅溪曰余姪媳楊氏于歸後生一子一女忽發狂登牆上屋如履平地一夕作吳興口音云大娘娘我尋汝三十年乃在此地耶婢嫗駭之因問尊神從何處來有冤孽否答曰我本某家妾主人死時我

方懷孕而大娘娘必欲以內姪爲後及分娩是男也大娘娘佯喜不意於三朝洗浴時竟將繡針插入小兒臍中卽啼哭死我因兒死亦自經方知其故已告之城隍神不日來捉汝矣言訖乃大笑不數日而楊氏之狂益甚伏地呼號若被刑者然未幾遂死余家尊長云如此案情亟應早與了結乃遲至三十餘年可見冥司公事亦廢弛也余曰案雖遲久而不至漏網鬼神之公道自勝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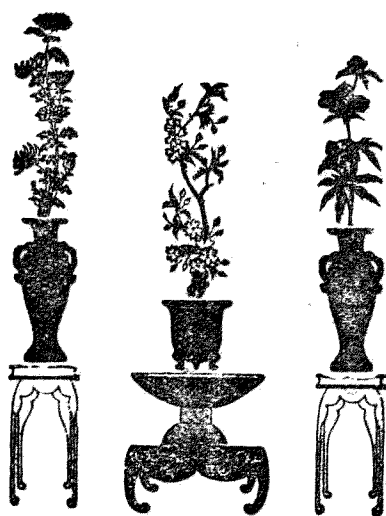
馬禹平

馬禹平浙東賈人也挾貲周行蘇揚漢口佛山間數年間雖無所虧折而所得亦無幾見同邑張賈生意日盛踵門請曰賤意欲與君合本共作以學江湖經濟何如張曰吾雅不慣與人合作難如尊命馬曰吾欲借鄰壁之光以照陋室合作不可附驥而行若何張許之遂約日同詣佛山因物少出色價值過昂張曰捲裝空回則損往來行費惟有洋錫一項途中不怕風雨且可稍沾蠅頭之利以抵用資於

是各置洋錫千五百塊買舟分裝開則同開泊則同泊誰知過十八灘馬舟擊破籍張之舟人力拯其命搶獲行裝而洋錫已盡沈於水矣張曰他物失水多半無成錫無礙也倩人沒水撈之卽得矣吾候子同行焉馬曰吾此驚不少得失已盡付之於命子爲我就延心實不安且未知何日可以藏事請先行遂自登岸賃地鳩工編蓬結廠而固請張行張不得已揚帆去馬與灘上人約曰能取灘底錫一條者酬金五錢衆皆躍水沈取而獻三日所沈之錫已如其數而灘上人猶紛紛入水撈取馬仍納之十日乃盡檢其數多踰四倍裝運至江南售之盈資五六萬先是張早歸里告之馬家舉室驚惶越日馬亦欣然抵家細陳苦中之甘勿聲聞於外遂詣張告慰自後馬無往不利富竟十倍於張蓋十年前有巨商過十八灘擊破巨舟客及舟人無一生者所沈洋錫不少鄉人不知值馬亦破舟故儘撈儘獻耳夫馬遭沈舟之劫心已灰矣孰卽劫之來卽運之至孰使之沈新

錫於舊錫之上且不沈張舟而獨沈馬舟可知富貴利達之事有數
存焉彼痴心妄想者亦可憬然有悟矣





池上草堂筆記卷六

福州梁恭辰撰

高郵蘇某

高郵蘇某夫婦年皆四十祇有一子愛同拱璧一日小婢抱出外廳因雨滑足將兒跌於階下頭破而亡蘇某見之卽囑婢速逃回母家自抱其子入謂係已失手跌斃蓋知其妻之性急而暴也迨其妻急尋婢而婢已不見矣未幾蘇某復舉一子按此事載因果錄中昔年家大人官京師時亦曾微聞之宋文定公士彥蓋公本高郵人宣述其鄉里美談而未竟其緒今亦不知蘇氏子如何以理度之其必昌厥後無疑也吾鄉前明馬恭敏公森亦有是事係除夕婢抱兒在門首遊戲兒誤搶投鄰家爆竹盆中死恭敏之父亦令其速逃遠方而向妻媿轉寢其事兒身故有疤瘡後一年復生子疤痕宛然知爲故兒投胎再來卽恭敏也恭敏以戶部尙書致仕家居嘗以數言定

民變屢紆鄉里之難事詳徐興公榕陰新檢中然則今之蘇氏子縱不能如馬恭敏而其父之厚德固與恭敏之封翁正同將來亦必有所表見於時吾將洗耳待之矣

霍節婦

徽州霍姓亦巨族家有節婦賢而懦往往爲鄰族所欺凌從弗較也城中有胡某者酷好堪輿之術技亦不精饒於貲偶見一田地以爲中有大穴詢之則霍節婦之產也買之不可遂僞立賣契捏造中證投牒公庭焉霍節婦懼願以此田歸胡而以夫無葬地爲辭胡欣然以瘠田數畝易之而不知其所謂大穴者無穴也其所謂瘠田者則真靈穴也霍節婦不得已遂卜葬其夫於瘠田中而三十年內子姓科甲連登矣胡某自卜葬大穴後家漸零落費盡心機非徒無益而反害之豈但技不精之咎哉

賈某

山西賈某少孤露幼卽訂婚於王某家王見其貧迎之歸及長合卺而妻旋亡王某優待之如故王有少妾美於色誘之逃並竊其資斧焉逃至河南居然成家且生一子二女後其岳家蹤跡得之勸其歸弗顧也道光辛丑祥符之決口全家遂葬魚腹矣

擺攤盤

揚州賭風最盛近日有擺攤之戲官與商每合而爲一以貲財角勝負意氣自雄而南北委員之往來是邦者亦鮮不沉溺其中樂而忘反甚至有誘賭之局外張筵席中蓄裙釵名曰擺攤盤尤爲人心風俗之害聞此數年來此風益熾竹西歌吹之外局面又一新矣近有商夥某甲者家設攤盤誘人子弟破人家資者已不可數計其子爲秀才正應秋闈一夜忽有喜報到門人多不信翌日取題名錄觀之居然某甲之子也衆皆謂似此人家而有此善報天道殆茫昧不可知余亦聞而疑之一日晤羅茗香告余曰某甲家之喜事人皆詫之

而某甲之近事則人所不知也某甲於攤盤中每年必購一二少婦
居中作餌去年購一中年婦人入局初到時卽覺其神色不怡細詰
之乃知係一宦家婦其夫曾官邗上死後家無丁口不能自存故隱
忍到此然日入局後經今數閱月頗能自持並無所染也某甲忽動
矜憐之心立送之入清節堂卽血並極力爲之道地俾得其所此婦
亦甚情願較之在攤局中竟判若仙凡矣余曰善哉此事功德甚大
有此一大善則衆不善自然可以消抵其獲善報也宜哉

嵩明州牧

雲南嵩明州某甲者時於鄉間好行小惠鄰里多悅服之惟遇公門
中人無不視若仇讐每極力把持阻撓雖頗於地方有益而結怨已
深故平生踪跡不輕入城偶值嫁女之年入城購買雜物等件猝遇
胥役卽被押入衙署回明本官搜求舊案當將某甲杖責並加枷號
發往該鄉地示衆兼有兩役押解而行適遇一深水渡頭某甲無地

自容遂帶枷赴水死時州牧趙某安坐堂皇聞之亦不甚介意半年後當晝假寐恍惚見戴枷人昂然直入俄頃之際內有小婢來報二夫人已育麟兒趙某本未舉子合署皆爲稱慶獨趙某深抱隱憂於是自撰疏文爲設醮壇以禳之幾及年餘忽夢寐間見前戴枷人曰我在鄉里素有好人之稱並無欺壓平民之事不過替人調解何至必不相容卽欲懲我亦何必將我枷示鄉里使我做不得人非逼我於命而何汝既要我的命我罪不至死之人焉肯與汝干休今到汝家以來每見汝時時懊悔可見汝真非要害我命者冤可解而不可結我去不與汝結讐矣言訖悠然而逝夢驟驚醒但聽內傳新生公子忽發暴疾勢不能留合署忙亂旋報公子逝矣中外皆來勸慰而趙某暗中如釋重負後亦寂然

章邱孝子

章邱陳孝子以磨鏡爲生天性誠篤年四十有二矣家貧尙未授室

只一老母年六十有六孝子以磨鏡資爲甘旨之奉先意承志其母忘其爲貧且老也一日母犯股疽徹夜呻吟孝子號泣籲天願以身代終夜扶持衣不解帶者年餘矣醫者以此症無藥可治惟吮之則其痛可稍減孝子卽每日口吮數次不以爲穢因母病廢業貧無以爲生除甘旨供母外日食糠粃數合後其母身登上壽家亦小康孫且登鄉薦矣

浦城癡翁

浦城周某素性長厚人或稱爲癡翁夏日與客對奕忽一貧士咆哮奔來曰止欠汝息錢二千何必便令管家逼我某尙囁嚅其人卽大肆罵詈毀壞棋局某溫諭之曰汝欲告免乎卽濡筆付免票其人急謝去坐中客皆歎某之盛德某曰此人貌兇而言狠恐激成意外之變故寬免之及日晡忽報是人死於廁時客尙在坐共詰其故乃知其入因債逼無措服毒而來意欲圖詐因感周翁之意急歸覓糞清

解之而藥性暴發已不及解矣某乃對天謝客亦大加敬服或曰此翁非真能憐貧而忍辱者特能以智免禍耳癡者固如是乎

雷殛不孝

太湖于某年六十有二歲以種田爲業家僅二子長子年二十有八次子年二十有四貧甚皆未授室于某適病痢甚篤長子孝甚日侍湯藥不稍離次子性游蕩漠不關心延醫立方囑須煎好後承露一宿次晨飲之立效長子日侍父側並無刻暇因將藥煎成露於院中囑弟守視弟與鄰婦有私是日鄰婦之夫外出潛就宿焉不料藥爲蛇虺遺毒次早其父服藥卽中毒死其父之死雖非子殺然當父病危篤之時尙作爲淫惡之事以致藥有蟲毒父以毒亡則不孝孰大於是哉後父喪尙未出殯而次子已爲雷殛死矣

銀作祟

湖州江某以翰林改官任直隸青縣時值年荒辦賑從中節省得數

萬金恐上官督過之乃告病歸初至家卽見一巨鬼長數丈青面高鼻紅眼着白衣手持鐵鎗若欲殺之者江大懼急呼家人忽不見既而有謠傳直隸賑案發將有抄家之事江愈恐遂將所有盡埋之人無知者未幾忽中風疾不能言語兩手足皆拘攣終日臥榻上如醉如癡自此室中鬼日益多厥狀猙兇鬧無虛日江既死家中亦顛倒祇剩一孫由是遷居屋售他姓而所埋之銀不知歸於何氏之手矣

逆子

吳門沈某居葑溪家本小康其叔擁厚貲而無子死遂立某爲嗣某素無賴不善事嗣母又日浪游全不顧家及嗣母卒草草殯殮停棺不葬者至十餘年並歲時祭祀亦忘之一夕鬼嘯某秉燭出忽見其叔祖母以槌擊之大呼逃避復追之立時死家貲蕩然矣又常熟諸生有鄭宗臣者生一子年纔十五六習爲不善宗臣惡之子亦苦父之拘束也乃取墨匣改爲小棺捏泥像置其中題曰清故邑庠生鄭

宗臣之柩埋於庭前其僕見而諫之不聽埋甫畢兩足忽騰踴痛哭不已一彈指間氣遂絕此二事皆家大人在蘇州時所聞諸蔣伯生邑侯因培者天之誅逆子未有若是之速者也

湖北夏某

湖北夏某於道光十一年遭水荒父母雙亡時某年已十歲餓倒路旁有王某者慈心好善早而憐之攜歸給以衣食並令與子弟同入塾讀書夏天分頗高已能成文矣一日王某全家出外看燈夏亦尾其後見王某之妾少艾挑與語私通之屬其妾盜主人之金百兩攜與潛逃泊舟漢江適風激纜斷舟覆沉江並死主人遣人追其妾尙遙望見之而不能救也

地師

徽州程某精堪輿之術名聞四遠吾鄉林某延之相地林某惡人也姦盜邪淫無惡不作程某爲卜一穴真穴也程某於定穴後夢郡城

隍召之入廟令其毋點此穴醒而惡之既復以爲夢幻難憑復貪林某重利仍爲點穴未幾而陰雨晦冥三日夜震雷一擊而穴破矣程某遂潛逃未到家而死林姓亦寢衰僉謂陰地不如此地好相地者每舉以爲戒云 按此吾鄉近事嘖嘖人口者初亦不知何家觀因果錄始知爲林姓亦未詳其何郡縣也

湖南熊某

湖南堪輿熊某技甚劣而心甚貪爲人營兆葬於水泉沙礫者不知凡幾矣有方節婦者守節已十年侍熊某爲其夫擇地熊以爲可欺輿地主勾合甘其詞以誘之重其價以要之節婦不得已典住宅以酬直焉而不知其地實絕滅凶宅也葬有日矣夜夢神告之故戒勿葬且謂熊忍心害理罪不可逭節婦猶未以爲然比明使人視熊某則已於半夜死矣

破人婚姻

乾隆丁酉科龔懷青太史

太萬

姚佃芝主學

梁

同典廣西鄉試首題

爲斯民也二句某房考得一卷欲薦之忽夢人曰此人三破人婚姻不可薦某以夢不足憑遂薦之主司亦頗賞其文某夜復夢曰此卷係抄龔陳勾山舊文陳勾山稿中現有其文薦而不售衣巾尙在薦而或售據新例必除名汝雖無大處分何苦害人耶某以兩夢告主司謂我輩識得陳勾山文字足徵眼力之佳若置之前列恐遭磨勘附之榜末或無妨也主司竟中之及到部磨勘官亦夢如前遂以抄龔除名蓋不中則無由除名中而不入夢亦不至除名陰司之報施至於再夢三夢而不已亦可謂不遺餘力哉

錢梅溪述孽報六事

錢梅溪喜言孽報皆近事也嘗云常熟黃草塘有須姓以屠牛爲業每殺一牛必割其舌食之以爲美味一日將屠刀安置門之上方忽聞二鼠相爭仰面看之刀適落其口中斷舌死又云魚行橋有一

獵戶打鳥無算後患病醫藥無效輾轉床褥忽夢神告之曰汝要病愈須將稻草紮一人用汝平日所着衣冠披之中藏生年月日挂在樹上將鳥鎗打之病便可愈也及醒乃以夢告其子命如法行之詎鳥鎗一發大噉而絕 又云余近鄰有薛慶官者以屠羊爲業家頗饒年四十餘忽得病病愈後面成羊狀嘗以三百金往安徽宗陽糴米死於江中不得其尸以空棺歸葬一兩月後有人見薛昏一巾持一傘從後宅周打鼓橋自行自哭蓋鬼復還家云 又云楓涇鎮有沈二者好食狗肉生平殺狗無算乾隆丙子歲沈抱病甚篤昏迷中見羣犬繞床爭嚙某體號呼求救臨死時自投床下兩手據地作犬吠數聲而絕 又云婁東有無賴楊姓者以攘鷄爲食其術甚祕人莫知也其後楊背上忽生鷄毛二莖乞人拔之痛不可忍因自言此係偷鷄之報也 又云湖州南潯鎮有小戶人家婦顧氏者貌頗美適有縣役某催科至其家伺其夫遠出突入內室舉手摸其頸顧大

驚旋入房泣語其小姑曰此頸忽爲男子手所加豈可洗乎遂縊死其小姑亦不知縣役爲何人旁無覺者越兩月某役偶乘舟過南潯忽見顧氏上其舟歿忽告舟人曰吾前日不過以手摸其頸何遽死乎遂投水適遇來船繚纏其頸不能解立時流血死舟人揚其語聞於小姑其事始白而報應亦奇矣 又云長洲有徐某者富而慳親友借貸每拒弗見也其子年弱冠頗思幹蠱往往延接或私自周給之其父大怒以爲不肖俟其見客時持杖撻之欲以絕其往來未幾其子病醫藥難施或云癩肝可療也乃重值購一小癩取其肝未及服而癩鬼來索命云殺吾子以療爾子豈天理所能容乎奪其藥去徐某百計禳禱卒無效其子竟顛癩以死而家道落矣

常熟某甲

常熟張塘橋有某甲種田爲業家道小康鄰家有傭者娶妻甚美某甲見之竊自念云若得此婦爲妾死無恨矣遂召傭者置之家俟其

飽食後令其負重如是者年餘遂得疾死旋納其妻子爲得所願矣越一二年當八九月間新雨乍晴稻禾初熟某適在田畔游行見叢莽中傭棺欲朽忽生善念以爲此人因我而死今年冬底必將此棺入土以慰其幽魂也忽聞棺中有聲突出一蛇齧其足某甲大驚負痛疾行蛇尙在足蟠數圍剔之不去而某已憊矣因自吐其前謀於衆一村老幼咸來聚觀某甲死而復甦者數次忽謂其妾曰我腹癢不可忍急取刀破吾腹看其中果何物也遂抱持其妾而死須臾妾亦死

不養貓

吾閩鄉諺有三代不養貓全家無病隙之語聞福清有葉叟者臺山相國之後人也素憫鼠不畜貓年四十餘忽於春日患噎證至冬益劇薄粥不能下咽自分必死長夜不寐燃燈枯坐適儿上有炒米半瓶羣鼠欲竊食而不能入口俄有一鼠啣一箸植瓶中以口咬箸又

一鼠啣其尾而曳之瓶遂倒羣鼠爭就食嘯呼爲樂葉叟觀之不覺大笑略出一赤物如新生小孩之拳頓覺胸前清爽遂能喫粥旬日全愈又四十餘年而考終 按此事亦甚小然可謂 適逢其報也

狐報恩

江陰高柏林者少無賴貌韶秀在廣福寺旁一日見衆僧縛一狐將就刃矣高再三勸止之方釋縛狐已逸去矣後於佛前求問終身得吉籤心竊喜私計他日得志當新是寺及長有某邑宰召高爲長隨頗寵任之呼曰小高宰治故衝繁差使絡繹一日有 欽差過召小高付以千金令辦供應小高至驛中前站已到倉皇迎接忽失金憤極欲投水死旋有一老人救之曰汝命應發大財此非汝死所也時供應鋪設一無所備 欽差故廉儉一見反大悅以爲好官召其僕諭話見其伶俐卽令跟隨嗣後聲光益大凡關差鹽政皆任爲紀綱不十年擁貲數十萬金自郡守以下多與通蘭譜者居然出入衙門

延爲上客後果重建廣福寺地方官仰體小高意亦爲之科派民間百姓譁然有好事者撰碑記一篇假郵封直達撫軍前撫軍察其事據實 奏聞遂成 欽案先是小高感老人恩得不死乃塑像於家每晨必禮拜至是案發乃泣跪像前求救其夕家中忽聞狐噪聲明晨視塑像汗出如是三夜忽問事得輕辦矣或曰卽此老人往託某公爲緩頰小高實不知後知老人乃狐也

狐報仇

嘉慶乙丑間陝西甘泉縣有高中秋者素無賴而美鬚髯身長八尺嘗入山打獵有狐數十頭盡爲所殺剝其皮而食之是年十二月忽有二女子從天而降嬌美絕倫自言瓊宮侍者謂中秋曰上帝使我侍君君有九五之尊願自愛也中秋竊喜而無相佐之人告之同邑武生王三槐及本營參將旗牌官高珠王高皆同夥打獵者也聞之均大喜遂以王女許中秋爲正宮而以二女爲妃嬪二女者能撒豆

成兵點石成金之法試之果然遂起意謀爲不軌中秋有備工史滿
匱者二高欲脇之以爲將而史不屑一日聞二高與王將割滿匱頭
祭旗起事約有日矣滿匱星夜入城擊鼓縣令知其事一面飛稟上
臺而以滿匱爲眼目盡捕獲之是時方葆巖先生爲陝西巡撫狀其
事於 朝中秋等皆凌遲惟兩女者杳無蹤蹟蓋狐報仇也狐亦惡
極也

又

淮南王姓者家素封因開質庫擴鄰屋見有小狐三頭家人共逐之
王必欲殺之以除根因斃其二自此家中作鬧無虛日嘉慶己亥冬
日質庫火燒深受賠累以此控告張真人給牒而歸安靜數月復鬧
如故王不堪其擾將燼餘當包陳本四萬餘金賣與程姓程宅忽聞
空中語云吾與王姓有仇爾可不買其妻聞之甚明遂不成約辛丑
三月包樓復起火燒盡無餘矣

蛇報

吳縣鄉民某有往窮廬山進香者見舟子擊一小蛇某在旁戲語曰蛇能索命擊之者往往不祥語畢徑避去亦不救也是夜夢有一蛇人立而言曰見死不救何忍心耶遂以尾擊其腮而醒覺而齒痛異常忽出黑血數升延醫視之曰此蛇毒也醫治半載始痊而家資因之蕩然矣按此事亦小然推見死不救之心則何所不至其得蛇報亦宜矣

食鼈食鼃

常熟葛友匡爲里中富翁一生好食鼈常買數十頭養於甕中以備不時之需一日獨坐中堂聞甕中作人語云友匡汝欲滅盡我族乎汝月內當死而不自知尙欲害許多性命乎友匡大怒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坏乃盡烹而大啖之不十日果死又吳門有某富翁者擁貲巨萬其子某好食異味一日宴客市得巨鼃庖人將殺之見鼃垂淚

以白某請放之河某怒遂持刀自斷其首首甫墮地忽躍至梁上咸異之遂烹而食之味極美以半饋其姻家以半宴客某僅嘗數鬻卽目眩神迷但見屋梁上皆鼃首扶至寢室則牀帳皆滿矣某自言曰有數百鼃來喫其足痛不可忍叫號三日而死

放生詩

吳門周生存喜放生每一次放生輒以一小詩紀之嘗因放大鯉魚作詩末句云倘若從龍去還施潤物功頗得意後入鄉試詩題爲白雲向空盡詩成苦結語意不佳忽憶自作放鯉詩因以末二語作結主司嘉賞遂中式

驢償債

蘭州民張家畜一驢善走日可二百里然好蹄嚙生人惟張父子三人乘之則調良就馭他人莫能乘偶行醫趙姓者欲應狄道人延請姑試借之帖然馴伏遂騎以行旣歸趙夢黑衣人語之曰我張氏家

驢也前生借君錢三百未還今當補償昨乘我至狄道界往返纔二百八十里尙未滿數速借我再騎二十里則吾事畢矣問汝欠張氏錢幾何顰蹙曰多不可說趙醒而異之果復借以他適既而忘之去路稍遠忽奮躍掀趙墮地計程則不止二十里矣趙益異之攬轡祝曰吾知其故矣但今距吾家十里不乘汝如何得達歸當以十錢買芻秣飼汝何如駢竚視良久復馴伏就騎嗣後趙故欲試之甫劇鞍作欲乘狀即蹄齧長鳴矣夫變畜還債見之說部者甚多此家大人在甘藩任內聽署中書吏所口述近事可徵信也

癩索命

李春潭觀察於癸巳年三月押糧船至懷寧縣屬之大長溝有役龔愷夜夢一老人鬚髮皓然言明早有難乞爲援手後當圖報醒而不解所謂次早忽聞鄰舟喧鬧往視之見有一大水獺伸首近舟忽浮忽沒舟人聚觀之俄被獲龔憶所夢見而心動出青蚨五百向買衆

皆允惟水手陳四不許且曰一皮猶值數金豈五百文所能買龔欲添錢陳已用鐵叉擊其首立斃剝其皮分啖其肉後食肉者皆病陳尤劇昏憤中自言我多年修養偶遇厄難衆人皆允賣獨爾不許擊我立死我必索爾命衆爲之禱不允臥疾數日叫嗥不已而殞于蓮亭曰物雖至微無不惜命浮屠氏之教最重戒殺蓮池大師有放生池杭人至今不廢况以水族之物竟能見夢於人其爲靈異可知龔雖出錢不多猶有善根陳四立斃其命實屬殘忍宜報復之不爽也嘗聞有某某嗜鱸一夜夢黑衣人叩首乞命其妻夢亦相同次早漁人送一大鼈至某喜甚妻勸曰昨夜所夢黑衣人其殆是乎曷放之某不允烹而大嚼忽思浴久而無聲妻往視則滿盆皆血水骨肉無存惟餘一瓣而已與此事正可參觀

鱸索命

貴州黃兌眉上舍云貴築有某某性嗜鱸每飯必具年近六旬矣一

日赴市買鱸揀擇肥大者賣魚者令其自取某揜袖裸臂探手缸底摸之忽羣鱸湧起競嚙其臂幾滿痛絕仆地羣鱸藥藥懸臂間齒皆入肉亟呼其子至抬回家中以剪斷鱸身而鱸首緊嚙不放一一敲落而臂肉盡脫長號而絕合市聚觀咸以爲異有爲之戒殺生者

鱸香館

山西省城外有晉祠地方人煙輻輳商賈雲集其地有酒肆烹馱肉最香美遠近聞名來飲者日以千百計著扁曰鱸香館蓋借鱸爲馱也其法以草馱一頭養得極肥先醉以酒滿身排打將割其肉先釘四椿網住其足而以巨木一根橫壓於背繫其頭尾使不得動初以百滾湯沃其身將毛刮盡再以快刀零割其肉或要食腿或食肚或背脊或頭尾各隨客便當客下箸時其鱸尙未死絕也此館相沿已十餘年至乾隆辛丑歲長白巴公延三爲山西方伯聞其事遂命地方官查拏始知業是者十餘人送臬署治其獄引謀財害命例將爲

首者論斬餘俱邊遠充軍勒石永禁聞者快之

金陵不孝婦

戊申六月余由溫州守任因公進省叩謁廉訪周石生先生開麟並將近著勸戒錄呈政廉訪溫厚和平而尤喜講因果頗與余同契越日叩辭燕談之頃廉訪云吾鄉有一事甚真確余所目擊者當爲爾述之因云金陵城內寡嫗某姓者老而瞽僅一子一孫子娶婦某氏兇悍異常人皆知其不孝孫亦娶媳則頗知禮義常不以其姑爲然無如何也其子與孫時以小經紀出外家中惟婆媳三代三人並應門僕及竈下婢均無之悍婦固虐待其姑者一日因事口角婦恨極逼姑於暗地踰時竟被勒殺婦意謂外人固不知也而其孫媳難以相瞞因告其媳曰我有一要緊事告汝但汝須終身勿向人言言則於汝不利媳見神色不妙亦微知大概素畏其悍只有首肯而已因告以故媳噤不出聲並囑以翁回問及但言得病身亡可耳因此一

家內外絕無知之者踰月悍婦忽夢被攝至大殿綠瓦高臺上神像森嚴燈燭閃閃臺下皂役肅立聞喚不孝婦某氏進因戰慄跪下旋復喚至後殿神之尊嚴與前殿同階下齊聲喊報不孝婦某氏到忽聞殿上者曰有人在此控汝矣婦見階下跪一老婦卽其姑也因記前事未及答又聞殿上者曰暗地勒殺汝姑是汝一人自爲事乎婦自揣不能賴因答云事誠有之殿上者曰汝當何罪知之乎因拍案喝曰此乃彌天大罪在陽世當凌遲處死在陰世當墮地獄五百年後方得超生陽世之罪另有處置汝若能將此一段罪案多告世上一人得知則免汝地獄一日之苦汝切記之又告云此事汝夫雖不與聞但夫綱不振旣不能制之於生前復不能發之於死後以致母死非命應與斬決汝回去便見分曉也階下皂役同聲吆喝大驚而醒因歷述前夢如繪未三日婦卽得惡瘡遍身潰爛自頂至踵幾無完膚叫號四晝夜而死其夫同月亦旋患斷頭瘡而亡

采生案畧

某縣有商人者以善賈致富縣有惡紳欲貸焉不應許以重息不應嗣以公事派出貨又不應紳深銜之商人女僕有二歲女夭亡紳誘僕使控縣云被商人妖術采生以死縣不准理紳又覓同時夭女者得五六家賄以利使皆控女被某商妖術致死縣皆不准使控府紳親與太守言太守某曰似此妖術自古無此說亦自古無此事今安得辦此案乎仍不准紳囑天女之家控司及院俱不准紳乃作書寄都中當軸者言商人采生妖術已致死多命當軸者轉致書於其省之中丞中丞恐事發有累於已不得已收商人研訊獄成罪立決臨刑之日天爲之變突起黃風白晝昏暗街市墻壁板柱望之皆黃人相顧面色俱黃城中人無不嘆息曰此某商之冤氣也俄有自其縣來者言紳子忽得瘋疾大聲呼冤所言皆某商語紳入視疾卽手指呼罵紳不能近越數日而亡旬餘紳亦病瘋而亡中丞聞之懼使紀

綱三四人自護一日與司道議事語未畢忽厲聲曰殺爾者某紳非我也奈何尋我司道謂其左右曰大人病矣速扶入延醫不數日亦亡自商人受刑後至紳父子死及中丞之死前後不過旬日此乾隆四十餘年事不忍斥言其地與人相傳此案發後卽有臺諫論列其事會通行各直省云

吳探花

仁和吳築巖編修

福年

爲諸生時於道光乙未年四月初二日清晨

由所居缸兒巷行過水漾口河干見老婦方投水急喚輿夫二人自水中拯起救醒詢之則以與媳不睦口角輕生以言勸釋出資喚輿送歸是年卽膺秋薦旋成乙巳進士一甲第三人入翰苑丙午主試貴州咸豐三年任廣西學政

許司馬

仁和許君修

延敬

周生駕部

宗彥

之子也由庠生以府同知捧檄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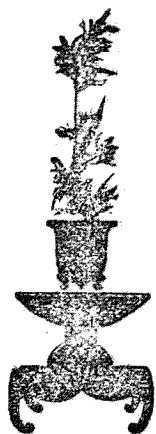
閩道光十四年權邵武同知事同知官爲閒曹而君能以惠政逮民
民德之俗好鬪凡殺人者可以財贖免君獨不受迨謝事未行而縣
苦水災斗米幾千錢縣令楊某卒民僉謂許侯才且廉合詞請於上
官攝縣事時方設廠平糶君嚴立程式使吏不能侵漁又慮貧乏無
以得食興修城垣以工代賑全活甚衆以此勞瘁致疾未一月而卒
卒之日士民入弔皆哭失聲邵武邑紳張公冕夢一官拜謁儀從甚
盛如大府急出迎見則許君也語張云已爲邵武縣城隍三月初八
日蒞任同時夢者數人皆與張同夫人莊氏在又得夢亦同並相迎
偕赴任所夫人夢中許之旋得疾卒十五年六月邵邑亢旱往歲禱
雨在郡城隍廟邑宰曹子安銜達以君惠濟靈顯特詣縣廟齋禱雨
大沛禾苗盡起闔境官民奔走焚香於君生誕設祭演劇頂禮膜拜
者不絕君之生歿始終惠佑邵民如此是年閏六月邑人扶乩者又
筆示已遷粵西桂林府城隍其後浙人吳小崧公謹赴粵西鬱林州

刺史任至省不待訪問已喧傳許君調任示夢之事感應如響余聞君弟子雙延穀廣文言及其家夢兆籤語靈異之跡尙多信所謂聰明正直而壹者也君之哲嗣善長廩膳生能文章其必佑啓而克昌也又可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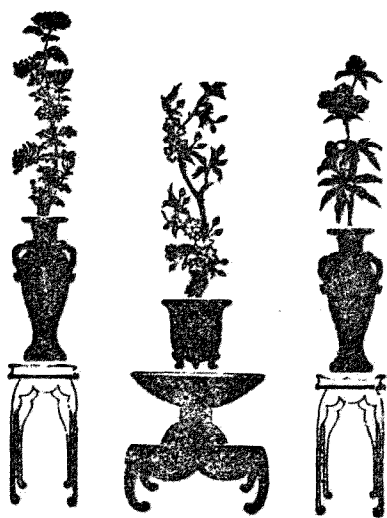
金陵周氏

金陵周石生廉訪先代皆孝友廉訪之高祖忠信樂善施與不倦昆弟凡三人嘗推財讓兩弟每於歲暮裹白金自數兩至數十兩纍纍盛以囊親子之策蹇出遇有窮迫不能卒歲者叩扉授之不告姓氏而去數十年如一日家業漸替再傳遂貧誕生其祖中翰公幼岐嶷聰穎年十二卽遊庠十六食餼未幾登拔萃科乾隆三十年恭值南巡召試授中書入直樞庭中翰公有二子長爲甲寅孝廉官縣令者次卽廉訪之封翁年二十登己酉拔萃科以體弱早世時廉訪纔五歲太夫人守節撫孤賴舅氏家延師訓讀教養成立道光癸

未以第三人成進士入詞館歷科道出爲監司擢按察使居官慈祥仁恕當更有以善其後論者皆以爲先世厚德之貽慈闈苦節之報也聞縣令公嘗語廉訪曰吾生不及見曾祖而幼爲大母所鍾愛挈與臥起一日夜寢偶覺瞥見榻前一老人倚案立目有光奕奕如兩竿竹隨目以運愕然問大母曰彼立者何人大母叱曰深夜間童子毋得嚙語遂不敢言而其人面目鬚眉歷歷猶在目後度歲時懸供先代像瞻曾祖眞容如曾經見者熟思之卽曩夜見之老人也彼時雙眸光炯炯遠射其殆沒而爲神矣



梁敬叔先生習舉業而膺郡守忘貴介以重儒修復輯勸戒四錄專取諸淺近雅俗堪爲共賞不尙乎浮文朝野可以鑒觀其隨任二十年閱歷幾遍名區採訪盡皆賢士事事善龜確而有據言言金玉寶而不虛自幼好談本乎生質之美壯年樂撰由其庭訓之諄其善願豈有量乎其用心良已久矣誠見稟性本善習俗移人立教固不容稍緩化導貴在乎殷勤故一錄至四錄搜羅不憚其煩一勸而一戒抑揚必盡其致儼如木鐸之巡路不啻暮鼓之驚人覺斯世者庶其在茲廣其教也諒亦多術繼自今高明者當奉之爲箴規復申之爲告誡不惜苦口常談於市肆之中勿忌多言頻囑於家庭之內事旣近時雖樵夫牧豎亦得相與傳聞事關近地總呆漢蚩氓皆可同此曉諭從此父勗其子兄勗其弟漸臻盛治共樂昇平上不負玉帝生養之心下以慰聖主作育之意則此錄之有益於人也豈淺小哉廣傳此錄者其功可同日語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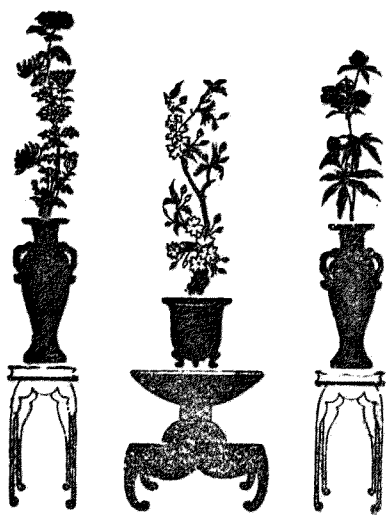
池上草堂筆記跋

古今勸善之書多矣而吾浙所刊爲尤夥余家之菜根談丹桂初階敬信重錄無論矣項氏則有太上感應篇圖說之刊汪氏則有同善錄全部之刊嘖嘖人口裒然大觀此又爲勸善諸書之傑構美矣備矣夫何間然外此日新月異人自爲說家自爲書每遇科陽合送更盛究之詩古文詞僅供學士大夫之流覽繪圖貼說徒爲婦人孺子之摩挲又其甚者空言因果迹類緇流慘說泥犁幻來變相疑信參半識者少之甚或帝訓聖經因片紙而飄零轉易金科玉律綠積帙而高閣偏多同爲救世婆心未克別開生面陳陳相因子子爲義微論其未必流傳即當時偶一傳觀而欣者半厭者亦半其少者汚墻落溷其多者蟲蝕鼠銜福未造而孽已叢此余所以有徒藝聖像徒藝字紙之激論也福州梁敬叔觀察蒞林中丞之哲嗣與余家爲世好典郡吾浙歷著循聲曩余客燕臺於林穎叔大京兆席間晤其兄

部郎曾爲余道之故略識其梗概雖未謀面而心儀其爲人去臘蘇子珊圃從昭潭來贈余池上草堂筆記一册恣觀之則敬叔手撰也益嚮往之具徵名父之子克承先志其立論類乎瑣記其命意別乎叢談且一錄不已而二之而三四之誨人不倦引人入勝賢者可觀愚者可觀士者可觀商者可觀實事求是豈同子虛烏有之無徵取譬多方亦參嬉笑怒罵之變體不必繪事而形容如畫不必註釋而明白如話風雨無聊可以破悶舟車所至可以消閒何以堅執爲勸善之書而轉膠其說也故所錄雖分勸戒而仍以筆記賅之其循循善誘之衷亦至矣哉按其體例較吾家丹桂初階有相似處而微詞感人要言不煩則菜根譚亦庶幾焉然其現身說法眼前指點則余家所刊諸書皆乾嘉時事不若是錄之近可以徵矣抑余尤有說焉鄉間有彈詞者大邑有說書者曷不將是錄常彈詞一般或如說書之法逢人遍述俾村姑牧豎聽而忘倦織婦耕夫聞者足戒則豆棚

瓜圃消夏有資耳聞口熟身體力行不愈於瞽兒詞勸世文耶吾鄉巨室每於長夏侍門客講聊齋或石頭記說者娓娓聽者躍躍曷不一易地而使滿室淫哇轉爲一堂敬語乎曷不思以彼博家人婦子之歡笑何若以此作父兄子弟之規勸乎若村塾蒙師鄉曲長者能於課子弟餘閒晚間或講一二則比之龍文鞭影日記故事不更易於感發耶余僕人偶觀是錄即於元旦立誓自今始不食鰻鱓魚對空自矢喃喃有詞即此一念之感可觸無限生機則是錄之功用於蚩蚩者爲尤顯有心世道者胡不廣其傳而遠播之或四錄以後續有所增吳楚遼闊未能即達亦意中事或敬叔見余是跋郵寄以廣見聞境愈歷而愈難言愈近而愈切則不佞幸甚楚人幸甚天下人幸甚

同治三年歲次甲子春王正月八日錢塘許之叙謹跋於雙章榭局



同治八年官紳商賈樂捐刊刷姓名列后

陳 赫 林

捐銀拾四兩

趙 心 梅

捐銀二兩

阿 芸 農

捐銀六兩六錢

古 春 卿

捐銀二兩八錢

元 雲 章

捐銀一兩四錢

德 載 之

捐銀三兩六錢

王 德 夫

捐銀四兩二錢

薛 朗 軒

捐銀一兩二錢

馬 曉 山

捐銀四兩一錢

秦 子 珍

捐銀一兩四錢

王 蔭 堂

捐銀一兩三錢

李 成 之

捐銀一兩三錢

高庚堂 蔣寅生 張可亭 黃怡亭 李小雲 王錫之 曾月卿 高海門 古星樓 賴錦升 謝三聘 吳家禎 姚寶森

捐銀二兩七錢

捐銀四兩

捐銀二兩

捐銀七錢

捐銀七錢

捐銀一兩三錢

捐銀七錢

捐銀一兩二錢

捐銀一兩五錢

捐銀二兩八錢

捐銀二兩一錢

捐銀二兩八錢

捐銀二兩八錢

莫炳勛
唐銑
姚後泉
王炳星
潘毓瑾
唐宗儉
古一博
饒履仁
易肇圃
李玉文
唐煥然
龍蔭堂
甘乃榮

捐銀二兩八錢

捐銀二兩

捐銀二兩一錢

捐銀一兩四錢

捐銀一兩四錢

捐銀一兩四錢

捐銀一兩三錢

捐銀一兩三錢

捐銀一兩五錢

捐銀一兩五錢

捐銀一兩四錢

捐銀一兩四錢

捐銀一兩四錢

吳棠臣

捐銀七錢

舒西舫

捐銀七錢

吳明齋

捐銀七錢

劉竹溪

捐銀五錢

周尙清

捐銀二兩一錢

韋文通

捐銀二兩一錢

周天錫

捐銀八錢

謝三餘

捐銀九錢

全長榮

捐銀四錢

藍生翠

捐銀四錢

周如松

捐銀四錢

周啓明

捐銀八錢

龍開祥

捐銀八錢

劉鴻舉
周炳恒
石劉慶
楊茂春
吳慶蘭
公和店
梁廷輝
梁振開
胡兼金
胡英球
譚緯文
潘在德
徐遐年

捐銀四錢

捐銀四錢

捐銀七錢

捐銀七錢

捐銀二錢五分

捐銀二錢五分

捐銀三錢六分

捐銀三錢

捐銀一兩四錢

捐銀三錢六分

捐銀七錢

捐銀七錢

捐銀三錢五分

郭雙壽堂

捐銀九錢

郭炳章

捐銀九錢

郭承烈

捐銀四錢五分

郭文恢

捐銀四錢五分

怡盛店

捐銀一錢四分

忠信店

捐銀一錢四分

賴岐山

捐銀一錢四分

祥聚店

捐銀四錢五分

廣益興

捐銀七錢一分

來安店

捐銀三錢五分

胡慎猷

捐銀二兩

吳吉謙

捐銀一兩

麥悅輝

捐銀三錢六分

謝逸時

捐銀三錢六分

呂汝松

捐銀一兩四錢

謝廷榮

捐銀七錢

溫廷謀

捐銀

鄒顯榮

捐銀三錢五分

陳劍秋

捐銀一兩四錢

陳子芳

捐銀三錢五分

李瑞泉

捐銀一兩四錢

李遜卿

捐銀三錢五分

區鳳卿

捐銀一兩四錢

譚佳祥

捐銀七錢

譚啓三

捐銀一兩四錢

伊春元

捐銀

